
最轟動的科幻電影小說
異形
景翔譯
照耀明日的書12

最轟動的科幻電影小說

異形

景翔譯

照耀明日的書 12

照耀明日的書 12

異形

景翔譯

昭

社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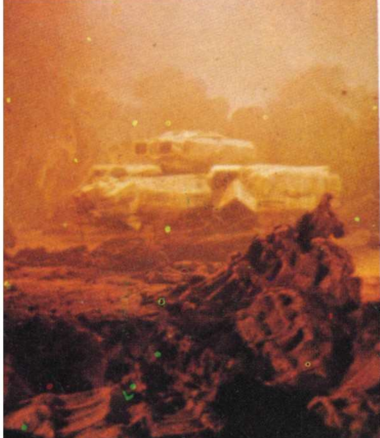
在另一個世界
與外星生物接觸
人類恐怖無比的經歷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外星生物以異於尋常的形態出現，太空人遭逢恐怖無比的經驗，這部小說已被改拍成電影，爲全球賣座冠軍片，本書將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離奇怪異的世界，是一部迥異尋常的科幻作品。



▶三名船員找到一艘已遭遺棄的怪異巨型太空船殘骸。

▲達勒斯船長等人自太空走出來，前往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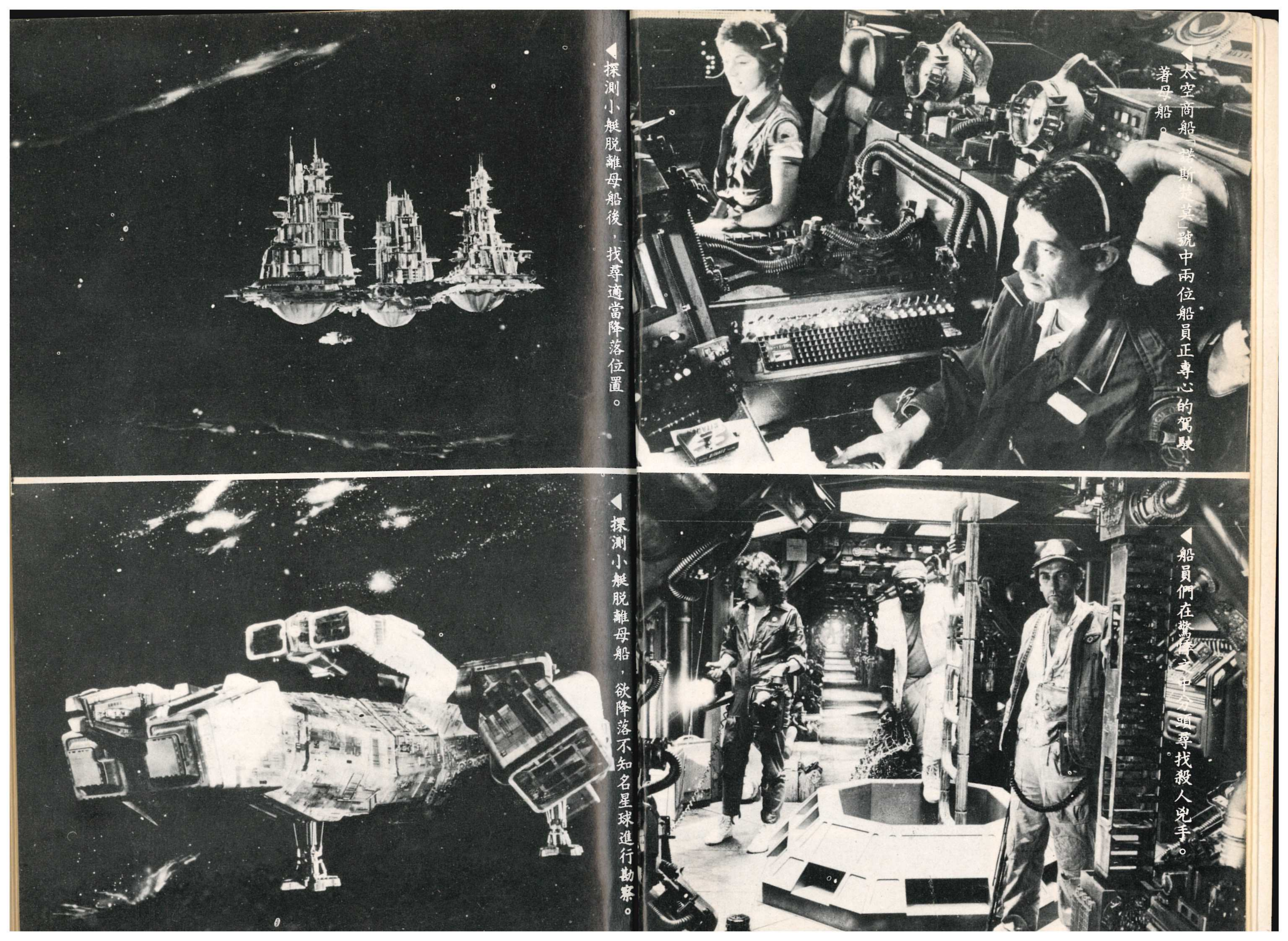
▲探測艇被迫降落在岩石縫中的情形。



◀廢船中的景物皆已成冬眠狀態，仍然繼續成長的怪象。



◀太空船員被電腦叫醒後大家聚在一起吃飯。



◀太空商船「諾斯楚莫」號中兩位船員正專心的駕駛著母船。

◀探測小艇脱離母船後，找尋適當降落位置。

◀船員們在驚慌之中分頭尋找殺人兇手。

◀探測小艇脱離母船，欲降落不知名星球進行勘察。



▶「諾斯楚莫」號中船員集合一處待命行動。



▲三名船員離開探測小艇，冒著惡劣氣候尋找訊號來源。

◀船員們躺在精心設計的冬眠槽中休息。

艾倫・迪恩・福斯特 著
景翔 譯

異形

照耀明日的書 12

第一章

七個做夢的人。

你必須要瞭解的是：他們並不是以做夢爲職業的人，那種人的薪水很高，特別受尊敬，因爲很多人在找有這一類才能的人。但是這七個人卻和我們大多數的人一樣，他們做夢的時候既不費力，也沒有什麼規則可循。以做夢爲職業的人，他們的夢能够記錄下來，重新放映出來娛樂別人；其要求相當的高，要有能够控制半意識狀態下創造衝動的能力，要有很好的想像力，而二者要能兼得卻是很難的事。一個以做夢爲職業的人可以算是所有藝術家中最富組織性，卻也要能最爲自然，能將各種概念曲折有致的編織起來，而不能直接或笨拙得像你我，或是這七個沉睡的人一樣。

在他們幾個之中，蕾普麗可算是最富這種潛力的一個，她有點天生做夢的才能，想像力也遠超過其餘的人，但是她缺之的是眞正的靈感，也缺少那些以做夢爲職業的人所有的那種有力而成

熟的思想。

她很擅長於倉庫和貨櫃的安排，長於把某種貨品放在某一處，或是點收貨單；但是她這套存檔制度在她的思想倉庫中卻不管用，希望與恐懼，既有的看法和牛創造出來的東西，彼此都混亂在一起。

蕾普麗事務官需要的是自制力，那些粗糙而未經修飾的思想就在她意識層下等着被引發；只要再下點功夫，只要再對自己多有所認識，她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以做夢為職業的人。至少她自己偶而會有這樣的想法。

達勒斯船長看來很懶散，但卻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組織力的一個，也不乏想像力，他的鬍子就是最好的證明。沒有一個人會留着鬍子躺進冰櫃的，只有達勒斯才會這樣，他不止一次向那些好奇的同伴解釋過，說那是他的一部份，這把留了很久的鬍子是不會和他分開的，就像他不會捨棄他身體任何其他一部份一樣。達勒斯主宰着兩件東西：這艘太空商船「諾斯楚莫號」，和他自己的身體。這兩者不論在夢中或在醒時都要保持完整。

所以他既有組織力，也有相當的想像力，但是一個以做夢為專業的人卻需要更多的想像力，而即使組織能力多得不成比例，卻也補不過來。達勒斯和蕾普麗一樣不是能以做夢為專業的材料。

甘在思想和行動上都不像達勒斯那麼有控制力，而他的想像力更少。他是一個很好的行政官

，但絕對做不到太空船的船長，因為那需要相當的衝勁和統御力，而這兩者都是甘所沒有的。他的夢和達勒斯的比起來就像是一些透明而毫無形體的陰影，而甘和船長比起來也像是一個微弱的回聲一樣。但這一點並不會讓他不討人喜歡，只不過要以做夢為專業的人必須有一份額外的精力，而甘的體力大概只夠維持他日常的生活。

派克的夢境並不叫人討厭，但也不像甘的夢那麼好，他的夢完全沒有想像力，太專門化了，很少有人性，不過對一個太空船的輪機官來說，又能怎麼樣呢？

那些夢雖然很直接，有時甚至很醜陋，但是在清醒的時候，就算這位輪機官很生氣，在他心裏的這些惡劣情緒也很少表現出來，反而深埋在他的靈魂深處，隱藏得很好。他們只看到淨化過之後的派克，從來想像不到在他內心深處的一切。

說起來藍柏倒常常是別人的夢中人，在沉睡之中，她所夢到的都是星系之間的航程圖，為了考慮燃料而引起的貨物裝卸問題，在這類的夢境裏偶而會有些想像的東西，卻也不是那種會使人感到興奮的。

派克和布萊常常會想着他們和她之間有些什麼關係，而他們對於類似貨物裝載，以及對於星際航行的某些看法，如果被藍柏知道了的話，一定會使她大為憤怒的。這種事情他們只能藏在心裏，收在他們的白日夢或夜晚的夢境裏，以免惹她生氣，藍柏是不可以得罪的，她是「諾斯楚莫

號」的導航官，要由她負責讓他們能安全的回家，而回家却正是所有的人最感興奮和最渴望的一件事。

布萊的職位只是輪機員，這意思就是說他和派克一樣聰明，一樣有學問，只不過年資不够。這兩個人搭配在一起很奇怪，在外面人看起來他們倆截然不同，但是他們却很順利的能够一起相處和工作，他們之所以能成爲好朋友和好夥伴，大部份原因是布萊從來不去干擾派克的想法。這位輪機員不論在外表或說話上都很嚴肅而冷淡；派克却口若懸河而非常的快活，爲了一點小小零件的障礙，他可以駡上好幾個鐘點，一直駡到最早由礦裏開出來的稀有金屬爲止。而布萊却會在一邊很有耐心的回答說：「對。」

在布萊說來，這一個字並不只是表示意見而已，也是對自我的認可，因爲對他來說，沉默是最乾淨的一種溝通形式，而多嘴的人都有點精神不正常。

還有一個人叫艾西，艾西是太空船上的科學官，而他的夢並不是因爲這個才很奇怪，是奇怪得特別，而不是奇怪得可笑。在所有的人員裏，他的夢是最有組織的，在所有的人裏，他也是夢境和他清醒的時候最接近的一個。艾西的夢境裏絲毫不含幻想。

如果你眞認識艾西的話，這一點就毫不足奇了，不過他的那些同事都並不眞正瞭解他，艾西對自己却認識得很清楚。如果你問他的話，艾西就會告訴你他爲什麼不能成爲一個以做夢爲專業

的人，但從來沒有一個人想到過要問他，雖然這位科學家比其他的人更覺得以做夢爲專業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噢，還有一隻貓，名字叫琼斯，一隻非常普通的、養在家裏的貓，或者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說是養在太空船上的貓。琼斯是一隻很大的黃色公貓，血統不明，有獨立的個性，已經習慣於乘坐太空船航行，以及那些在太空中航行的人的特異個性。現在牠也在冰櫃裏睡着，做着很單純的夢，夢見一些溫暖而黑暗的地方，還有在地心引力控制下的老鼠。

在太空船上所有做夢的人裏，牠是唯一覺得滿足的一個，雖然並不見得那麼天眞無邪。

可惜他們之中沒有一個可以做以做夢爲專業的人，因爲在他們的工作時間裏，每一個人做夢的時間都遠超過幾十個其他的專業人員。雖然他們做夢的速度因爲受到冰櫃的影響而減慢了很多，由於需要使做夢成爲他們的本業，因爲一個在太空中航行的太空船人員在冰櫃裏除了睡覺和做夢之外，什麼別的事情也不能做，他們也許永遠不能成爲以做夢爲專業的人，但他們很久以來在這方面已經很有成就了。

他們一共有七個，七個人在靜靜的等着一場噩夢。

說起來「諾斯楚莫號」也算是具有某種意識，却沒有做夢，既不必做夢，也不必儲存在冰櫃裏。如果他眞會做夢的話，所有的夢境一定也相當的簡短，只會急速的閃過，因爲這條太空船是

從來不會睡着的：他工作，維護，要讓在船上的工作人員永遠比死亡超前一步，而死亡跟隨在冷冷的睡眠之後，就像一隻灰色的巨大鯊魚在海上追着一艘船。

在這艘沉靜的太空船上，處處可以看到「諾斯楚莫號」上永不休止的警醒狀態，柔和的營營聲和各種儀表上的燈光穿透了整個的船身，用各種感應器來檢查每一個線圈，每一根支桿，船身外也有感應器，接收整個宇宙的蠕動，這些感應器都連接在一個電磁反應器上。

「諾斯楚莫號」電腦上的一部份就特別用於過濾這個電磁反應器上所感受到的一切，澈底的加以消化，用檢查分析的結果做成決定。始終在休止狀態的儀器中則有靜止的線圈在使電流規則，每逢這樣的時候，一組組明亮的小燈就會閃起來，像是這艘金屬太空船上的呼吸。

一陣響亮的嗶嗶聲響起，不過只有一些人工的機器聽到和反應，這種聲音在「諾斯楚莫號」上面已經有很久沒有聽到了，這表示有意外情況發生。

在這一陣因爲激起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嘈雜和反光之中，有一間很特殊的房間，在這間白色金屬做的房間裏，有七個以雪白色金屬和塑膠做成的蛹。

這個小房間裏充滿了一種新的聲音，是一陣爆炸似的放氣的聲音，使室內充滿了可以呼吸的新鮮空氣。人類心甘情願的讓自已置身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信任像「諾斯楚莫號」這樣的金屬神祇，在他自已無法安排的時候供給他呼吸用的新鮮空氣。

電腦測驗過新輸入的空氣，認爲適合於像人之類的有機體生存。又有一些燈閃了起來，很多線路也接通了，那七座冰櫃的蓋子就這樣打了開來，躺在裏面那些像毛毛蟲似的形體則都顯露了。

看過他們的夢境之後，「諾斯楚莫號」上面的七位人員看來實在遠不如他們還在沉睡的時候。首先，他們全身都是濕淋淋的，因爲原先在冰櫃裏他們身體的四周都放滿了用以維生和防腐的液體，而不管對他們身體多有好處，任何黏黏的東西總是叫人難過的。

第二，他們都赤裸着身子，而這種液體實在無法取代那種叫做衣服的東西。

「老天，」藍柏喃喃的說道，帶着一副很難過的表情把她肩膀和身體上的液體擦去。「眞冷死了，」她跨出了用來裝活人而不是裝死人卻像棺材似的冰櫃，在旁邊一個櫃子裏摸索着，從那裏找出一塊毛巾來，擦去她兩腿上那些透明的液體。

「電腦老媽在把我們放出來之前爲什麼不可以先把船弄暖一點呢？」她現在在擦脚，一面在想她把衣服放在什麼地方了。

「妳知道爲什麼的，」派克正忙着擦他自已又熱又黏的身子，根本沒時間去看那個赤裸裸的導航官。「這是公司的規定，要節約能源，換句話說，也就是公司太小氣了，他們覺得爲什麼不等到最後一刻而要浪費能源來暖這個房子呢？再說，反正每次醒過來總是會冷的，妳知道冰櫃把

妳體內的溫度降到什麼樣的程度。」

「不錯，我知道，可是還是冷得很啊。」她咕嚕道，心裏却明白派克說得一點都不錯，只是她不願意承認，因爲她對這位輪機官向無好感。

他媽的，老媽，她看着自己手臂上的雞皮疙瘩想道：趕快讓我們熱一熱吧。

達勒斯也在用毛巾擦身子，把身上的液體吸乾，盡量不去看其他的人看不到的那個東西。他還沒有從他自己的冰櫃起來之前就已經注意到了，因爲在太空船上就是這樣安排的。

「工作就會很快的讓我們的身體暖起來了，」藍柏咕嚕了幾句聽不清楚的話，「大家趕快就各人的工作位置，我相信你們都記得公司付錢給你們是要你們做什麼，而不光是讓你們睡覺的。」

沒有一個人笑，也沒有一個人答理。派克看了看他那位坐在冰櫃裏的夥伴，「你早啊，還活着吧？布萊。」

「嗯。」

「算我們運氣好，」這話是蕾普麗說的，她伸了個懶腰，姿勢比其他的人都漂亮得多。「眞高興知道我們這位話最多的老兄還跟以前一樣多話。」

布萊只微微一笑，什麼也沒有說。他的話就和他所負責的機器說得一樣多，也就是根本不說

。這是他們人員之間所流傳的笑話，碰到這種時候大家都會笑，但不是嘲笑他。

達勒斯正在向兩邊轉動身子做運動，兩肘高擧，兩手交握在胸前，他覺得好像他自己全身久未使用的肌肉都發出了響聲，腦子裏只想着那盞不停閃動的黃燈。太空船就是利用那盞小燈來告訴他們說之所以喚醒他們並不是因爲他們已經到了旅程的終點，他已經在想究竟原因何在。

艾西坐了起來，面無表情的四下看了看，由他臉上的樣子看來，就好像還沉睡未醒。「我覺得好像死了一樣，」他兩眼望着甘，那位行政官打了一個哈欠，還沒有完全清醒過來。艾西個人覺得實際上這位行政官很喜歡睡大覺，如果情況允許的話，恐怕都願意睡一輩子。

派克並不知道這位科學官有什麼樣的想法，却望着他很開心的說道：「你看起來也像死了一樣。」他知道他自己也好不了多少，這種沉睡會使肌肉和皮膚同樣的感到疲勞。他把注意力轉到甘那邊，那位行政官終於坐了起來。

「能醒過來眞不錯，」他眨了眨眼睛。

「這話可別跟我們說，只有你一個人花了那麼長的時間才醒過來。」

甘一副很傷感情的樣子，「這話太過份了，派克，我只是比你們慢一點而已。」

「不錯，」這位輪機官沒有再多討論這件事，却轉身去望着正專心研究什麼東西的船長，「在我們下去以前，也許我們最好再討論一下獎金的問題。」

布萊從醒過來之後這才第一次表現了點熱心的樣子，「對。」

派克一面把靴子穿上，一面繼續說道：「布萊和我認爲我們也應該拿一整份，除了薪水和利息之外，也應該爲我們成功的完成任務而拿一份獎金。」

達勒斯不禁在心裏暗想道，至少他知道這場沉睡還沒有傷着他這兩位管輪機的人員，醒過來還不到兩分鐘，就又開始抱怨了。

「合約上規定的錢你們兩個都拿得到，不會多也不會少，就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樣。」

「其他所有的人都拿得比我們多，」布萊輕聲的說道。在他來說，這麼長一句話就等於是一篇演說了；不過這話對船長却沒有起什麼作用，他現在沒有時間管這種鷄毛蒜皮的小事，也沒有時間跟他們玩這種半認眞的鬪嘴遊戲，他全付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個不停閃亮的小燈上，把其他的一切都排除了。

「跟公司去講，」派克不高興的咕嚕道，一面望着布萊由氷櫃裏出來，擦着他的腿。「那還不如直接去跟上帝交涉。」

「一樣的，」布萊正在檢查他氷櫃上一盞燈光很弱的指示燈，他雖然還沒有完全清醒，赤裸的身上還留有未曾擦乾淨的液體，却已經在忙着工作了，他是那種拖着斷腿還可以走好幾天却受

不了廁所不通的人。

達勒斯船長動身向電腦間走去，一面扭頭叫道：「那個把那隻貓弄出來一下。」

蕾普麗把那又軟又黃的東西從氷櫃裏撈了起來，她露出很傷心的表情，「你不必這麼冷冷淡淡的，」她很愛憐的摸着那隻全身濕透的小貓，「這可不是一件配備，琼斯跟我們一樣是船上的一員。」

「程度還超過某些人呢，」達勒斯正望着現在已經穿戴整齊向輪機房走去的派克和布萊。「他可不會在我難得清醒的這幾個小時裏跟我抱怨薪水或是獎金的事。」

蕾普麗把那隻貓包在一塊很大的乾毛巾裏，走了開去。琼斯有點不穩的咕嚕着，很神氣的舔着身上的毛，牠已經有很多次從沉睡中醒來的經驗，雖然給人抱着是很恥辱的事，目前牠還能忍耐。

達勒斯已經擦乾了身子，他按了下在氷櫃底下的一個按鈕，有個抽屜就悄無聲息的滑了出來，抽屜裏放着他的衣服，還有一些私人的物件。

在他着裝的時候，艾西走了過來，站在他旁邊。那位科學官壓低了聲音，一面扣上了身上乾淨的襯衫。

「老媽要跟你談談，」他低聲的說道，一面朝附近懸在空中的控制臺上不停閃爍的黃燈點了

點頭。

「我一醒來就看到了，」達勒斯穿上襯衫，「亮黃色的，是注意，不是警告。不要告訴其他的人，如果眞出了什麼嚴重的問題，他們馬上就會知道的。」他加上了一件沒有燙好的棕色夾克，沒有拉上拉鍊。

「不管是什麼事，不可能很壞。」艾西的話聽起來充滿了希望，他又朝那一直不停閃爍的黃燈指了指。「是黃的，不是紅的。」

「目前是如此，」達勒斯不是一個很樂觀的人，「我倒希望醒過來的時候看到的是一盞很漂亮的綠燈。」他聳了下肩膀，盡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像艾西一樣的充滿希望，「也許是我們的食物供應站出了問題，想想那種所謂的食物，這樣說不定倒是件好事。」

他想笑一笑，可是却笑不出來。「諾斯楚莫號」不是人，不會跟船上的人員開玩笑的，如果沒有很好的理由，也絕不會用黃色的警告燈來把他們從沉睡中喚醒，而自動供食機出了問題並不是什麼大事。

噯，也好，在除了睡覺什麼事也不做的過了幾個月之後，需要他來勞累幾個小時，他也沒有權利抱怨什麼……

中央電腦室和「諾斯楚莫號」上其他的房間有一點不同，到處都是小燈和顯示幕，螢光幕和

各式的儀表，讓人覺得好像是一場瘋狂的大宴會，裏面裝飾了無數的聖誕樹。

達勒斯坐進了一張厚厚的皮墊轉椅裏，考慮着該怎麼進行。艾西坐在主資料儲存庫的對面，扳動着所有的控制開關，他的動作很快而輕鬆，完全不像一個剛剛從沉睡中醒過來的人，這位科學官操作機械的能力是沒有一個人比得上的。

達勒斯常常希望自己也能做到這一點，他才沉睡初醒的時候還覺得有點昏昏然。他在控制臺上打出了信號，螢光幕上露出了一些扭曲的形象，然後變成了清晰可讀的字句。達勒斯仔細的看了看那些字句，發現正是標準用語：「準備資料顯示及詢問。」

太空船也認爲他這個信號可以接收，而老媽的同答來得很快：「控制資料縮影總表。」在這個大標題下出現了一行行供查考的資料縮影總目。

達勒斯仔細的看過那一長串清單，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段，在字鍵上打出「優先指令」。

「準備接受詢問。」老媽的答話來了。電腦由程式規定的答話多半是很簡潔的，老媽也不例外。

達勒斯倒不在乎這一點，他也不想多說什麼。他很快的在字鍵上按着：「怎麼同事？老媽？」然後等着……

「諾斯楚莫號」的舵房實在不能說大，只不過不像太空船上其他的艙房那麼讓人有壓迫感，

但也好不了多少。房中有五把高椅子等着他們來坐，好幾塊控制板上的燈光耐心的明滅閃爍，還有無數各種形狀大小的顯示幕，也都等着這些人來告訴它們該顯示什麼資料。舵房太大就會是一種無謂的浪費，因爲船上的人員大部份的飛行時間裏都躺在冰櫃中一動不動，這裏是專爲了工作而設計的，卻不是爲了休閒或娛樂。在這裏工作的人對這一點和對那些機械都同樣的瞭解。

一道自動門無聲的滑進了牆裏，甘走了進來，後面緊跟着的是蕾普麗，藍柏和艾西，他們各人走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坐在控制臺後，態度非常的從容，就好像兩個老朋友在分別了很久之後重新見面。

第五張椅子仍然空着，要等達勒斯和「諾斯楚莫號」上稱之爲「老媽」的電腦交談過之後同來。這個綽號不是隨便取的，取得很正確，在談到要負責維持他們生命的機器時，所有的人都是很嚴肅的；而在機器方面來說，處理的態度也同樣莊重，只不過不涉及感情。

他們的衣服和身體同樣的鬆懈，雖然是制服卻穿得很隨便，每一個都反應出那個人的性格，襯衫和長褲在存放多年之後都已經縐了，舊了，而在這些衣服裏的身體也一樣。

沉寂多年的舵房裏所響起的話聲，集合了所有在場人的感覺，雖然他們並不能完全瞭解。蕾普麗把正喵喵叫着的瓊斯放在地上，牠放低了聲音，把身子貼在她的足踝上，而她坐進了那張高背的椅子裏。

「起動吧，」甘正在檢查他的控制臺，用眼睛看着那些自動的儀器，要找出是不是有任何不合或不明的地方；而蕾普麗和藍柏都正忙着扳動各種開關和控制鈕。

在顯示幕和螢光幕以及控制板上閃起了一陣燈號和各種的色彩，一時令人眼花撩亂，也讓人覺得好像所有這些儀器都因爲他們那些人類的同伴重臨此間而感到非常的高興，也急於要把他們的才能盡量的表現出來。

很多的數字和字句出現在他面前的顯示幕上，甘把那些字句和他所記得的加以印證，「到目前爲止好像都很好，讓我們有點可以看看的東西吧。」

藍柏的手指很快的在一組排列得很緊密的按鍵上按了過去，舵房裏很多顯示幕都亮了起來，這些顯示幕大多都懸在天花板上，這樣比較容易觀測。這位導航官看了看最靠近她座位的那塊顯示幕，緊接着就縐起了眉頭。顯示幕上有一些是她原先就想到會看見的，但是不該看到的卻更多。最重要的是，應該出現在螢光幕上那主要的形體卻不見了，而這件事重要得可以否定掉其他一切正常的情況。

「地球在那裏?」

甘仔細的看了看他面前的顯示幕，只看到一片黑暗，閃爍着一點點星星和其他的東西，就算他們過早從沉睡狀態中醒過來，至少太陽系應該很清楚的呈現在螢光幕上才對，但是他們既看不

到地球，也看不到太陽。

「妳是導航官，藍柏，該妳告訴我。」

在所有的顯示幕中央，的確有一個恆星，但那並不是太陽，顏色不對，而環繞着那個恆星繞行的小點却更是錯誤百出，簡直是不可能的情形：形狀、大小和數目都不對。

「這不是我們的太陽系，」蕾普麗呆呆的望着，把這樣明顯的問題說了出來。

「也許問題在我們，而不在那些星星上。」甘說這話連自已聽起來也覺得很沒有道理。「以前聽說過有人從沉睡狀態中醒過來的時候，發現他們的船在往反方向走，我們看見的很可能是人馬座，而太陽大概是在我們後面。大家不要慌，先弄弄清楚。」他並沒有說現在所看到的雖然不是太陽系，却也一點不像是人馬座。

設置在「諾斯楚莫號」船身外的攝影機在眞空中悄悄的移動，想在無垠的眞空中找出地球的踪跡。「諾斯楚莫號」後面所拖的巨大貨艙上附裝的攝影機也開始作用。很早以前的地球居民大概再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情形：「諾斯楚莫號」拖着的竟是相當數量的原油，裝在巨型的自動煉油設備裏，在星空中走過。

等到「諾斯楚莫號」回到繞地球而行的軌道上時，原油就已經提煉成功了。這種方法是極有必要的，因爲人類雖然老早已經發展了很多了不起而又有效的方法來取代石油和提供新的能源，

但那些却都是在很多貪婪的人把地球的最後一滴石油都吸完了之後的事。

人類所有的機械都由核能和太陽能來驅動，可是他們却找不出別的東西來替代石化工業，比方說核能引擎就沒有辦法生產塑膠，而現代的世界要是沒有塑膠就和沒有能源一樣的無法生存。因此才會有「諾斯楚莫號」所拖運的這種器械，以及其中正在耐心處理的黑色液體。

那些攝影機所能找到的唯一星系也就是在艙內各顯示幕上出現的那個，一個顏色不對的恆星以及無數繞它運行的行星。甘和藍柏心裏都很明白「諾斯楚莫號」正把現在的這個星系做爲他們下一站的目的地。

但是這個錯誤很可能還是發生在時間而不是空間上，太陽系很可能在這個恆星的左右不遠處，有一個辦法一定可以找到的。

「和太空航行控制站聯絡，」甘咬着下嘴唇，「如果我們能够接收到他們的任何消息，就表示說我們還在正確的象限範圍之內，要是太陽就在這附近的話，我們就會收到外太空站上來的回答的。」

藍柏的手指按動了好幾個按鈕，「這裏是太空商船『諾斯楚莫號』，登記號碼一八〇ー二四六，帶着大量原油和煉油設備飛返地球，呼叫太空航行控制中心，請回答，完畢。」

在擴音器裏聽到的只有微弱的靜電干擾聲，那隻叫瓊斯的貓在蕾普麗的脚邊哼着應和。

藍柏又試了一次：「太空商船『諾斯楚莫號』呼叫太空航行控制中心，我們現在正遇到導航定位上的困難，這是緊急呼號，請回答。」但擴音器裏仍然沒有回音，藍柏滿臉焦急的表情，「緊急呼救！太空商船『諾斯楚莫號』呼叫太空航行控制中心，或其他任何在收聽範圍內的太空船。緊急呼救！請回答！」

這不應該有的緊急呼救（藍柏明知道他們並沒有遇到危險）仍然沒有得到回答。她懊惱地關斷了發射器，但仍然把各頻道上的接收機開着，希望萬一有其他太空船正好經過。

「我知道我們不可能在太陽系附近，」蕾普麗咕嚕道：「那塊地方很清楚。」她朝掛在她上方的顯示幕點了點頭，「這可不在太陽系附近，我們人也不在那附近。」

「繼續試一試，」甘向她命令道。他轉過頭去看了看藍柏，「那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呢？妳有沒有任何資料？」

「給我點時間好嗎？這可不容易呢。我們現在不知道在什麼地方。」

「繼續試吧，」

「我正在試啊。」

幾分鐘緊張的搜查和利用電腦研究的結果，讓她的臉上露出了滿足的笑容。「找到了……知道了我們在那裏，我們剛離開西塔二號不遠，甚至於還沒有到最外緣的移民區，我們現在身在太

空裏，遠得沒有辦法找到導航定位，更不用說太陽系裏的控制轉播站了。」

「我們在這裏做什麼呢？」甘大聲的問道：「要是太空船沒有問題，而我們又還沒有到家，老媽爲什麼把我們叫了起來？」

接下去發生的那件事情完全只是巧合，而不是對這位行政官問題的直接反應，但集合的信號却正在這時候大聲的響了起來……

在靠近「諾斯楚莫號」的尾部有一間很大的艙房，裏面大部份的空間都塞滿了複雜而有力的機械，這是太空船的心臟地帶，巨大的推進系統使這艘太空船能够飛越空間，跨越時間……順便還能維繫船上人員脆弱的生命。

在這一大堆營營作響的複雜機械前面，有一間小玻璃房，就好像一座冰山頂上的小透明泡泡，房間裏面有兩個人坐在高椅子上，他們要負責這艘太空船動力的維持，而兩個人對於工作的情況都很感滿意。他們照顧這艘太空船，而這艘太空船也照顧他們。

大部份的時間裏，這艘太空船都能自己把自己照顧得很好，因此可以使他們把時間都花在更令人高興，更值得一做的事情上，比方說是喝啤酒，和說黃笑話。現在正是派克在發言，說的是一個已經講過一百遍的老笑話，講一個機械實習生在一所無重力妓院裏的笑話。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每次都能使沉默寡言的布萊發出一兩聲會心的笑聲」，也能讓這個說故事的人自己捧腹大

笑。

「……那個老鴇銜到我房間裏來，又躭心又生氣，」那個輪機官說道：「堅持要我們過去把那個可憐的小子救出來，覺得他不知道他自已會搞進什麼去。」他像平常一樣，對這句雙關語大笑了起來。

「你還記得那個地方的，四面牆，地板和天花板都鑲着鏡子，沒有床，只有一張天鵝絨做的網子，懸在房間的中央，限制你的動作，也免得你撞上牆壁。而且那裏的重力等於零。」他一面回想着，一面搖頭。

「不是老手可不能在那個地方混，我想那小子不是被他同伴用話激的，就是被騙了去的。

「後來那個女孩子一面洗澡一面跟我講，他們開始的時候還很好，可是一旦開始旋轉，他就慌了起來，止不住的抖動。她想盡了辦法，可是在無重力的狀態底下，要停止就和要開始的時候一樣必須兩個人同時想辦法，那些鏡子已經把他的感覺搞混了，再加上各種抖動，讓他止不住大嘔特嘔。」派克又喝了一大口啤酒，「你這一輩子也沒看過那麼亂的情形，我敢打賭他們到現在還沒把鏡子擦亮呢。」

「對，」布萊很表欣賞的微微一笑。

派克一動也不動的坐着，讓最後那點記憶由他的腦子裏慢慢消失，在他的心裏留下一點癢癢

的，很舒服的感覺。他有點茫茫然的扳開了控制台上的一個開關，上面一盞綠燈亮了起來，燈光一直亮着。

「你那邊的燈號怎麼樣?」

「綠的，」布萊扳動了他控制台上的開關之後說道。

「我的也一樣。」派克看了看啤酒裏的泡泡。由沉睡醒來才不過幾個小時，他已經覺得很無聊了。輪機房能够很有效的自動運轉，讓他覺得他自已跟這裏毫無關係，這裏除了布萊之外也沒有人和他拌嘴，而對這樣一個只說一兩個字，要他說一句話都會累得半死的人來說，也根本不可能有什麼拌嘴的機會。

「我還認為達勒斯是故意在忽視我們的抱怨，」他說：「也許他沒有辦法答應讓我們拿到全額的獎金。可是他是太空船的船長，只要他願意的話，他可以提出請求，或者至少替我們兩個說句話，那也就會幫忙很大的了。」他看了看儀表上的數字，指示出左右的出入情況，在中間的那根紅線正指在零上，從中等分了表上的各項記號數字。

派克正要繼續講另外一個故事，或是抱怨下去，卻聽到頭上的集合哨音響了起來。

「老天，這下又是怎麼了?難道就不能讓人舒服一下?偏要到處亂搞。」

「對。」布萊把身子欠了過來，聽着擴音器裏由遠方傳來的聲音。

說話的是蕾普麗：「馬上到餐廳集合。」

「不可能是吃午飯，也不是吃晚飯。」派克有點搞不懂了，「如果不是要我們準備卸貨，就是……」他有點疑問的朝他的同伴望了一眼。

「去了就知道，」布萊說。

在他們朝飯廳走過去的時候，派克有點很不樂的看了看這條走道。「我倒想知道他們爲什麼從來不到這裏來，眞正的工作是在這裏呢。」

「這和我們拿的錢只有他們的一半原因相同，我們的時間就是他們的時間，他們就是這樣看法的。」

「哼，我告訴你吧，這簡直是惡劣！」由派克的聲音聽起來，毫無疑問的，他說的不只是這條走廊裏的味道，還有些別的意思……

第二章

餐廳雖然並不舒服，却剛剛够大得能够容得下所有的人員，因爲他們很少同時進餐（隨時都在作用的自動供食機間接的在鼓勵大家維持個人的進食習慣）。因此這裏原本就不是爲了讓七個人舒服而設計的。他們挪動着身子，彼此碰觸着，却也盡量避免煩到別人。

派克和布萊都很不高興，也毫不掩飾他們這種不高興的情緒。他們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知道問題沒有出在輪機方面，他們所要應付的問題也是別人的責任。蕾普麗已經把他們原定目的地失去了踪影的事告訴了他們。

派克以爲他們又都得回到沉睡狀態，而他覺得那種事情怎麼樣也都很亂而不舒服，就禁不住的低聲咒罵。凡是任何妨礙到他在航程結束時拿到薪水的事，他都覺得厭恨。

「我們知道我們還沒有抵達太陽系，船長，」甘代表其他的人發言，大家都望着達勒斯。「我們現在離家還遠得很，可是太空船却把我們都從沉睡狀態中喚醒，我覺得這是該我們知道原因

的時候了。」

「也是你們會知道原因的時候了，」達勒斯船長表示同意道。「你們都知道，」他語氣愼重的說：「程式設計規定老媽在某些情況發生的時候就要終止我們的行程，讓我們由沉睡狀態中醒過來，」他停了一下以加强語氣，然後說道：「現在就有這些情況發生了。」

「這一定是相當嚴重的情況，」藍柏望着那隻叫琼斯的猫在戲耍一盞小燈，「你知道的，要把全體人員從沉睡的狀態下喚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多少會有一點危險。」

「還用妳說。」派克的話說得非常的輕，只有布萊聽見。

「你們大家聽了一定都會很高興，」達勒斯繼續說道：「把我們喚醒要處理的緊急情況和我們的『諾斯楚莫號』並沒有關係，老媽說我們的情況良好。」一兩聲『阿門』回響在擁擠的餐廳裏。

「緊急情況發生在別處——嚴格的說起來，是在一個我們剛剛進入的星系裏。我們現在大概已經很接近於和這件事有關的那顆行星了。」他看了艾西一眼，艾西向他點了點頭。「我們收到由另外一個來源所發出的訊號，訊號很奇特，讓老媽花了很多時間才解出，但毫無疑問的是求救訊號。」

「哇！這話眞沒有道理。」藍柏看來滿臉困惑的表情，「在所有的標準訊號裏，緊急呼叫是

最直接也最不複雜的了，老媽要弄清楚會有什麼困難呢？」

「在老媽看起來，這正不是一個『標準』訊號，那只是一種音響記號：每十二秒鐘重覆一次，單是這一點就很不平常了。不過，老媽認爲這種訊號不是由人發出的。」

這句話使大家吃驚得交談起來，等這一陣激動情緒過去之後，他又繼續解釋道：「老媽還不能很肯定，這一點我倒不懂了。我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電腦困惑過，有時候會解不出問題，但是從來沒有困惑過，這恐怕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最重要的是老媽認定了那是求救訊號，所以才把我們從沉睡狀態之下喚醒。」

「這又怎麼樣呢？」布萊一付毫不在意的表情。

甘有一點不高興的回答道：「得了吧，老兄，你又不是沒有看過手册上的規定。公司的規章B2那一條下面規定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必須提出協助，也不管這個訊號是由人類或別的什麼發出的。」

派克不樂的踢了下地板，「老天，我眞不願意說這種話，可是我們是一艘拖船，帶的是一份又大又難處理的貨，可不是他媽的救援隊。我們的合約裏也沒有寫明要做這種工作。」他開心了點說：「當然，如果這種事情要額外付錢的話——」

「你最好再去看看你的合約，」艾西的話說得清楚得跟電腦一樣：「『凡有系統之訊號，疑

係來自高智能生物者，必須予以調查』。如果違反了的話，可以把全部的薪資或獎金都移做罰金。而合約裏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救援要另外給錢的。」

派克又在地上踢了一脚，沒有說話。他和布萊都不把自己看做是英雄人物，任何會把一艘太空船迫降在陌生世界上的東西，對他們來說都同樣的會有問題。倒不是說他們有證據證明那個還不知道身份的求救人是被迫降在這裏的，但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兇險的宇宙裏，要講究實際，還是悲觀點好。

布萊只覺得這樣一來又躭誤了他拿薪水。

「我們要降落下去，現在只有這條路。」達勒斯看了看他們兩個，他已經受够了這兩個人，他和他們一樣不願意管這檔閒事，也和他們一樣急着回家，把貨卸掉，可是他們不能違背規定。

「對。」布萊很挖苦的說道。

「對，什麼？」

那位機械員不是傻瓜，達勒斯說話的語氣加上他臉上的表情讓布萊知道是該讓步的時候了。

「對……我們要降落下去。」達勒斯還是瞪着他，他微微一笑，說道：「……船長。」

這位船長把惡狠狠的眼光轉到派克身上，却發現已經不必再多說什麼。

「我們能不能在上面着陸？」他向艾西問道。

「不是已經有人降落在那裏了嗎？」

「我的話就是這個意思，」他强調的說道：「『着陸』這兩個字很含糊，那也就是說要成功的完成一連串動作，達到把一艘太空船安全而平穩的降落到很硬的表面上的目的。我們現在聽到的是求救訊號，那也就是說那裏發生了不很正常的事，我們趕快去查查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要悄悄的去，要很小心。」

舵房裏有一張圖桌，達勒斯，肯尼，蕾普麗和艾西分別站在羅盤的四個方位，藍柏則坐在她的座位上。

「就在這裏，」達勒斯船長用手指着圖桌上一個發亮的光點，四下看了看。「我希望每個人都聽一聽。」

他們各人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向藍柏點了點頭，她的手指正按在一個開關上。「好了，讓我們聽一聽吧，注意音量。」

那位導航官打開了開關，靜電干擾的聲音迴響在整個舵房裏，然後突然都靜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陣陣讓甘和蕾普麗覺得背上發涼的聲音 。響聲持續了十二秒鐘，然後又是靜電干擾的聲音。

「我的老天，」甘縐起了眉頭。

藍柏關斷了所有的擴音器，讓舵房裏的人覺得這才又回到了人間。

「那是什麼東西啊？」蕾普麗的表情就好像看到她的餐盤上有個死東西，「這一點也不像我所聽過的任何求救訊號。」

「老媽是這樣說的，」達勒斯對他們說道：「只說是『外星的』，恐怕還說得太客氣了。」

「也許那是一種聲音，」藍柏停了下來，想了想她剛剛說的話，覺得她這句話裏的暗示很叫人不舒服，就假裝這話不是她說的。

「我們就會知道了，妳有沒有找到聲音的來源？」

「我已經找到了在這個星球上的那一部份。」藍柏很欣慰的轉同去面對她的控制台，能再和數字打交道而不去想那些可怕的想法，眞叫她鬆了口氣。

「我們已經夠接近的。」

「如果不是够接近的話，老媽不會把我們從睡夢裏抓起來的。」蕾普麗喃喃的說道。

「聲音來自赤經六分廿四秒，赤緯負卅九度廿秒。」

「把它放在顯示幕上讓我看看。」

那位導航官按了一連串的按鈕，舵房裏的一塊顯示幕閃了閃，亮起一個明亮的光點。

「太遠了，能不能再靠近點？」

「不行，你只能從這麼遠去看，我也打算就這樣做法。」突然之間，顯示幕上的光點放大了，變成一個不很好看，略顯橢圓的形狀，四周一片空白。

「眞聰明！」達勒斯用毫不帶惡意的語氣說道：「妳能確定就是這個嗎？這個星系的小星球多得很呢。」

「就是這個不錯，實際上只是一個小星球，直徑最多一千二百公里。」

「有沒有自轉？」

「有的。根據我們最初的資料，自轉一週的時間大約兩小時。再給我十分鐘，就可以有更多的資料。」

「現在這樣已經够好了，上面的重力情形如何？」

藍柏看了看幾個儀器上的讀數：「點八六，想必密度相當大。」

「不要告訴派克和布萊，」蕾普麗說：「他們會以爲這裏全是重金屬，不等我們查淸楚，就會到處去找發財的機會了。」

艾西的看法比較現實：「在上面可以走動，」他們大家都開始準備降落……

「諾斯楚莫號」漸漸的接近了那個小世界，後面還拖着包括油箱和煉油設備的貨艙。

「即將進入繞行軌道。注意，廿秒，十九，十八……」藍柏繼續倒數，她的那些同伴都在她

身邊忙碌。

「向右轉側九十二度，」甘一本正經的宣佈道。

拖船和貨艙都轉動着，像在太空中旋舞，副引擎閃起火花，使拖船的右側一片光耀。

「已經進入繞行軌道。」艾西宣佈道。在他們身下，那個小世界正自顧自的轉動着。

「把EC壓力的讀數告訴我。」

艾西看了看錶上的讀數，沒有轉過頭去，就對達勒斯說：「三點四五NIM平方，大約五個PFIA。」

「如果有變化的話就關斷掉。」

「你是不是在耽心我們忙別的時候，會妨礙到CMGS的控制？」

「不錯。」

「CMG的控制是由DAS－DCS來安排的，我們可以增加TACS，透過ATMDC和電腦來控制，這樣你放心了吧？」

「放心多了。」艾西是個很滑稽的人，很友善，可是有點冷冷的，能力非常的强，從來不慌張。能有這樣一位科學官在後面支持他，眞讓達勒斯覺得很有信心。「準備解開貨艙。」他扳動了開關，對一個小小的送話器說：「輪機房，準備解開貨艙。」

「左右兩舷的指示燈都是綠的。」派克報告道，他的語氣裏沒有慣常的那種嘲弄意味。

「旋轉軸的控制燈也正常。」布萊說。

「越過了中點，」藍柏對他們所有的人宣佈道：「進入了陰面。」在底下一道黑線穿過了厚厚的雲層，使他們一邊反射出强光，另外一邊却黑得像在墳墓裏。

「上來了，上來了，預備。」藍柏順序的扳動着一個個的開關，「預備，十五秒，十……五……四、三、二、一、〇。」

「解開！」達勒斯很簡捷的下着命令。

一陣陣氣體在「諾斯楚莫號」和後面包含了煉油設備的巨大貨艙之間噴了出來。這兩者，一個是載有人的小太空船，另外一個是巨大的貨艙，慢慢的分了開來。達勒斯在第二號顯示幕上緊張的望着整個過程。

「全軸脫離，」過了一下之後蕾普麗宣佈道：「偏差已經校正。」甘靠在椅背上，休息了幾秒鐘，「一切都順利而正常，分解成功。沒有損失。」

「這裏很正常。」藍柏說。

「這裏也一樣。」蕾普麗也鬆了口氣。

達勒斯看了看他手下的導航官，「妳有把握說貨艙確實是已經穩定的進入軌道了嗎？我可不

希望在我們到下面去探測的時候，這兩千萬噸的東西掉下去整個銷毀了，這裏的大氣層可厚得不足以保險呢。」

藍柏看了看儀表上的讀數：「貨艙至少可以在上面停留一年左右。」

「好極了，錢是沒問題了，我們的腦袋也很安全。下去吧，準備穿越大氣層。」五個人忙碌起來，各人忙着自己應負的責任。那隻叫瓊斯的貓坐在一張靠窗口的枱子上，望着迎面而來的雲層。

「下降了，」藍柏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個表上，「五萬公尺，下降，下降，四萬九，進入大氣層。」

達勒斯望着他自己面前的儀器，要一面記住，一面分析他面前很多不停變動的數字。在外太空中航行時，只要管好自己的儀器，其他的都可以交給老媽去管；但是穿越大氣層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這份工作不能交給機械，完全要由駕駛員來控制。

棕色和灰色的雲層不停的碰觸着太空船底。

「注意，下面看起來很惡劣。」

可眞像達勒斯，蕾普麗想道，在下面那像地獄似的地方正有另外一艘太空船在很規律的發送着非人類而令人感到可怕的求救訊號，這也就是說他們

要從像大氣的成分，密度，以及其他等等的有關問題開始研究，但是在達勒斯看來，整個情況也不過就是「惡劣」而已。她常常禁不住的要想到像他們船長這樣一個能力高强的人怎麼會窩在「諾斯楚莫號」這樣一艘毫不重要的小拖船裏。

如果她能够看到他的思想，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會讓她覺得非常的意外，原來他很喜歡這個工作。

「開始垂直降落，航線稍做調整。」藍柏通知他們道：「現在在航線上，就要到了，穩住。我們現在已經調整好了航線。」

「這邊沒問題。在這種天氣之下，是不是能跟輔助推進器保持一致?」

「到目前爲止一切都還很順利，不過要說得準的話，得先穿過這些雲層，就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穿過。」

「這樣就够好了。」他看了看一個讀數，縐了下眉頭，按了下一個按鈕，讀數就變得更令人滿意了些。「如果你覺得會有問題的話，就通知我。」

「好的。」

太空商船直朝空中降落下去，一切都是空無的，既看不清，也無法由儀器測知。太空船微微的震動了一下，又震動了一次，再震動了一回，然後很順利的沉進了厚厚的黑色雲層中。這樣順

利的進入大氣層，完全要歸功於藍柏的導航技巧和達勒斯駕駛的能力。

但這樣好的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在大氣層裏有强烈的氣流漩渦開始撞擊下降的太空船。

「亂流！」蕾普麗扳動着她面前的各種開關。

「打開降落燈！」達勒斯想要從一片空白的顯示幕上找出一些可以依據的東西來，「也許我們可以看到點什麽。」

「沒有什麽可以替代儀器的，」艾西說：「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電腦的輸入資料越多越好。再說，我也希望能够看看。」

强有力的燈光在「諾斯楚莫號」的船底亮了起來，但是在洶湧的雲層中却顯得很微弱，沒有辦法如達勒斯所想到的那樣看個清楚。不過却使一片黑暗的顯示幕亮了起來，這樣既照亮了舵房，也使整個的氣氛好了些，讓藍柏不再覺得他們好像在墨水中航行。

派克和布萊看不到裏在外面的雲層，但是却能够感覺得到。整個機房突然一陣震動，好像滑向了另外一邊，然後又是一陣劇震。

派克低聲的咒駡着：「怎麽回事？你聽到沒有？」

「聽到了。」布萊不安的看了看儀器上的讀數。「第三號進氣口的壓力大減，想必損失了一片遮板。」他按了幾個按鈕，「不錯，第三號失去了作用，沙土跑進了裏面。」

「關掉！關掉！」

「你以爲我在幹嗎呢？」

「妙透了，搞得一個附屬推進器裏滿是沙土。」

「我希望……不會有問題。」布萊調整了一個控制鈕，「我先關斷第三段推進器，想辦法把裏面的沙土排出去。」

「不過，損失已經造成了。」派克不願意去想這些由風吹進來的沙土對整個管道會有什麽樣的影響。「我們飛過什麽鬼地方啊？是雲層還是岩層？要是我們不墜毀的話，我敢跟你打賭有關的線路上也會起火的。」

在舵房裏的五個人並不知道輪機房裏發生的事情，他們正忙着想辦法讓這艘太空商船能够毫無損傷的降落在求救訊號發出的地方附近。

「這是訊號所在地了，」藍柏仔細的看着一個儀表，「距離廿五公里。廿、十、五……」

「慢下來，轉過去。」達勒斯俯身扳動着方向盤。

「向右修正航線三度四分，」他根據指示做了，「對了，離搜索圈五公里，穩住。」

「更接近了，」達勒斯又碰了碰舵輪。

「三公里，二公里。」藍柏的聲音有一點緊張，但達勒斯不知道到底是由於怕危險，還是因

為已經靠近了訊號發出的來源所在。「我們現在等於是繞行在正上方。」

「幹得好，藍柏。蕾普麗，這一帶地形如何？給我們找一個降落的地點。」

「正在找呢，」她試扳了幾個控制鈕，得到的盡是不能接受的資料，使她的表情越來越懊惱。達勒斯繼續讓太空船以目標為中心繞行，而蕾普麗則盡量想要弄清楚那看不見的地面。

「要看清楚根本不可能。」

「這一點我們看得出來，」甘喃喃的說道：「或者不如說我們看不見。」用儀器測得的結果讓他心裏沒有辦法覺得高興，偶爾顯現的讀數，只讓人覺得下面是一片荒漠，一個充滿了敵意而又荒涼的世界。

「雷達干擾的聲音太大，」蕾普麗只希望電子也能和人一樣對這些話有所反應，「聲納也干擾得很厲害，到處都是噪音。等一等，我打算試試紫外線，光譜高得可以不受干擾。」稍停了一下，一些儀器上的讀數終於出現了，漸漸的顯示幕上也有了明亮的字句，以及由電腦繪出的草圖。

「成了。」

「着陸點在那裏呢？」

蕾普麗現在好像整個人都輕鬆了，「照我看起來，我們可以降落在任何你喜歡的地方，資料

說底下非常平坦，完全是一片平地。」

達勒斯想像着是一片光滑的熔岩，上面冷凝的只有薄薄的一層，掩蓋住火熱的熔岩。「嘅，可是平的是什麼呢？是水？還是流沙？探測一下吧，蕾普麗，讓我們能有所決定。我可以把太空船降低一點，讓我們擺脫大部份的干擾，如果底下是平的，我想沒有問題，可以盡量接近。」

甘扳動着開關。「開始偵測，同時開始分析，仍然有很多雜音。」

達勒斯很小心的把太空船向下面降去。

「仍然很吵雜，不過已經開始清除了。」

達勒斯再降低了一些，藍柏注意的望着儀器。目前的高度仍然足够安全得能再度起飛，但是以他們目前的速度來看，萬一太空船的引擎有了問題，或是萬一有什麼力量突然將太空船拉向下方，都很可能很快的產生變化。但是他們現在的速度也不能够再減，怕在這樣的大風裏很可能會完全失去控制。

「越來越清楚了，清楚了……好了。」他看了看儀器上的讀數，還有太空船上掃瞄器所繪出的圖形，「以前是熔岩，可是現在已經不是了。根據分析報告，那裏已經凝結了很久很久，大部份是玄武岩，有一些是火山岩，還有一部份熔岩。現在都已經冷卻而結實了，沒有地殼變動的現象。」他使用其他的儀器以便更深入的探測進這個小世界的表皮層內。

「我們正下方和附近的地層都沒有問題，應該是降落的好地方。」

達勒斯很快的想了想，「你對表面組織的構成很有把握嗎?」

「年代已經老得不可能是別的了，」行政官的語氣有點不高興：「我還懂得在檢查構造的時候順便檢查年代，你想難道我會冒險讓我們降落在火山口裏嗎?」

「好了，好了，抱歉，只是多問一下。從在學校受訓之後，我就再沒有不使用圖表和儀器降落過，我有點緊張呢。」

「誰又不緊張呢。」藍柏附和道。

「那就這樣了，」沒有一個人反對，「讓我們降落下去吧。我會盡可能的在這樣的風裏旋轉下降，想辦法讓我們盡量接近。不過，藍柏，妳注意訊號，我可不希望我們正好落在那個求救的太空船頭上。如果我們太靠近的話，就要向我提出警告。」他的語氣在這間擁擠的房間裏顯得很緊張。

他們做過各種調整，發出了各種指令，由忠誠的電子僕役加以執行。「諾斯楚莫號」沿着一條螺旋形的航線向下降落，一路對抗着狂風和一陣陣的黑雲。

「十五公里，繼續下降，」蕾普麗用平穩的聲音宣佈道：「十二……十……八。」達勒斯按了按控制鈕。「慢下來了，五……三……二、一公里。」達勒斯繼續轉動着那個控制鈕。「慢下

來，啓動降落引擎。」

「好了，」甘正充滿信心的在他的控制臺前工作着。「現在由電腦操縱降落。」一陣很響的嗡嗡聲廻響在舵房裏，電腦老媽接手控制了他們的降落，把最後幾公尺的降落控制得比最好的人類駕駛員所能做到的更爲精確。

「由着陸器控制降落。」甘告訴他們說。

「關斷引擎。」

達勒斯很快的做過降落前的最後檢查，關斷了幾個開關。「引擎已經關斷，其他作用正常。」舵房裏產生了穩定的震動。

「九百公尺，繼續下降，」蕾普麗望着她的控制台，「八百、七百、六百」，蕾普麗繼續以百公尺的單位數着他們降落的距離，不久就開始以十公尺爲單位計數。

到了五公尺的時候，太空船略停了下，懸在被暴風侵襲，被夜色籠罩的地面上。

「放下支架，」達勒斯的命令才下，甘已經動手執行他的命令了。舵房裏響起一陣輕微的響聲，幾根很粗的金屬支架就像甲蟲的脚似的從太空船底部伸展出來，試探性的朝仍然看不清楚的底下岩石表面伸過去。

「四公尺……嘁。」蕾普麗停了下來，「諾斯楚莫號」也停住了，因爲支架已經落在平穩的

岩石上，巨大的消震彈簧承受了震動力。

「我們着陸了。」

有什麼東西斷了，可能是小線路，或者是電路超載而沒有迅速的加以消除，整個太空船一陣劇震，所有的金屬都震動起來，發出一陣怪異得像呻吟的聲音傳遍了全船。

「出事了，出事了，」甘大聲的叫道，而舵房裏的燈全都熄滅了。很多儀器都發出了響聲，「諾斯楚莫號」上的線路都一個個的鬆斷了。

影響傳到機房的時候，派克和布萊正準備再開一瓶啤酒。機房天花板上的一些線路突然爆裂開來，控制台上的三塊控制板也冒出了火花，附近一個壓力計腫脹起來，然後整個爆開了。燈光熄滅了，他們都摸索着去找電筒，而派克在一邊想要找到備用發電機的控制鈕。

舵房裏的情形稍微好了點，當叫聲和問話聲消失之後，藍柏說出了大家心裏的想法：

「備用發電機應該開始作用了。」她向前走了一步，膝蓋却猛的撞上了控制台。

「不知道怎麼還沒有開，」甘走到牆邊，用手在牆上摸索，要找備用的降落控制鈕……找到了，他的手指摸到幾個他很熟悉的旋鈕、船頭控制……在這裏，附近應該是……他的手抓緊了緊急情況使用的電筒，打開了開關，而冷冷的燈光照出了幾個像鬼樣的影子。

在甘的電筒光引導下，達勒斯和藍柏也找到了他們自己的電筒，三道光加在一起就够亮得可

以讓他們工作了。

「到底怎麼回事?爲什麼備用的發電機沒有開動?到底是怎麼會停電的?」蕾普麗打開了對講機，「機房，出了什麼事?我們現在情形怎麼樣?」

「很惡劣。」派克的聲音聽起來既忙碌，又生氣，而且還很耽心。在他說話的時候，後面遠處還傳來一陣營營聲，好像有一隻巨大的昆蟲在振動着翅膀，而他們的話聲時高時低，就好像擴音器沒有辦法維持正常的接收和傳遞。

「引擎裏有他媽的塵土，問題就在這裏，是降落的時候弄進來的。我想是因爲我們來不及關斷和清理，這裏有電線走火了。」

「問題大了。」布萊在這場對話中只加了這麼一句，他好像因爲站得比較遠而聽來聲音很輕。

他們停頓了一陣，在擴音器裏只聽到分解器發出輕微的聲響。「引擎的進氣口給塞住了，」布萊終於能告訴這一羣很着急的在聽消息的人。「結果溫度過高，整個地方我想都燒毀了。老天，這裏簡直一場糊塗……」

達勒斯看了蕾普麗一眼，「聽起來這兩個人眞忙壞了，什麼人能回答我這個重要的問題：我聽到有什麼東西炸了，我眞希望是在他們那一部份，不過也可能情況更惡劣，船身有沒有裂?」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如果裂了的話，裂在什麼地方?裂口有多大?」

蕾普麗很快的檢查了一下各種儀器，然後又看了看個別的艙位圖，這才很確定的回答道：「我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各部門的壓力仍然正常，如果眞有小洞的話，那也是小得微不足道，而自動封補系統想必已經補好了。」

艾西看了看他面前的控制台，那和其他控制台一樣，在遇到像他們目前這樣的停電狀態時都有小型的自動發電裝置。「各部份的空氣都沒有和外界的氣體相混合的情形，我想我們的船身還很緊密。」

「這眞是我在六十秒鐘裏所聽到的最好消息。甘，打開船外的顯示幕。」

那位行政官調整了三個開關，顯示幕上有一陣閃亮，好像有些映像，然後是一片黑暗。

「什麼也沒有，在外面跟裏面一樣的等於瞎了眼。至少要等備用發電機發動之後，我們才能看看現在置身何處，電池起不了任何作用。」

聲波探測器不需要用很多的電力，把外界的聲音傳到了裏面，他們只聽到時起時落的暴風吹襲聲，使舵房裏充滿了像是魚在水裏的聲音。

「眞希望我們能在大白天裏着陸，」藍柏在漆黑的窗口張望着，「那不用儀器就能看得到了。」

「怎麼啦?藍柏?」甘逗着她說：「怕黑嗎?」

她沒有露出笑容，「要是我很清楚的黑暗我是不會怕的，我弄不清楚的黑暗才讓我感到害怕。尤其是又充滿了像那種求救訊號似的聲音。」她把身子轉回去面對那滿佈塵土的控制台。

她這樣說出了他們內心最深的恐懼，却並沒有改善舵房裏的氣氛。困在這樣的黑暗中使人有窒息的感覺，而沉默使他們更感到難過。

所以聽到蕾普麗說：「機房又有消息來了。」大家不禁都鬆了口氣。達勒斯和其餘所有的人都滿懷期待地望着她打開擴音器。「派克，是你嗎?」

「不錯，是我。」從他說話的聲音聽起來，這位輪機官已經給累得不會用他平常那種尖酸的態度應答了。

「你那邊情形如何?」達勒斯船長心裏暗暗祈禱。「火勢如何呢?」

「我們終於把火撲滅了。」他嘆了口氣，聽來好像在那裏吹過一陣風來。「煙火進到C層甲板的一些管道裏，一時之間，我還以爲我們都會給悶死了。不過，廢氣比我想像中要稀薄得多，在沒把我們的氧氣燒光之前就已經燒完了。廢物已經淸除出去了。」

達勒斯舔了舔嘴唇，「損失情況嚴重嗎?不要管表面的損傷，我關心的是太空船的主要啓動航行作用。」

「我看一下……有四塊控制板全毀。」達勒斯可以想像到那位輪機官扳着手指在報告的樣子，「輔助發電機燒掉了，第十二號調制組體裏壞了三組，功能全失。」他等了一下，再繼續說道：「其餘的小問題你還要聽嗎?再給我一個鐘點，我可以給你列一張清單。」

「不用了，你等一下，」他轉身對蕾普麗說：「再試試那些顯示幕，」她試了試，但毫無結果，一切都還黑得跟公司裏會計師的心一樣。

「我們暫時只好不用它們了。」達勒斯對她說。

「你眞有把握說情形就只是這樣嗎?」她對送話器裏說。蕾普麗發現她自從和這兩個人同事以來，第一次對派克和布萊感到同情。

「到目前爲止，就是這些，」他在那頭咳了幾聲。「我們現在正在想辦法恢復全船的電力。第十二號調制組體壞掉，可把這裏全搗亂了。等我們把燒燬的地方整個檢查過之後，再把供電情形告訴妳。」

「修復的情形如何?能不能修好?」達勒斯一面想着輪機官剛才所作的簡短報告。一般的損失應該可以修好，不過調制組體的問題就要花時間了。他情願不去多想第十二號調制組體上出了什麼毛病。

「不管怎麼樣，在這裏不可能完全都修好。」派克說。

「我想你也不能完全修好。也沒期望你能完全修好。你能修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得重裝進氣口，把弄壞的管道補起來。得先弄損毀得最嚴重的部份。不過若不讓太空船進塢整修的話，是不可能完全修好的，我們只能先整一下。」

「我了解。還有呢?」

「我說過了，第十二號調制組體。我可以直接了當地告訴你，整個毀了。」

「怎麼回事?是因爲沙土的關係嗎?」

「一部份是，」派克停了一下，和布萊用他們聽不清楚的話交換了下意見，然後又對着送話器說：「有些東西塞住了進氣口，使得熱度過高而起火，你知道這些東西有多敏感，一下子就延燒過去，把整個系統都搞砸了。」

「你有什麼辦法可修嗎?」達勒斯問道。「這個一定得修好，因爲沒有備用的。」

「我想可以，布萊也想可以修得好，我們得先整個清理過，再看情形。如果在弄好之後能撐得住的話，那就沒有問題了。我們再試試用鐵皮重新釘一個。不過萬一我們發現管道上裂了的話，那……」他的話說不下去了。

「我們現在先不要談那個問題，」達勒斯建議道：「目前先解決馬上要解決的，希望一切就到此爲止。」

「我們沒問題。」

「對。」布萊說，聽起來好像他正在那位輪機官左邊忙着。

「舵房通話完畢。」

「機房通話完畢，把咖啡替我們熱着。」

蕾普麗關斷了對講機，看了看達勒斯。他却沉吟地默默坐在一邊。

「我們還要多久才能作用?蕾普麗?就算派克對損壞的情況估計得很正確，而他和布萊可以修好，而修好之後又不會再壞。」

她看了看儀表上的讀數，考慮了一陣，「要他們眞能把那裏清理好，能讓第十二號調制組體的功能恢復到可以承擔一部份工作的話，我估計大約十五到二十小時。」

「不太壞。我估計大約十八小時。」他臉上毫無笑容，不過心裏却覺得比先前有希望得多。

「輔助系統呢?等我們動力恢復之後，最好就能啓動。」

「正在想辦法，」藍柏在控制台上扳動着各種儀器開關。「等機房弄好之後，我們這裏一定沒問題。」

十分鐘之後，甘的控制台上一個小擴音器裏響起了一連串很尖的嗶嗶聲。他看了下一個儀表，然後打開對講機。「舵房，我是甘。」

派克由太空船那頭遠遠傳來的聲音聽來很疲憊，但充滿了自得，「我不知道這玩藝能撐住多久……我們所弄的有一部份相當差。不過要是一切都順利的話，我們可以再重復一點點的好好整過。現在你們該有電了。」

那位行政官扳動了開關，舵房裏的燈都亮了，各種儀表和顯示幕也都閃亮了，舵房裏的人都高興而感激地叫了起來。

「電來了，燈也亮了，」甘回答道：「兩位眞幹得好。」

「大家都幹得好。」派克回應道。

「對。」布萊想必就站在那位輪機官的身邊，而在他這個單音的回話聲中，一直還能聽見機器穩定轉動的嗡嗡聲。

「大家不要太激動。」派克說：「這些新接的部份應該可以撐得住，不過我可不能保證什麼。我們只是把手邊能用的東西都派上了用場，你們那裏有什麼新消息嗎?」

甘搖了搖頭，這才想起派克看不到他這個動作。「屁也沒有。」他由身邊一個小窗向外張望了一下，舵房裏的燈光透出窗外，只照見一片什麼也沒有的空地。在外面吹過的暴風偶爾會吹來一大片沙土或小石頭，但也只是一閃而過，其餘的什麼也沒有。

「只有一大片光禿禿的岩石。我們看不到很遠，說不定我們離這個星球上的綠洲地帶只有五

公里咧。」

「繼續做你的好夢吧。」派克對布萊大聲地叫了兩句，然後一本正經地說：「如果我們有任何問題，會再跟你們連絡。你們有什麼事也讓我們曉得一下。」

「會寄張明信片給你們的。」甘關斷了對講機……

第三章

如果這種緊急情況繼續下去的話，對每個人心情的平靜上來說，恐怕倒有好處。現在電來了，燈也亮了，却除了彼此空瞪着兩眼之外，別無事情可做，使在舵房的這五個人越來越覺得坐立不安。他們沒有地方可以伸伸懶腰，或者放鬆一下，只要有一個人在那裏走來走去，就再沒有多餘的空間了。所以他們都愁眉苦臉地坐在各人崗位上，喝着自動供食機送來的咖啡，一面儘量希望能想些別的什麼東西，免得一心懸掛着目前的處境。至於在太空船外的一切，他們都不想多加談論。

在他們所有的人裏面，只有艾西看來比較滿足。他目前唯一擔心的只是他這些同伴的精神狀態。他們在太空船上沒有任何娛樂。「諾斯楚莫號」是一艘太空商船，是一個工作的地方，而不是一艘遊艇。船上的人員在不做那些必要工作的時候，就是在沉睡狀態下，自然在碰到有這種不需工作的清醒時候，就會讓他們感到不安，何況目前的情形又不是一切都很良好。

艾西可以把各種問題一再放進電腦去加以解析而絲毫不覺煩悶，他倒覺得這段清醒的時間很好。

「我們所發的訊號有沒有任何回音？」達勒斯由椅子上俯過身來，看看他手下的這位科學官。

「我試過手冊上的各種訊號反應，加上各式的組合方式，也讓老媽試過直接反應式的解析。」艾西搖了下頭，有點失望。「除了那種求救訊號之外，什麼別的也沒有，而且那個訊號的間歇時間也毫無變動。其他的頻道上都一片空白，只有零點三三有一些穩定而微弱的雜音。」他伸出大拇指來朝上比了下。

「老媽說那是這個世界恒星所產生的干擾，若是在這裏有什麼東西，或什麼人，還活着的話，大概也是除了發求救訊號之外，什麼也不能做了。」

達勒斯哼了一聲，「我們的動力整個恢復了，讓我們看看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打開泛光燈吧。」

蕾普麗扳動了一個開關，一串强而有力的燈就像一串明亮的珍珠似的，在「諾斯楚莫號」船殼外亮了起來。現在風沙比先前更大，有時在空中形成小小的氣流漩渦，有時却很猛烈地直朝他們吹刮而來。一些石頭被吹起又落下，是這片荒涼的地方唯一有的動靜。其餘毫無任何生物的跡

象，也沒有一棵樹，一根草，什麼也沒有。只有風沙旋舞在這個異地的夜裏。

「沒有綠洲。」甘低聲地自言自語。外面空空的，什麼也沒有。

達勒斯站起身來，走到一扇小窗前，望着外面吹刮不止的風沙。他不知道這個小星球上的空氣到底有沒有靜止的時候。根據他們所知的當地資料，「諾斯楚莫號」應該是在一個平靜的夏日着陸的，可是看來又不像，這個星球好像不够大得會產生眞正暴烈如天王星上的那種氣候。他想到這裏，稍感安慰，覺得外面的天氣恐怕不會變得更壞。

當地的天氣成了他們討論的主要話題。「在這種風沙之下，我們那裏也不能去。」甘說：「何況又是在晚上。」

艾西抬起頭來，他一直坐在他的控制臺前沒有動過，顯然在身心雙方都覺得十分安於現況。甘實在不懂這位科學官怎麼做得到這一點。他自己要是不偶爾離開控制臺走動一下的話，現在一定已經都瘋了。

艾西注意到他瞪視的目光，提出了一個叫人覺得很有希望的資料：「老媽說這裏再有二十分鐘就到日出時間了。不管我們決定到那裏去，都不致於摸黑。」

「這倒不錯，」達勒斯承認道，他連這一點能激勵人心的話也不放過，「要是求救的人不肯或不能多說什麼的話，那我們就得去找他們，或者是去找那個自動發出訊號的機械。我們現在離

「那裏有多遠?」

艾西看了下資料，又檢核了一番，「大約三公里，至於方向大概在我們目前位置的東北方。其間大部份是平地。」

「地面的構成成份如何?」

「好像和我們準備降落時查到的一樣。就是我們現在太空船下的東西，很堅實的玄武岩，別的也有一點，不過我可不敢保證說那裏有沒有大坑洞。」

「那，我們會小心的。」

甘考慮了一下路程的遠近。「至少近得可以走過去。」

「嗯，」藍柏似乎很高興似的。「我原先還怕要開着太空船去呢，在這種天氣，垂直降落可要比橫向移動容易操縱得多了。」

「好了，我們算是知道了要走的是什麼路，現在再看看我們要走過些什麼。艾西，告訴我們外面大氣的情況好嗎?」

那位科學官按了幾個按鈕，在「諾斯楚莫號」船身上就有一扇小窗打了開來，有一個金屬製的容器伸了出去，吸進了一些這個世界上的空氣，再縮回太空船裏。

這份取樣送進了真空室裏，一些精確的儀器馬上開始分解，不一會功夫，所有分析的結果都

一一在艾西的控制臺上列了出來。

他很快地看了看，將其中一項加以覆核，然後將結果報告給他的同伴們聽。

「幾乎是最基本的混合大氣，有大量的氮氣，一些氧氣，相當量的二氧化碳，也有一些沼氣和阿摩尼亞，阿摩尼亞也有一部份是固態的……外面很冷。我現在正在分析各別的成份，不過我想不會有什麼意外情形，看起來都很標準，不適於呼吸。」

「氣壓如何?」

「每平方公分約十至十四達因。對我們不會有什麼影響，除非風變得更大。」

「溫度如何?」甘問道，他腦子裏想像的那種世外桃源似的綠洲已經飛快地消逝了。

「九十八個ＰＰ，恐怕聞起來味道不好，不過很潮濕。水汽甚多，相當怪異的成份，誰也想不到水汽會和沼氣並存。啊，萬一你們發現有水洞的話，我建議不要喝裏面的水，因爲那很可能不是水哩。」

「還有什麼我們該曉得的事嗎?」達勒斯問道。

「外面是玄武岩，很冷而硬的火山岩，而且很冷，溫度在零度以下。」艾西對他們說：「所以就算外面的空氣能供我們呼吸，也還需要太空衣來保溫。如果這裏還有生物的話，那生命力可強了。」

達勒斯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我想要有別的想法的話，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只不過人總會有希望的，外面的大氣只讓人視野不明，我倒情願外面根本沒有空氣，可是這地方又不是我們設計的。」

「誰知道呢，」甘却又一付哲學家派頭。「說不定有別的東西覺得那倒是它心目中的樂園呢。」

「也不必罵，」藍柏對大家勸告道：「說不定還有比這裏更壞的地方。」她看了看外面的風沙，隨着黎明的到來，風沙似乎漸漸減輕了。

「我當然情願碰到這種情況，也不願降落在充滿瓦斯的星球上，平靜的時候風速都高達每小時三百公里，而地心引力又重上個十倍到二十倍。至少在這裏我們還可以不用穩定器之類的來協助我們走來走去。你們這些人眞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奇怪的是，我一點也沒有人在福中的感覺。」蕾普麗回嘴道：「我還情願回去睡覺。」她覺得有東西在她脚邊，就伸手下去摸琼斯的毛。那隻貓得意地咕嚕着。

「不管有沒有綠洲，」甘用輕快的聲音說：「我志願第一批出去，我希望有機會仔細看看那個神秘的求救者。誰也不知道可能會找到什麼東西。」

「珠寶和錢嗎？」達勒斯忍不住咧嘴笑了，甘是個老在做發財夢的人。

那位行政官聳了下肩膀，「爲什麼不可能？」

「好吧，沒問題，」達勒斯是這次小探測行動的當然人選。他在舵房裏四下看了看，要湊足隊員人數。「藍柏，妳也來。」

她一付不高興的樣子。「眞棒，爲什麼找上我呢？」

「爲什麼不找妳呢？妳是我們的導航官，讓我們看看妳離開了座位之後本事是不是還一樣的好。」他朝走廊走去，然後又停了下來，煞有介事地說：「還有一點，我們很可能碰上一條人都死光了的棄船和自動呼救系統，否則我們現在也該聽到有生還者的消息了。可是我們還是不敢說一定會碰上什麼，這個世界好像沒有生物，但我們也不能冒不必要的險。我們先把武器準備好。」他遲疑了一下，看到蕾普麗向他們這邊走了過來。

「我最多只能讓三個人離開太空船，蕾普麗，妳恐怕要等下次再說了。」

「我不是要出去，」她對他說：「我很喜歡這裏，只是我在這裏能做的一切我都做完了，派克和布萊在修復導管的時候，需要有人幫忙做做精細的工作……」

在機房裏雖然有冷氣，却還是熱不可當。問題在於派克和布萊要做很多焊接的工作，而地方又太小。在冷氣機附近的空氣還能維持比較涼快，可是在焊接的地方却一下子就過熱了。

問題並不在雷射焊槍本身，焊槍射出的光束並不熱，可是金屬熔融再流到一起封縫時，却會

產生高熱。他們兩個人都脫去了襯衫，赤裸的身上却還不住地淌着汗水。

蕾普麗靠在旁邊的牆上，用一把特製的工具把擋板撬起來，裏面露出錯綜複雜的彩色線路和各種小小的形體。有兩小塊地方已成焦黑色。她用另一支工具把毀損的部份挖出，再由背在肩上的一個袋子裏翻找可以用以修補的零件。

在她把第一個組件放在定位時，派克關掉了雷射焊槍，他很挑剔地仔細看了看線路。「要我說的話，的確不壞。」他回頭望了望蕾普麗，汗水使她的衣服緊貼在胸前。

「嗨，蕾普麗……我有個問題。」

她專心工作，眼皮都沒抬。第二個組件又整齊俐落地放在了定位，就像一顆牙齒重新植入牙床中一樣。

「什麼？你說呀。」

「我們是會派人出去探測，還是要困在這裏等着把所有的都修好？我們已經恢復了動力，其他這些，」他用手朝亂糟糟的機房裏比了比，「問題太大，不能多等幾天的。」

「你們兩個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她往後一靠，攤攤兩手，望着他說：「船長挑了兩個人，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在他們回來報告之前，別的人都不能出去。三個去，四個留，這是規定。」她突然想起一件事，停了話頭，若有所悟地望着他。

「你擔心的不是這個吧？你在想不知道他們會找到什麼。要不是我們都把你看錯了，你實在是一個要專心求知的人，眞正獻身於尋求關於宇宙的大秘密。」

「媽的，才不是呢。」派克好像一點也不覺得蕾普麗這句挖苦的話冒犯了他。「我是獻身於尋求我銀行存款的增加。所以……如果他們眞找到什麼值錢東西的話，我們是不是能也分一份呢？」

蕾普麗一付百無聊賴的樣子。「不用擔心，你們兩個能拿的都會拿得到。」她又在袋子裏翻找着一塊組件，準備塡入牆上翻露出來的線路中最後一部份。

「除非能保證我們也都拿一全份，」布萊突然表示道：「否則我就不幹了。」

蕾普麗找到了那個組件，挪過身子去裝配好。「你們兩個的合約都擔保你們能分到一全份我們所找到的任何東西，你們兩個都很清楚，現在少嚕囌了吧，趕快回去工作。」她轉過身去，開始檢查，看看新裝的組件是不是作用良好。

派克狠狠地瞪着她，張開嘴想說什麼，又忍住了話。她是船上的事務官，跟她頂嘴對他們都沒好處。他已經把意見表白清楚，也碰了釘子，不管他心裏怎麼想，事情最好到此爲止。在必要的時候，他還是很講道理的。

他很生氣地重新打開雷射焊槍，開始焊合導管上的另一條裂縫。

布來一面調節焊槍，一面自言自語地說道：「對。」

達勒斯，甘和藍柏走過一道窄窄的走廊。他們穿了靴子，夾克，工作褲，還戴了手套。他們帶了雷射槍，那和派克跟布萊所用的焊槍一樣，只不過要小得多。

他們停在一扇大門前，門上很清楚地畫有警告標誌，還用大字寫着：

「主氣艙門：閒人莫入。」

達勒斯總覺得這行字荒謬可笑，因爲太空船上根本不可能有什麼閒人，而只要是上了太空船的人都有權使用這扇門。

甘按了個開關，一塊擋板就向後滑開，露出底下所藏着的三個按鈕。他按照規定的順序按了一遍，門就在一陣響聲中打了開來，他們走進門去。

牆上掛了七件太空裝，都顯得鼓突而笨拙，但如果艾西對外界情況的分析只要有一半是正確的，就必須要穿着這種太空裝才能出去。他們彼此幫忙把這層能維持他們生命的人造皮膚加上，也互相檢查過太空裝的一切作用。

然後就該戴上頭盔了。他們也很小心而謹慎地從事，每個人都輪流仔細檢查其他人的頭盔是不是封緊了。

達勒斯檢查了甘的頭盔，甘檢查了藍柏的，而她也同樣地爲船長檢查過，他們十分嚴肅，也

裝上了自動調節器。接着他們三個都呼吸着微有點陳味，但却是從氧氣筒放出的空氣。

達勒斯用戴了手套的手打開頭盔內的對講機。「我在說話，你們能聽得見嗎?」

「聽得見。」甘說着調整了他自己對講機的送話器。「你也聽得見我說話嗎?」達勒斯點了點頭，轉過頭去看仍然繃着臉的藍柏。

「聽見了。」她說，她根本不想隱藏她的不快。她仍然因爲被選來參加探測而覺得很不高興。

「哎呀，藍柏，」達勒斯想要讓她高興一點。「我之所以選上妳，是爲了妳的能力，而不是爲了妳的漂亮。」

「多謝你恭維。」她冷冷地回答道：「其餘的可不多謝你，你爲什麼不挑艾西或是派克?他們恐怕倒巴不得能有這個機會呢。」

「艾西必須留在船上，妳知道的，而派克在機房還有工作要做，何況他要是沒有了儀器，就連把他放在一個紙袋裏，他也走不出來。我不管妳是不是會一路把我罵個不停，只一定要讓我們找到那個該死訊號的來源。」

「是，這可妙極了。」

「好了，那，我們都準備好了，除非我下命令，否則最好不要碰我們帶的武器。」

「你想我們會碰到很友善的外星人嗎?」甘很表懷疑地說。

「情願做最好的打算，也不要想最壞的。」他摸索着對講機上的另一組控制開關。打開另一個頻道。「艾西，你聽得見我的話嗎?」

回應的是蕾普麗。「他正在到下面去的路上，等他一兩分鐘。」

「好的。」他轉身對甘說：「關上內氣艙門。」那位行政官按了幾個按鈕，門就在他們身後關上了。「現在打開外氣艙門。」

甘重複了一次讓他們進入氣艙的動作。在按過最後一個按鈕之後，他和其他兩個人一起退後，站在一起等着。藍柏不自覺地把身子緊貼靠在內氣艙門上，這是即將面臨未知情況的一種本能反應。

外氣艙門滑了開來，陣陣的塵霧和水汽在他們三個人面前飄過。黎明前的天上亮着桔紅色，不像太陽那種令人舒適而熟悉的黃顏色，但達勒斯希望等日頭升起後會有所改進。現在已經亮得足够他們可以看得見了，不過在這樣充滿了塵粒的空氣中却看不遠。

他們跨到外面在支架柱之間起落的升降平臺上，甘按了另一個開關，平臺往下降了下去，在平臺底下的感應器能感應到地面在什麼地方，會計算距離，在平臺底接觸到下面黑色岩石最高一點時就停了下來。

他們習慣性地由達勒斯船長率領着，小心地踏上了地面。在他們脚下，火山岩非常的堅實。強而有力的風吹襲着他們，而他們也觀測着這片颳着風沙的地方，却除了他們脚下的地面和桔色與棕色的塵霧之外，什麼也看不到。

這眞是個叫人想像不到有多讓人沮喪的鬼地方，藍柏想道。倒不怎麼怕人，不過能見度這麼低也够叫人難過的了，讓她想起黑夜裏在有鯊魚的海水裏潛泳，怎麼樣也說不定會有什麼突然從黑暗裏冒出來侵襲你。

她這樣想也許嫌太衝動了點，不過她並不以爲如此。在這個荒涼可怕的地方，沒有一點叫人舒服的顏色，沒有一點藍色，一點綠色，只有一片黃色，慘慘的桔色，憔悴的棕色和灰色。沒有一點讓人心裏覺得溫暖的。整個大氣的顏色就像是做失敗了的化學實驗，而地上則像是太空船中排泄物的顏色。如果眞有什麼東西生存在這裏，她可眞會可憐它們。而雖然兩方面都沒有證據，她却打心底裏相信這個世界現在不可能有任何生物存在。

也許甘說得對，也許這裏眞是什麼未知的東西心目中的樂園，如果眞是如此的話，她可不希望會碰到這種東西。

「走那邊?」

「什麼?」霧和沙塵已經弄混了她的思想，她搖了下頭。

「走那邊呢？藍柏？」達勒斯正在瞪着她。

「我沒事，只是想得太多了。」她心裏還在想着她在「諾斯楚莫號」上的控制臺，那把椅子和那些導航儀器，在一般情況下顯得那樣困住她的地方，現在却像一小塊天堂。

她看了看繫在她皮帶上的一個小儀器上的指針。「那邊，往那邊走。」她指了指。

「妳帶路。」達勒斯轉到了她身後。

她帶着船長和甘向風沙中走去。不久他們就遠離了龐大的「諾斯楚莫號」，而風沙由他們四周包圍過來。

她停下了脚步，覺得很不高興，她打開了對講機。「我現在什麼鬼東西也看不到。」

艾西的聲音突然在她頭盔裏響了起來。「打開搜索器，指針會轉到求救訊號發出的方向，妳跟着走，不要亂動，我這邊已經都設置好了。」

「搜索器已經打開了，」她回嘴道：「你以爲我不知道我自已的工作該怎麼幹嗎？」

「我沒那個意思。」那位科學官回答道。她哼了一聲，走進了風沙中。

達勒斯對他頭盔裏的對講機送話器說：「搜索器作用良好，你那邊接收的情形良好嗎？艾西？」

艾西坐在太空船下層的電腦室裏，將眼光從被沙塵掩遮得模糊而慢慢走遠的身影轉到他面前

燈光明亮的控制臺上。顯示幕上有三個清晰的身影，他按了個控制鈕，在一陣輕響中，他的座椅在軌上滑動過來，使他正對着閃亮的顯示幕。

「現在在顯示幕上看得很清楚，你們的聲音也聽得很清楚。我控制臺上的訊號接收情形很好，不會把你們弄丟的。霧並不太大，好像在地面上也沒有什麼干擾。求救訊號的頻率不一樣，所以也不會有重疊的危險。」

「聽起來蠻不錯的。」達勒斯的聲音透過無線電傳來，顯得有些不自然。「我們這邊聽你的聲音也很清楚。我們之間的通話頻道一定要保持，我們可不希望在這種怪地方迷了路。」

「知道了。我會注意你們每一步的，除非有什麼突發事件，否則不會來打擾你們。」

「好的。達勒斯通話完畢。」他沒有關閉和太空船之間的通話頻道，然後他注意到藍柏正在瞪着他。「不要浪費時間了，走吧。」

她一言不發地轉過身去，把注意力再轉回到搜索器上，直朝飛舞着的風沙中走去。這裏比較小的地心引力減輕了太空裝和氧氣筒的重量，不過還是讓人心裏禁不住會奇怪，爲什麼這麼小一個星球竟會有這麼大的引力。達勒斯在心裏想着要保留點時間來深入研究這裏的地質，也許這是受了派克的影響，可是也實在不能忽視這個世界裏蘊藏了大量貴重金屬的可能性。

若眞有這樣的發現，公司當局自然會認爲那是屬於公司所有的，因爲這是用公司的設備和公

司的時間發現的。不過他們也可以因此分到一筆鉅額獎金，他們這次意外的停留說不定終究還是很有好處的。

風吹襲着他們，挾帶着沙石塵土，就像在下着固體的雨。

「四面八方看出去都不到三公尺遠。」藍柏低聲說道。

「不要發牢騷了。」甘說。

「我就喜歡發牢騷！」

「行了，別像兩個小孩子似的，這不是給你們扮家家酒的地方。」

「不過倒眞是個很好的小地方。」藍柏絲毫不肯讓步。「完全沒有被人或自然毀了，眞是個了不起的地方……就可惜你不是塊石頭。」

「我說……不要再吵了。」她聽了這話就安靜下來，可是還是低聲地抱怨着，達勒斯可以命令她不許說話的，可是却禁不住她自言自語。

突然之間，她看到的資料使她止住了對這個地方的批評：搜索器上的影像消失了。

「怎麼了？」達勒斯問道。

「等一下？」她略爲調整了一下搜索器，戴着手套使她的行動很不方便。搜索器上原先消失了的細線又再出現了。

「剛剛不見了，現在又找了回來。」

「有什麼問題嗎？」遠方傳來的聲音響在他們的頭盔裏，科學官艾西的語氣十分焦急。

「沒什麼大問題，」達勒斯回答說。他慢慢的轉了個圈，想要在風沙中找到點實在的東西。「還是到處都是風沙，搜索器好像受了點影響，剛才一時失了効。」

「這裏的接收情況還是很好」艾西看了下他自己的儀器，「我想不是因爲風沙的緣故。你們可能進入了丘陵地帶，有什麼擋住了訊號。你們小心點，萬一要是訊號消失而沒辦法恢復的話，就讓搜索器調整到追踪我這邊，往太空船這邊，等能再接收到訊號時爲止，這樣至少我可以由這裏引導你們。」

「我們會記住的，不過到目前爲止還沒有這個必要。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們就會告訴你。」

「好的，艾西通話完畢。」

一切又靜了下來，他們一言不發地走在這充滿風沙的桔色地獄中。過了一陣之後，藍柏又停了下來。

「訊號又消失了嗎？」甘問道。

「不是的，要改方向。」她指着他們左邊。「現在要走這邊。」

他們往新方向走去，藍柏全付注意力都放在搜索器上，而達勒斯和甘則緊跟着她。在他們四週的風沙一時又加大了，風把沙粒吹得打在他們頭盔和面罩上，發出響聲，讓他們覺得好像風沙在呼嘯着：

啪，啪……讓我們進去……啪、啪……讓我們進去，讓我們進去……

達勒斯搖了搖頭。這份寂靜，這種迷霧和風沙，這種桔紅色的異光，在在都使他緊張而不安。

「近了。」藍柏說。太空裝裏的感應器和傳送器同時把他們突然加快的心跳傳送給艾西。「很近了。」

他們繼續向前走去，前面漸漸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形體，高聳矗立着。達勒斯的呼吸急促起來，既感興奮，又覺得緊張。

但接着就是一陣失望……那只是一塊巨大的岩石，扭曲着的形狀十分怪異。艾西猜測他們可能進入了丘陵地帶的話果然不錯。他們暫時置身在巨岩的遮蔽下，而就在這時候，藍柏的搜索器上的影像又消失了。

「又消失了。」她對他們說。

「我們是不是已經走過頭了？」甘仔細地望着那塊岩石，想要看後面是什麼，但是看不見。

「不可能，除非那在地底下。」達勒斯靠在岩壁上，「也許是在這玩意的後面。」他揑起拳頭打了下石頭。「也許是由於風沙影響而減弱了，我們先休息一下再看。」

他們在那裏等了一陣，背靠着岩壁。灰沙被風吹得在他們身邊亂轉。

「這下我們眞的跟瞎了一樣。」甘說。

「天就該快亮了。」他調整了下對講機的送話器，「艾西，你能不能聽到我說話？還有多久天亮？」

那位科學官的聲音很小，夾雜着很多靜電干擾的聲音。「大約還有十分鐘就是日出時間。」

「到那時候我們應該可以看得到點東西了。」

「或者讓人家看到我們。」藍柏揷嘴說。她一點也不想掩飾她對這件事毫不熱心。她已經倦得要死，而他們還沒找到發出求救訊號的地方。不過她並不是身體上感到疲勞，而是因爲這怪異的環境和陰慘的顏色讓她在精神上覺得很疲倦。她眞希望能回到她那張既乾淨又明亮的控制臺上去。

天色越來越亮，對他們都沒有什麼好處，升起的太陽並沒有提高他們的興致，反而因爲把四週從桔黃色轉成血紅色而使得他們心裏發寒。也許等太陽升到頭頂之後，情形會有所改進……

蕾普麗用手在她額頭上擦了一把，疲倦地嘆了口氣。她在檢查過所有由她換上的新組件都作

用良好之後，關上了最後一塊牆上的擋板，把工具收拾好。

「剩下的你們應該都可以處理的了，這些細工我都做掉了。」

「不用擔心，我們會有辦法的。」派克對她說。他儘量維持着平靜的語氣，並沒有看她，只繼續忙他自已的工作。心裏還在爲他和布萊可能會分不到他們所找到的什麼東西而覺得很不高興。

她向旁邊一道扶梯走去。「如果你們碰到什麼問題需要幫忙的話，就到舵房來找我。」

「好。」布萊低聲地說。

派克望着她，看到她苗條的背影消失在扶梯頂端。「婊子！」

艾西按了個控制鈕，三個正在移動的身影都變得清晰起來，不再像先前那樣模糊。他再看了看其他一些儀器，由他們三件太空裝中附裝的感應器所傳送出來的訊號很强。

「情形如何？」對講機裏傳來問話的聲音。

他很快地關掉了顯示幕，打開對講機。「到目前爲止還不錯。」

「他們現在在那裏？」蕾普麗問道。

「已經接近目標了，他們走進了一塊岩石地帶，訊號時隱時現，不過他們已經非常接近，我相信他們不可能找不到的。大概很快就會有消息來了。」

「說到那個訊號，我們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新的資料嗎？」

「還沒有。」

「你有沒有試過把訊號通過ＥＣＩＵ作詳細分析？」她有點不耐煩的問道。

「哎，我跟妳一樣急着想要知道詳細的情形，可是老媽到現在還弄不清楚，所以我又何必去搞它呢？」

「我去試試好嗎？」

「請便。」他對她說：「反正不會有什麼壞處，而且也可以讓妳有點事做。不過萬一妳運氣好的話，一有結果就要馬上通知我。」

「好的，萬一我眞運氣好的話。」她關掉了對講機。

她在舵房中她的位子上坐得更深進了些，其餘幾個原先在舵房裏的工作人員離開了太空船，而艾西又到了下面，使這裏顯得出奇的寬敞。事實上，這還是她第一次一個人就在舵房裏，她覺得很怪，而且一點也不舒服。

哎，要是她眞打算用ＥＣＩＵ來分析的話，不如及早開始吧。她按下了開關，舵房中馬上響起那種怪異的響聲。她很快的降低了音量，就連這麼小聲聽起來也够叫人難過的了。

她可以很輕易地把這當作是一種聲音，正像藍柏所說的，但這種說法純出於想像，而不合乎

科學。好好定下心來吧，小姐，看看機器能分析出個什麼結果來，不要讓自己感情上的反應牽扯進來。

她心裏明白老媽都分析失敗的東西，由她來做也不大可能有什麼成績，一面打開了一個不常使用的控制鈕。但是正像艾西說的，這樣可以讓她有點事做，她受不了什麼事不幹地呆坐在這間空蕩蕩的舵房裏，那樣會讓她有太多的時間去胡思亂想，還不如找點事來做的好……

第四章

太陽繼續升高之後，大氣中那種血紅的顏色開始轉淡，現在成爲一種像發霉而又骯髒的黃色，一點也不像地球上那樣令人熟悉的明亮陽光，不過和先前比較起來，已經改進了很多。

風已經止了，無處不在的飛沙也開始落了下來，這三個步行而來的人，這才第一次能看到兩三公尺以外的地方。

他們已經往上爬了一段時間，這一帶還是山坡地，但除了一些獨立高聳如柱子般的玄武岩之外，大部份還是凝結的火山熔岩，也還有些陡峭的地方，但絕大多數都已經被不知吹颳了多久的風沙削平了。

甘走在最前面，稍微超出了藍柏一些，他心裏一直在期待她會突然宣佈又重新收到了訊號，他站在一個小丘頂上，向前望去，以爲前面不過也是他們這一路上走來所看過的東西；光滑的岩石，向上形成另一個小小的斜坡。

但是，他所看到的却是另一樣完全不同的東西，使得他們在骯髒的透明頭盔面罩後面瞪大了眼睛，也使得他大叫起來。

「我的老天爺！」

「什麼事？怎麼……？」藍柏趕到了他的身邊，達勒斯緊跟在她身後，兩個人都和廿一樣的因爲眼前意外的景象而大吃了一驚。

他們原先就想到求救訊號是由什麼機器所發送的，但並沒有想到會是什麼樣子，起先他們心裏所想的也只是風沙和大家不要走失了的事，現在突然接觸到了發送訊號的實際來源，眞正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那是一艘太空船，看來還十分完整，而造形的奇特遠超過他們的想像力之外。達勒斯雖不會稱之爲怪異，但却讓人覺得工業技藝實在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東西。這艘巨大棄船的線條很乾淨，但很不自然，使整個設計看來都有種叫人不舒服的不正常的感覺。

這艘太空船矗立在他們眼前，四週都是岩石，由他們所看到的形象，讓他們覺得這艘太空船也是和「諾斯楚莫號」同樣用船腹向下的方式降落的。基本上那艘太空船的形狀像一個碩大無朋的「U」字，兩邊像一對角似的部份在頂端略微向裏彎。一邊比另一邊略短，也向裏彎得更厲害些。至於這是因爲受損的緣故，還是製造時的某種特殊設計，他們就不知道了。

他們走近之後，看到U字形的底部較粗，有一連串像厚碟子似的突起，最上端是一個拱形的頂，達勒斯認爲那兩邊是太空船的機房和動力設備，而較粗大的前端則是人員住宿的地方，或者也可能是貨倉，還有舵房。不過，也很可能跟他們想像的完全相反。

那艘太空船停在那裏，沒有一點動靜。到了這麼近的地方，又重新收聽到的訊號震耳欲聾，使他們三個人都趕忙降低了頭盔內接收器的音量。

船身不知是以什麼金屬製成的，在越來越亮的光線裏閃亮着，使人覺得這不可能是人工製成的。達勒斯甚至不敢確定這是金屬的東西。看過去沒有一絲接縫，焊接或相連的地方，也看不出是不是用很多片或很多段結合在一起的。這艘怪異的太空船讓人覺得是生長出來，而非製造出來的。

這種想法當然太怪異了，而不管製造方式如何，重要的是這不可否認的是一艘太空船。

他們都被這意外的景象驚得沒有想到這艘看來似乎毫無損傷的棄船在他們的搶救財物和獎金上值多少錢。

三個人都不約而同地對着對講機送話器叫了起來。「是艘太空船不錯。」廿一直不停地再三重複道。

藍柏仔細地看過那閃閃發光的弧形船側，發現上面沒有任何他們熟悉的外側裝置，不禁奇怪

的搖了搖頭。「眞的嗎？也許只是本地的什麼建築，這樣怪異……」

「不會，」甘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一對像彎角似的後半部船身。「並沒有固定在地上，就算我們考慮到怎麼怪異的建築觀念，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這不可能是這裏景觀的一部份。這一定是艘太空船。」

「艾西，你看得到嗎？」達勒斯記起了那位科學官可以經由他們太空裝上附裝的傳眞器看得很清楚，恐怕在甘一爬上高地，發出吃驚的叫聲時就已經看到了。

「我看到了，不很清楚，不過也够讓我同意甘說那是艘太空船了。」艾西的聲音在他們的頭盔中響起，聽來十分激動，至少這位科學官以前還從來沒有這樣激動過。「從來沒見過像這樣的東西，你們先不要動。」他們等着艾西檢查資料，又很快地向電腦打出一連串的問題。

「老媽也沒見過，」他報告道：「這是一種完全沒有人知道的東西，和我們以前所接觸過的任何東西都完全不一樣。是不是眞有我這裏看過去的那麼大？」

「還要大得多，」達勒斯對他說：「簡直是龐然巨物，現在還看不到什麼小的細節，如果以我們的太空船的比例來說，那建造這艘太空船的一定比我們高大得太多了。」

藍柏緊張不安地笑了一聲說：「如果船上還有那個會出來歡迎我們的話，我們就會知道了。」

「我們現在靠得很近，而且就在前面，」達勒斯沒有理會那個導航官的話，對艾西說：「我們這邊傳送的訊號你應該能接收得更加清楚。那個求救訊號如何？有沒有移動？我們現在靠得太近了，所以分不清楚。」

「沒有。訊號是由那裏面發出的，這點我絕對有把握。一定是的，如果是在那後面的話，我們絕不可能透過這麼大塊的金屬接收到訊號。」

「如果這眞是金屬的話。」達勒斯還在仔細查看這個怪異的巨物。「看起來幾乎像是塑膠。」

「或是骨頭。」甘沉吟地說道。

「假設求救訊號是裏面發出來的，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藍柏問道。

那位行政官向前走去，「我先進去看看，再告訴妳。」

「等一下，甘，不要這麼富於冒險精神，將來總有一天你會因此惹上麻煩的。」

「我贊成到裏面去看看，吱，我們總得做點什麼，不能只站在這裏等着奇蹟在船上的空中出現。」甘皺着眉頭望他看了看。「你眞的認爲我們不該進去嗎？」

「不，不。可是也不用着急。」他向在遠處的科學官問道：「你還聽得見我們說話吧？艾西？」

「現在你們到了那上面之後，聲音就弱了些。」對方回答道：「因爲有無可避免的干擾，不過我還可以聽得很清楚。」

「那就好，我沒有看到任何的光或是有生物存在的跡象，除了這些該死的沙土之外，也沒有任何動靜。用我們做遠距基準，試試你的感應器，看你是不是能看到或找到什麼我們看不到或找不到的東西。」

通話中止了一段時間，讓艾西很快地執行這個指令，他們繼續看着這艘巨大太空船扭曲得很特殊的線條。

「我試過了所有的儀器，」艾西終於向他們報告說：「我們沒有這種配備，『諾斯楚莫號』是一艘太空商船，不是一艘探測船。要有很多我們船上沒有的昂貴的儀器才能得到你要的資料。」

「那……你有什麼能告訴我的嗎？」

「沒有啊，船長，我一點結果也求不到。這樣會消耗大量的動力，却得不到任何可用的資料，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帶着那樣的配備。」

達勒斯盡量隱藏起他的失望。「我了解，反正，事情也沒那麼重要。不過還是繼續試一下吧，要是有了任何結果就馬上通知我，不管什麼結果都要告訴我。尤其是有什麼動靜的話，不必太

詳細，由我們這裏來分析好了。」

「好的，你們各自小心了。」

「現在怎麼辦呢？」達勒斯的眼光順着巨大的船身一直看過去，然後再收回來，這才發現甘和藍柏都在望着他，那位行政官的話說得不錯，單是知道訊號是從這裏發出的還不够，他們還要找到發出訊號的東西，要試着找出之所以會發出訊號，以及爲什麼這艘太空船會在這個小世界上的原因。既然都到了這一步，要不去探測這艘怪船的眞相，實在也說不過去。

畢竟人類就是因爲好奇心的驅使才離開了他們那孤絕而無關緊要的世界，越過星際的。不過，他心裏暗自提醒自己，有九條命的貓也就是因爲好奇心才送命的。

他終於有了決定，也是唯一合邏輯的決定。「從外面看起來好像什麼動靜也沒有，我們先到底層去。然後，要是有什麼出現的話……」

藍柏看了他一眼：「怎麼樣呢？」

「那……我們再看看吧。」

他們向那艘太空船走去，現在已屬多餘的搜索器掛在藍柏的皮帶上。

「到了這一步，」達勒斯在他們走到巨大的太空船下方時說：「我只能做一件事……」

這時候，在「諾斯楚莫號」上，艾西正小心地聽着他們所說的每一個字，達勒斯的聲音突然

事先毫無徵兆地消失了，然後又很響地收聽到，但緊接着就完全消失了，同時，艾西面前顯示幕上的身影也完全消失了。

「達勒斯！」他忙亂的按着控制臺上的按鈕，扳動各種開關，用力地拉着已經被拉長的送話器，「達勒斯，你有沒有聽見我說話？我這邊斷了連絡。再重複一次，我這邊斷了連絡……」

在那幾個擴音器裏，只有因爲太陽黑子產生的干擾聲……

到了那艘太空船邊時，那艘外星人的巨船顯得更是碩大，呈弧形的船身直伸過他們的頭頂，升進滿是塵土的空中，看來比船身下碎裂的岩石要更堅實得多。

「還是沒有任何動靜，」達勒斯一面看着船身，一面半自言自語地說：「沒有燈光，沒有動靜。」他向船頭比了下，「也沒有地方可以進去。我們到那邊看看。」

他們小心翼翼地跨過破碎鬆裂的岩石，達勒斯只覺得這艘怪船使他變得非常渺小。並不是他眞的很矮小，雖然船身龐大得使這三個人相形之下就如同侏儒；而是讓他覺得在浩瀚的宇宙中，一個人是多麼微不足道。人類對宇宙所知還是那樣少，還只探測到那樣小小的一角。

一個人站在望遠鏡的這頭去看星空中的一切時，的確是很令人興奮而欣喜，但眞正置身在像這樣一個令人難過的小世界上，見到這樣一艘完全不像人類製造出來的太空船，就像是生長出來，而非用熟悉的工具，根據物理定理完成的，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承認這正是最讓他感到不好過的一點，如果在外形和結構上都是他所熟悉的東西，那麼這種非屬人類製造的東西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對他構成威脅。他並不是單純的仇視外來的事物，而是他基本上沒有想到這種東西會這樣怪異。

「前面有東西了。」他看到甘正指着他們面前的船身。不該再胡思亂想了，他在心裏警告自己，要面對現實。這個像長了一對角似的怪東西是一艘太空船，製造的材料既沒有害，其設計也沒有什麼不好。只不過是和「諾斯楚莫號」不同而已。因爲科技方法不同，或者是美感觀念有別，如果是由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這艘太空船倒也有一種異國情調的美，難怪艾西一再讚嘆這艘太空船的特殊造型，而希望他本人也在場了。

達勒斯看到藍柏那一直沒有改變的表情，知道在他們這幾個人裏至少有一個會毫不遲疑地和那位科學官交換位置。

甘所指的是船身上一排三個黑點。在他們越走越近，在岩石上越爬越高後，才看到那三個黑點原來是橢圓形的開口，除了有高度和寬度外，還看得出有深度。

他們最後發現自己站在那三個開在金屬（還是塑膠？還是什麼？）船身的黑洞下。由橢圓形的洞口望進去，可以看到另一個更黑的開口。風把沙土和小石子在這幾個開口裏吹出吹進，顯然這幾個洞已經開了很久。

「看起來像是入口。」甘的兩手撐在腰上，望着那幾個黑洞說：「也許是什麼人設計的氣艙，你們看到裏面還有第二層內艙門沒有？」

「如果是氣艙的話，為什麼一串三個排得這麼緊？」藍柏用懷疑的眼光打量着這幾個開口。「又為什麼都開着呢？」

「也許設計和製造的人喜歡弄三個。」甘聳了下肩膀。「如果我們找到什麼人的話，我會讓妳問他的。」

「很滑稽，」她並沒有露出笑容。「就算你說得對，可是為什麼三個都開着呢？」

「我們還不知道是不是開着的呢。」達勒斯只覺得自己好像對這邊緣光滑的橢圓形洞着了迷，這和「諾斯楚莫號」上那樣臃腫難看的氣艙出入口完全不同，這些好像是和船身一起鑄成，而不像是後來再焊裝上去的。

「至於為什麼開着，如果眞是開着的話，」達勒斯繼續說道：「也許是因為船上的人員急着離開。」

「急着離開為什麼要打開三個氣艙呢？」

達勒斯不高興地厲聲說道：「我他媽的怎麼曉得？」他馬上就接着說：「對不起……我不該這樣說話的。」

「不錯，」她這回倒咧嘴略微笑了笑。「我問得太儍了。」

「也是我們該尋求答案的時候了。」他兩眼望着地下，怕踩到鬆動的岩石，一面朝通往洞口的斜坡上走去。「我們已經等得够久了，如果可能的話，還是到裏面去吧。」

「很可能是什麼人設計的氣艙，」甘四下望着他們要走進的洞裏，「我可想不出來。」

達勒斯已經走了進去。「表面很堅實，第二道門還是別的什麼也是開着的。」他略為停頓，然後說道：「裏面是一個大房間。」

「光線如何？」藍柏摸着她自己腰間掛的電筒，正好和雷射槍分掛在兩邊。

「目前還够充足，把電保留到我們需要的時候吧，大家先進來。」

甘和藍柏跟他後面走過一小段走道，走進了一間天花板很高的房間。如果說太空船的這部份有什麼控制鈕，儀表或其他任何一種儀器的話，想必都隱藏在灰色的牆後了。這裏看來很像是在人的胸腔裏，地板，屋頂和四壁都有一根根像肋骨似的圓形金屬，陰慘的光由外面透進來，塵土懸在這間怪異的屋子裏幾乎靜止不動的空氣中。

達勒斯看了看他手下的行政官。「你覺得怎麼樣？」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貨艙？還是某種複雜的氣艙系統中的一部份？對，應該就是那種東西。我們剛走過兩重門，這裏才是氣艙。」

「如果只是一個氣艙的話，未免太大了點。」藍柏的聲音聽來似乎很微弱。

「只是猜測而已。如果這艘太空船上的船員在比例上和我們跟『諾斯楚莫號』的比例相同的話，他們恐怕也是需要這麼大的地方。不過我承認如果說這裏是貨艙的話更有道理。甚至可以解釋爲什麼需要三個出入口的原因。」他轉過身來，看到達勒斯正俯身察看着地上的一個黑洞。

「嗨，小心，達勒斯！誰也不知道底下有什麼，或是那個洞有多深。」

「這艘太空船有出入口開着，也沒什麼東西注意到我們進來，我想這裏面不會有什麼活的東西。」達勒斯取下他所帶的電筒打了開來，把電筒向洞裏照着。

「有沒有看到什麼？」藍柏問道。

「嗯，」甘嘻嘻笑着說：「比方說有隻帶了錶的兎子什麼的？」他好像眞希望有這種事。

「什麼鬼東西也看不到。」達勒斯把電筒的光慢慢移過去。電筒的光柱很細，但光很强，如果在下面不遠處有什麼的話，一定能照得到的。

「是什麼呢？」藍柏走到了他的身邊，但離洞口還保持了一小段距離。「也是個貨艙嗎？」

「從這裏看不出是什麼。好像很深，我電筒照得到的地方四壁都很光滑。看不到有抓手的地方，升降梯或扶梯，也沒有任何可以下去的東西。我看不到底，光照不到那裏。恐怕是工作用的豎坑之類。」他關上了電筒，退到離洞口約一公尺的地方，開始解下他皮帶上和背包裏所帶的器

材。他把那些東西放在地上，站起身來，四下看了看這個光線暗淡的灰色房間。

「樓下有些什麼東西，我們等等再說，先看看這裏，我要先弄清楚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我們說不定還可以找到一個比較方便的辦法下去哩。」他又打開了電筒，照着附近的牆壁。這裏雖然看來很像是鯨魚的肚子裏，却一點什麼動靜也沒有。

「散開……可是別離得太遠。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要走到彼此看不到的地方去。大概不要一兩分鐘。」

甘和藍柏也各自打開了電筒，他們排成一排，開始探查這間很大的房間。

地上到處都有些灰色的碎片，大部份都被埋在由船外吹進來的灰塵和小石子下。甘沒有理會這些碎片，他們要找的是一些完整的東西。

達勒斯的電筒光突然照到一件既不屬於牆壁也不是地板一部份的東西。他走近了些，用電筒光照出那東西的形狀。那個東西好像是一個小罎子或瓶子，深褐色，很光滑。他再走近了些，把頭伸到碎了的頂端，用電筒照着裏面。

裏面是空的。

他感到失望地走了開去，一面奇怪爲什麼像這樣一個看來脆弱的東西還相當完整，而其餘應該更經得起碰撞的東西却都扭曲破碎了。不過也說不定那個像罎子似的東西能經受得住他的雷射

槍呢。

他正打算走回洞口去的時候，電筒的光却又照見了一樣看似十分複雜的機械。在這艘看似有機體的外星太空船中，能看到這樣的東西眞叫人覺得有鬆了口氣的感覺，雖然其設計還是他完全不熟悉的。

「快來！」

「怎麼了？」甘問道。

「我找到了一部機器。」

藍柏和甘都趕到了他的身邊，他們的靴子踢起陣陣塵土。他們也都打開了電筒。一切似乎都很安靜，有點死沉沉的，但達勒斯却覺得在這件奇特的機器裏面正有一種動力在平穩地運轉，而從外表看來，唯一顯示出有機械活動的只是一根金屬桿，正自穩定地來回移動，但根據太空裝上感應器的探測結果，却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好像還在繼續作用，不知道這樣動了多久了。」甘仔細地看着這件機器，好像着了迷似的。「不知道有什麼用處。」

「這點我倒可以告訴你。」他們都轉過頭來望着藍柏。她證實了達勒斯心中已經有了的想法。她的手上拿着搜索器，就是那個把他們從「諾斯楚莫號」領到此處來的儀器。「這就是發射器

，自動送出求救訊號，就和我們原先推測的一樣。看起來乾淨得就像是全新的，不過很可能已經把那個訊號發了好幾年了。」她聳了下肩膀，「也許有幾十年了，也許還更久。」

達勒斯用一個小儀器把那件怪異的機器四處檢查過一遍。「是靜電作用，難怪外面沒有沾上灰塵。可惜這裏面沒有多大的風，否則積塵的厚度就可以讓我們推測出這件機器已經開動多久了。看起來好像是活動的。」他關掉了探測器，揷回繫在腰間的套子裏。

「有沒有誰發現別的什麼東西？」他們兩個都搖了搖頭。

「只有像長着肋骨似的牆壁和灰塵。」甘很沮喪的說。

「看不出有門戶通往這艘太空船的其餘部份嗎？地上沒有別的洞？」他們兩個又搖了搖頭。

「那只有我們所發現的那一個洞了，要不只有讓我們在旁邊牆上挖個洞。我們還是先試過那個洞之後再來破壞別的吧。」他注意到甘的表情。「打算放棄了嗎？」

「還沒有，除非我們把這個地方的每一公分都檢查過之後還是除了空空的牆壁和密封的機器之外，什麼都沒有。」

「就算是那樣，我也一點都不在乎。」藍柏很誠心地說。

他們走回到原先的地方，很小心地挨近了地上那個圓形的洞口。達勒斯跪在地上，很慢地摸了下那個圓洞的邊緣。

「戴着手套摸不出什麼名堂來，不過感覺上好像很正常，這個豎坑想必是這艘太空船上原有的一部份。我原以爲這是由於爆炸所產生的，因爲我們接收到的是求救訊號。」

藍柏仔細地看了看那個圓洞。「爆炸力量大的話，是會炸出這麼光滑的洞來的。」

「妳可眞會讓人高興，是不是？」達勒斯覺得很失望，「不過我還是認爲這是船上原有的部份，四週都太規則了，不管爆炸威力有多大也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

「我只是表示一下我的意見而已。」

「不管怎麼樣，我們可以到下面去，或是在牆上打個洞，或者回到外面去另找入口。」他看了看站在洞那邊的甘。「這可是你的大好機會。」

那個行政官一付淡然處之的樣子。「隨便你，我沒問題。要是我覺得要慷慨大方一點的話，說不定還會把鑽石的事告訴你。」

「什麼鑽石？」

「就是我到下面去之後會找到撒得滿地都是的。」他朝黑洞裏指了指。

藍柏幫他把控制器綁好在胸口，檢查過綁在他兩肩和背後的繩索。他按了下控制開關，聽到他頭盔中的小擴音器中發出一聲嗶響。一盞綠燈亮了起來，隨後又熄滅了。

「動力充足。我已經準備好了。」他看了看達勒斯，「你準備好了沒有？」

「再等一分鐘。」船長用幾段金屬桿拼成一個三角叉，看來好像很脆弱，細得支撐不了一個人的重量，但實際上却可以吊得住他們三個人，而且還不會彎曲。

等架好了之後，達勒斯把三角叉移在圓洞上方，將三條腿固定在地上，在架子中央裝上一個絞盤和纏滿細索的線軸，達勒斯先用手把那閃亮的救命索拉出了一兩公尺，把繩頭遞給甘。那位行政官把繩索連接在他胸口的控制器上，打了兩個結，再讓藍柏用力拉了下，以資檢查。繩索繫得很緊。

「不管怎麼樣都不要解開繩子，」達勒斯很嚴肅地說：「那怕你看到手邊就有成堆的鑽石在閃閃發光。」他自己再親自檢查過那些配備，甘是個好同事，這裏的地心引力比地球上小，但如果甘摔下去了的話，還是一樣會慘不忍睹的。他們不知道這個豎坑到底有多深。他由這點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不禁暗自覺得好笑，說不定甘還眞能找到鑽石咧。

「十分鐘之內就要上來，」他非常嚴肅地說道：「聽到了嗎？」

「聽到了。」甘很小心地坐了下去，把兩腿伸進洞裏，用兩手抓緊繩索，身子晃過去，由繩索吊在洞中央，下半身沒入了黑色的圓洞中。

「如果你十分鐘過了還沒上來的話，我就會用絞盤把你拖上來。」達勒斯警告他道。

「別着急，我會乖乖聽話的。再說，我也能照顧我自己。」他已經停止了向兩邊擺動，而一

動不動地吊在洞中。

「這樣最好，下去的時候隨時和我們保持連絡。」

「好的，」甘啓動了控制器，繩索很平穩地一路鬆了開來，將他向豎坑中垂降下去。他將兩腿伸出，踩在光滑的坑壁上。他的身子朝後仰着，兩脚踩着垂直的坑壁，就可以一路走下去了。

他讓自己的身子撐住不動，打開電筒，朝下照去，只照見十公尺左右顏色晦暗的金屬坑壁，然後就是一片空無。

「這裏面要熱多了。」他在檢查過他太空裝上的感應設備後報告道：「一定是有熱空氣從底下升上來，也許是由於引擎的關係，如果引擎還在作用的話，我們知道那個發射器總該有動力來源的。」

他用脚將身子蹬開，一面鬆開繩索，開始急速下降，在過了好幾分鐘之後，他停下來喘口氣。這裏面的確要熱得多。而且他越往下降，越覺得熱，這種突然的變化使他太空裝上的冷卻系統增加了負擔，而他開始淌汗，不過頭盔裏另有裝置使他的透明面罩仍然保持着潔淨。他的呼吸聲沉重得讓他自己聽來都很響，而他不禁擔心起來，因爲他知道達勒斯和藍柏也都聽得見。他不想被他們叫上去。

他將身子後仰，朝上看去，看到了豎坑的開口，像黑框中的一個光亮的圓孔。有一條黑帶出現了，遮沒了圓孔的一邊。遠處的燈光由什麼光滑而反光的物體上反照過來。

「你在下面還好吧？」

「還好，不過很熱。我還能看得到你，還沒有到洞底呢。」他深吸了一口氣，又用力地吸了口氣，氧氣筒的控制器像抗議似地響了起來。「這眞累，現在不能再跟你說話了。」

他將膝蓋微微曲起，然後兩脚在坑壁用力一蹬，鬆開繩索。現在他已經因熟悉了環境而增加了幾分自信。豎坑一直向下，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漸漸變窄的趨向，方向也沒有改變，至於有沒有變寬，他就沒有注意了。

接下去他蹬得更用力，每次降下去的距離也越來越長，越來越快地向黑暗中降下去。他的電筒一直往下照着，所照見的仍然只有無邊無際的黑暗。

他又有點喘不過氣來了，因此他停下來再檢查了下他太空裝上的各項儀器。「很有意思，」他對着送話器中說：「我已經到了地面以下。」

「聽到了。」達勒斯回答道。他想着礦坑，問道：「你周圍的情況有沒有變化？豎坑四週還是跟先前一樣的東西嗎？」

「就我所看到的還是一樣。上面的繩索還有多少？」

達勒斯停了一下，先檢查這線軸上的繩索。「不錯，還有五十幾公尺。要是豎坑的長度超過了的話，那我們只好暫時放棄，等我們到船上弄了更長的繩子來再說。不過我想豎坑不會那麼深的。」

「你怎麼會那樣想呢？」

達勒斯沉吟地答道：「這樣的話就會完全不成比例了。」

「和什麼成比例？又是誰的比例觀念呢？」

這話達勒斯可答不上來了。

蕾普麗要是還有別的事可做的話，早就不再研究這些了。可是她沒有別的事可做，而在ECIU控制臺上扳扳弄弄要比在空空的太空船上閒逛，或是瞪着她週圍的那些空位子好多了。

突然之間，她所提出的一些問題觸動了太空船上的資料儲存庫，其結果資料很陡然地出現在顯示幕上，她差點就將這些資料塗銷，而接着問下一串問題，却及時發現她眞的查到了一些很有道理的結果。她想，電腦的問題就在它們無法主動思想，只能有所反應，而需要你把問題問對了。

她熱切地研究了下那些資料，皺起眉頭，再按鍵要求電腦作更詳盡的說明。老媽有時眞是弄

不清楚，得知道怎麼樣剔除那些沒有用的枝節。

不過這回出來的資料却够清楚了，根本不容誤解。她眞希望是自己看錯了。她打開了對講機，馬上有聲音回應她。

「電腦室。什麼事呀？蕾普麗？」

「事情很緊急，艾西。」她着急地喘息道：「我終於由資料庫裏查到了資料，經過ECIU查到的。也許就這樣碰對了，我不知道，不過這都沒有關係。」

「恭喜，恭喜。」

「先不要說這個，」她擔心地說道：「老媽顯然已經解析出了一部份那個怪異的訊號。老媽對這個結果還不十分肯定，可是從我所讀到的資料看來，我怕那個訊號並不是求救訊號。」

這話讓艾西沉默下來，但他只略停了一下。在他開口回話時，他的聲調還像以前一樣鎭定，好像完全沒有受到蕾普麗這驚人消息的影響，使她不禁對他的自制力大爲佩服。

「如果不是求救訊號的話，那是什麼呢？」他不動聲色的問道：「爲什麼妳的語氣這麼緊張？妳是有點緊張吧？呃？」

「我當然很緊張！如果老媽的分析正確的話，我恐怕還不止緊張而已。我剛說過，老媽還不很肯定，可是她認爲那個訊號可能是一種警告。」

「什麼樣的警告呢?」

「是什麼樣的警告都一樣!」

「妳也不必這麼大聲。」

蕾普麗吸了兩口氣，默數到五。「我們一定要通知他們，這件事一定要馬上讓他們知道。」

「我同意，」艾西很快地說道：「可是沒有辦法。他們一進那艘太空船之後，我們就完全斷了消息。我已經有好一陣沒有連絡上他們了。因爲他們接近了那個訊號發射器，再加上那艘太空船的船身結構特殊，使我完全沒有辦法再和他們通訊。相信我，我已經盡了力!」他接下去所說的話却帶有些挑釁的意味：「如果妳願意的話，你不妨自己想辦法去和他們連絡。我會盡量幫妳的忙。」

「哎，我並不是懷疑你的能力，艾西。要是你說我們沒法跟他們連絡上，那我們就是沒辦法跟他們連絡上了。可是，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們知道!」

「妳建議怎麼做法呢?」

她遲疑了一下，然後很堅定地說：「我要離船去找他們，我親自去告訴他們。」

「我想這樣不行。」

「這話是命令嗎?艾西?」她知道在這種緊急狀況下，這位科學官有權指揮她。

「不是的，只是普通常識。妳難道不明白嗎?用用腦筋吧，蕾普麗，」他對她說道：「我知道妳並不很歡喜我，可是妳也要講道理。

「我們實在不能再派人出去。妳，我，加上派克和布萊，現在我們是能起飛的最少人數。三個離船，四個留下，這是規定，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達勒斯才叫我們留在太空船上。如果妳跟着去找他們，不論是什麼理由，我們都得困在這裏等有那個回來。而要是他們不回來的話，就沒有人知道這裏會出什麼事了。」他停了一下，又說：「再說，我們也沒有道理假設什麼情況，他們的情況說不定很好呢。」

「好吧，」她不情願地說：「我同意你的說法，不過這是個特殊情況，我還是覺得該有個人去找下他們。」

她從來沒聽見過艾西嘆氣，現在他也沒有嘆氣，不過他讓她覺得他就像是因爲別無選擇餘地而無可奈何似地。

「那又有什麼用呢?」他不動聲色地說，就好像這是世界上最顯而易見的一件事。「等我們之中那個趕到他們那裏去的時候，他們也早就該知道那是種警告訊號了。我這話是對，還是錯呢?」

蕾普麗沒有回答，只坐在那裏呆望着出現在螢光幕上的艾西。那個科學官也同望着她。她沒

有看到的是他控制臺上的顯示幕，否則她一定會覺得那上面的資料很有意思的……

第五章

經過短暫的休息而恢復了體力之後，甘又用脚在光滑的坑壁上一蹬，繼續垂降下去。他再用力蹬了一次，等着他穿了靴子的雙脚再接觸到堅實的坑壁。但這次却並沒有如他想像，他的兩脚踩空了，豎坑的坑壁不見了。他整個人吊在繩索的末端，在一片空無中擺盪。

又是一個房間，他想道，恐怕是跟上面那個大房間一樣的地方。不管這是什麼所在，他已經由豎坑底下出來，到了這裏。他因爲這一路下落和越來越熱而喘息不止。

奇怪的是他現在已經出了豎坑，但四週的黑暗却似乎比他還在狹窄的豎坑中往下降時包圍得更緊。他想着下面可能有些什麼在等着他，到底下還有多遠，還有萬一繩索現在斷了的話他會怎麼樣。

別慌，甘，他心裏想道，多想想鑽石，又亮又大的鑽石，非常乾淨而毫無缺點的大鑽石。你千辛萬苦的下來，可不是爲了這漆黑一片，或是什麼怪異的鬼怪，或是……

媽的，他又胡思亂想了。

「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吃了一驚，很本能地將繩索一把抓緊，使得他的身子又擺盪起來。他利用這樣的動作穩定了自己的情緒，先清了清喉嚨再開口回答。他必須提醒自己記住這裏不止他一個人。達勒斯和藍柏就在上面等着，離他並不很遠。在這艘棄船的西南方不遠的地方就是「諾斯楚莫號」，那裏面多的是咖啡，有他所熟悉的汗味，還可以讓他會覺得很舒服的沉睡。

一時之間，他發現自己正極其希望自己能回到太空船去。然後他告訴自己說，在那艘太空商船上沒有鑽石，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名聲，而這兩者都要他在這裏尋求。

「沒有，什麼都沒看見，我下面有個洞還是一間房間，我已經由豎坑裏出來了。」

「洞？弄清楚點，甘，你現在還在船裏。」

「眞的嗎？你還記得我們說那是個豎坑吧？恐怕這話眞說對了。」

「那你馬上就可以拿到你那些該死的鑽石了囉。」

他們兩個都笑了起來，達勒斯的笑聲在頭盔中的擴音器裏聽起來空洞而扭曲。甘儘量想把額頭上的汗水甩掉一些。穿了太空裝就有這種麻煩，在讓你身體涼快上倒是很好的，可是萬一你流了汗，卻什麼地方也擦不到。

「好吧，就算這裏不是個洞穴，可是下面眞熱得像在熱帶一樣。」他將身子微向後仰，檢查了下腰間所配戴的儀器。他現在應該已經降得够深在地面以下，這裏想必是個洞穴了，但是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發現任何可以證明他不在那艘怪異的太空船裏的事物。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找出洞底在那裏。

「除了很熱之外，底下的空氣如何？」

他又檢查了一下，這回要的是另外一些資料。「跟外面的差不多，含有大量的氮氣，少得幾乎沒有的氧氣，底下的水汽含量比上面更高，這全是溫度升高了的緣故。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採點樣本，讓艾西去分析一番過癮。」

「那個暫時不用管，繼續往下走吧。」

甘扳開了一個開關，他皮帶上的裝置就記錄下了他目前所在地空氣的大約成分，這種資料雖然趕不上眞正的樣本，應該也够讓艾西覺得高興了。甘仍然有點喘息地開動了胸前的開關，在一陣輕響中，繼續慢慢地降了下去。

這比從空中直落下來要叫人覺得寂寞得多，繩索慢慢鬆開，他整個人也隨之緩緩轉動，在一片漆黑中垂落，眼前連一顆星，一片星雲也看不到。

這樣沉靜的黑暗使他整個人爲之放鬆，所以當他的靴子踏上堅實的地面時，不禁使他吃了一

驚。他訝異地哼了一聲，幾乎失去了平衡。他穩住身子，站直了，關掉胸前的開關。

他正打算解開繩索，却記起了達勒斯的指令。這樣拖着救命索去探查實在是件很尷尬的事，可是如果達勒斯發現甘解開了繩索的話，一定會氣昏的。所以他只好儘量湊合，希望這條救命索不致纏繞上什麼東西。

他覺得呼吸已經順暢多了，就打開了電筒和太空裝上附裝的照明設備，希望能弄清楚周遭的事物。他馬上就發現他原先猜測自己置身在洞穴中的想法完全不正確，這裏顯然是那艘外星太空船中的另外一間艙房。

由空蕩蕩的四壁和特高的天花板看來，他猜想這裏是個貨艙。光照着各種奇怪的形狀和結構，大概都是原先裝在牆上或現在仍裝設着的貨物架，看起來很柔軟，幾乎像很富彈性似的，一點也不像上面走廊和房間牆壁上那種像肋骨似的東西那麼堅硬。這些架子由地上直達天花板，很整齊而有秩序地沿牆放着。

但奇怪的是，這裏並不讓他覺得曾經裝過貨物，因爲這個地下倉庫裏有太多浪費了的空間。當然，在他們沒有弄清楚這些架子到底是什麼東西之前，就批評他們這種怪異的堆貨方式也未免太荒唐了。

「你在底下沒事吧？甘？」達勒斯問道。

「沒事，你眞該下來看看。」

「看什麼？你找到了什麼呢？」

「我還不清楚，不過相當怪異。」

「你在說什麼呀？」對方略停了一下，然後接着說道：「甘，你能不能再說得詳細一點？『怪異』兩個字實在不能讓我們知道多少。這整艘太空船都很怪異，可是我們却不能在正式報告上這樣形容。」

「好吧，我這裏是跟上面差不多的一個艙房，四面牆上都有東西。」

他把電筒不自覺的像抓着件武器似地拿着，走到最靠近他的一面牆前，仔細地看了看那些像貨架似的東西。湊近了之後，他就看出了那些並不是太空船體結構的一部份，不僅如此，而且看來更像是有機體。

在豎坑上，達勒斯朝藍柏看了一眼。

「到日落還有多久？」

她檢視一下儀器，很快地按了下一個控制開關。「二十分鐘。」她說完之後又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達勒斯沒有表示意見，只把注意力轉回到那個形如黑洞的豎坑，繼續往下看着，就好像他眞能看到什麼似的。

甘的電筒照到在房間中央地上還有更奇怪的東西。他走了過去，在那堆東西週圍繞了一圈，一個個地加以檢視。這些東西每個都大約有三分之一公尺高，橢圓形，看來像皮似的强韌。他隨便挑了一個，用電筒照着，但並看不出什麼來，而光的照射似乎對那個東西也不發生任何影響。

「這裏好像是個貨艙，這點是不錯的。」他頭盔中的擴音器裏沒有人同應。「我說這裏一定是貨艙，有人聽到了我的話嗎？」

「聽得很清楚。」達勒斯很快地說道：「我們都在聽你講呢。你說你很有把握說那是個貨艙？」

「不錯。」

「除了艙房的大小和形狀之外，還有別的證據可以支持你的這種說法嗎？」

「當然有。牆上有的貨架地上也有，而且都不是船身結構的一部份。這裏整個都擺滿了那種東西，像是皮做的。事實上，很像你剛才在上面找到的那個罐子，只不過這些看起來要軟得多。而且好像都是封着的，而你找到的那個却是空的。這些東西好像是根據某種次序排列的，不過這裏似乎還有很多浪費掉的空間。」

「如果眞是貨的話，聽起來倒很滑稽。你能不能看得出裏面有些什麼呢？」達勒斯想起了剛才找到的那空了的罐狀東西。

「等一等，我再仔細看看。」他把電筒開着，靠近了他一直在研究的那個樣本，伸出他戴着手套的手去摸了摸。一點動靜也沒有，他俯過身去，拉了拉邊上，又拉了拉頂上，在光滑的表面好像一點也抓不穩，也不見有裂縫。

「戴着手套摸上去都覺得怪怪的。」

達勒斯的聲音聽起來好像突然變得很躭心。「我只是問你能不能看到裏面有什麼，不要試着打開，你不知道裏面可能會放着什麼呢。」

甘仔細地看了看，那個東西一點也沒有變動，好像完全沒有受他拉扯的影響。「不知道裏面裝着什麼，反正封得很緊。」他轉過身來，用電筒照着其他一排排卵形的東西，「也許我能找到一個碎了或是裂了點的。」

在黯淡的反光中，他剛才碰過的那個卵形東西表面悄沒聲息地突起了一點。然後又有一處突起，接着突起了好幾處，最後整個光滑的表面都是一點點的突起。

「完全都一樣，」他向達勒斯和藍柏報告道：「沒有一個上面有縫或是有裂痕的。」他無意中把電筒轉回到原先他看過的那一個，俯過身來，有點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東西。

那個卵形東西原先晦暗的表面變得半透明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那東西的表面在他眼前越來越清楚，變得像玻璃一樣透明。他挨得更近了些，把電筒的光照向那東西的底部，瞪大了眼睛

，摒住了呼吸，看到那個卵形物體裏的東西形象漸漸清晰起來。

「老天爺……」

「怎麼了，甘?下面到底是怎麼回事?」達勒斯儘量壓抑着自已沒有大聲喊叫。

在那個卵裏有就像是一個噩夢似的東西，現在已清晰可見。那個東西整齊地蜷縮成一團，樣子很細巧，像是橡皮做的。甘看了只覺得像是原本存在於什麼人想像中的異形變成了實際的形體。

那個東西的形狀在基本上說來很像是一隻手，長着很多根指頭，所有這些又長又瘦的手指都曲向掌心。看來很像一具骷髏的手，只不過多了幾根手指，由掌心中央部份有根東西伸了出來，好像是根短短的管子。另外有一根筋肉很厚的尾巴盤蜷在那隻手的底下。在手背上可以看得出一個發着微光而微微凸出的形狀，看來像是一隻眼神很呆鈍的眼睛。

那隻眼睛……如果那眞是一隻眼睛而不是發亮的腫瘤……該仔細湊近去看看。他強忍住腹內一陣翻攪，再往前湊近了些，一面將電筒擧高，以便看得更清楚。

那隻眼睛動了動，望着他。

那個卵形的物體炸裂開來，由原先蜷縮的尾部突然伸開而產生的力量將外殼打碎，那隻手伸開來，直撲向他。他抬起手臂來擋，但已經來不及了。那個怪物抓緊在他的面罩上，他恐怖不堪

地看到手掌中心伸出的那根管子就在他面前搔爬着他的面罩，距離他的鼻子只有幾公分。他聽到一陣嗞嗞作響的聲音，然後他的面罩開始融解。他驚惶失措地想把那個怪物扯開。

那個怪物已穿透了面罩。外界又冷又辛辣的大氣混和進可供他呼吸的氧氣裏，他感覺暈眩，仍然無力地扯着那隻怪手，一面感覺到有什麼東西拚命想塞進他嘴裏。

他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蹣跚地在艙房裏亂轉，一面想把臉上的怪物抓下來。那幾根又長又敏感的手指伸進了裂開的面罩，伸過他的頭顱，繞過他的頭側，而那根很粗的尾巴也滑了進來，像一條蛇似地纏在他頸上。

他幾乎無法呼吸，而那根可怕的管子就像一條肥肥的蟲滑下他的喉嚨，他絆了一跤，整個人朝後翻倒下去。

「甘……甘，你聽得到我的聲音嗎?」達勒斯滿身是汗，「甘，快回我的話!」一片靜默。他想了想。「如果你不能用對講機，就用你的追踪器按兩聲。」他看了看藍柏，藍柏應該可以接收到那個訊號的。她等了一陣，又再等了一陣，然後慢慢地搖了搖頭。

「你想會是怎麼回事?」她問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許他摔倒了，碰毀了電池。」他遲疑了一下。「不能或者不肯回答。我想我們最好把他拉上來。」

「這樣做法會不會嫌太倉猝從事？我也很擔心，可是……」

達勒斯眼中露出一絲狂野的神色，他看到藍柏正在瞪着他，趕緊讓自己鎮定下來。

「我沒事，我沒事。只是這個地方，」他朝冷冷的牆壁比了下，「一時讓我覺得很怪怪的而已。我還是覺得我們該把他拉上來。」

「要是不先讓他知道，很可能會一把將他倒吊起來，可能會傷着他，尤其要是他摔倒了，整個人扭着躺在地上的話。如果並沒有出什麼問題，那他可會嚕嗦不完了。」

「再試着呼叫他一下。」

藍柏打開她自己的對講機。「甘……甘，他媽的，快回答！」

「繼續呼叫！」藍柏繼續叫着，一時哀求，一時威脅，達勒斯則伸手到豎坑上去檢查那根繩索。繩索一拉就動，太輕鬆了。他用手一提，大約有一公尺長的繩子就被他隨手提了起來，並沒有受到他預料中該有的任何阻力。

「繩子是鬆的。」他回頭看了她一眼。

「他還是沒有回答，不知道是不能還是不肯回答，你想他會不會把救命索解掉了？我知道你關照過他的，可是你也很清楚他這個人，他也許以爲我們不會注意到繩子暫時鬆脫了的事。要是他看到了什麼，又怕繩索會絆住他，或是限制住他使他走不過去，我想他說不定就會把繩索解掉

的。」

「我不管他可能找到了什麼東西，我只在乎他怎麼沒有回答。」達勒斯調整了絞盤的馬達，打開開關。「要是這樣做法會讓他火大的話，那就太不幸了，要是他跟他的配備都沒出事的話，那我倒會讓他希望他還是解開了繩索的好。」

他又開了一個開關，絞盤就開始將繩索收回來，達勒斯緊張的看着，在看到繩索繞過兩三公尺後就拉緊了時，不禁鬆了口氣。然後繩索回繞的速度如他預料的慢了下來。

「那頭繫着重物，繩索拉緊了。」

「會不會纏住了什麼東西？」

「不可能。繩索還在往回繞，只不過速度慢了。如果纏住了什麼地方，或是吊上來的不是甘，那麼不同的重量會使繩索回繞的速度更慢或變快。我想他還栓在繩子上，只是無法回答。」

「萬一他不肯被吊上來而用他胸口的裝備來讓自己再垂降下去呢？」

達勒斯搖了搖頭，「辦不到的，」他把頭朝絞盤點了一點，「控制繩索方向的開關現在在上面，不在他身上。不管他願不願意都得上來。」

藍柏擔心地望着豎坑裏，「我還是什麼也沒看到。」

達勒斯打開電筒，照了照光滑的坑壁，「我也沒看到什麼。不過繩索還在往回繞。」

繩索繼續穩定地捲了上來，兩個穿着太空裝的人都着急地等着看有什麼會出現在電筒光裏。過了幾分鐘之後，才看到有東西從底下升入了光圈之中。

「上來了。」

「他一動也沒動，」藍柏緊張不安地希望看到這個越來越近的形體能有點動靜，不管是什麼動靜都行……可是甘一動也沒動。

在最後幾公尺繩索繞上線軸時，三角叉微微向下彎去。

「要是他往妳那邊晃的話，就趕緊抓住他。」藍柏在豎坑那邊站穩了身子。

甘的身子出現了，懸在繩索的下端緩緩擺動，軟軟的垂在黯淡的光裏。

達勒斯將手伸了過去，想抓住這個一動不動的行政官胸前的繩索，就在他手差點要抓住時，卻看到那個灰色的怪物同樣一動也不動地在頭盔裏包裹住了甘的頭部。他的手就像被燒灼到了似的縮了回來。

「怎麼了？」藍柏奇怪的問道。

「小心，在他頭盔裏，在他臉上有東西。」

她繞到豎坑這邊，「是什麼……」緊接着，她就看到那個像縮在殼裏的軟體動物般非常舒服地留在頭盔中的怪物。「啊，我的天！」

「不要碰！」達勒斯仔細地看着他同伴臉上那軟軟的東西，試探性地朝它揮了下手，那東西並沒有反應。他站穩身子，準備隨時轉身跑開，然後伸出手去。他的手移到那個怪物的底部，然後移向怪物背上的眼狀突起，那個東西對他完全不加理會，除了緩緩的脈動之外，也沒有任何生命跡象。

「那個東西是活的嗎？」藍柏覺得胃裏翻攪，就好像剛把「諾斯楚莫號」上尚未處理完的廢物呑下了肚裏。

「它沒有動，不過我想是活的。抓住他的手臂，我來抓他的脚，也許我們能把那東西從他臉上扯下來。」

藍柏趕了過去，又停下來，遲疑地望着他。「我怎麼抓得到他的手臂。」

「啊，媽的，妳要跟我換嗎？」

「要。」

達勒斯走過去和她換了個位置，在他走過去時，他覺得好像看見那隻怪手上有根指頭動了一下，因爲動作非常小，所以他也不敢確定是不是眞的動彈過。

他將手揷進甘的脅下，感覺到那死沉沉的重量，又猶豫起來。「這樣我們根本沒辦法把他送回船上去，還是你抬一邊，我抬一邊吧。」

「够公平了。」

他們小心地把那位行政官的身子側轉過來，那個怪物並沒有跌落，仍然像起先甘平躺在地上時一樣緊緊附着在他臉上。

「沒有用，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想法。我想那個東西是不會跌落的了。讓我們把他送回船上去吧。」

他將手臂伸到甘的背後，把他扶得坐了起來，然後將行政官的一邊手臂拉過來，搭在他肩膀上，藍柏也在另外一邊如法施爲。

「好了沒有？」她點了點頭。「注意那個怪物，要是看樣子會掉下來的話，馬上撒手就跑。」她又點了點頭，「走吧。」

他們走到這艘外星人的太空船出入口時停了下來，兩個人都氣喘吁吁。「把他放下，」達勒斯對她說。藍柏滿心高興地照做了。「這樣不行，每塊石頭，每條石縫都會絆着他的脚，妳看着他，我去想辦法做個擔架來。」

「用什麼做呢？」達勒斯已經回頭向船裏走去，走向他們剛剛離開的那間艙房。

「用絞盤三角叉，」她聽到他的聲音響在她的頭盔裏，「那力道够强的了。」

藍柏在等着達勒斯回來的時候，儘量坐得離甘遠遠的。風在這艘棄船的船身外吹着，夜色就

要降臨了。她發現自己禁不住要兩眼盯着貼在甘臉上的那個怪物，也禁不住在心裏猜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她總算勉强自己不去想那個怪物現在正在怎麼對付他。她必須克制自己，否則一定會發瘋的。

達勒斯走了回來，脅下挾着拆散了的三角叉。他把東西放在地上，然後開始拼架出可以抬送甘的擔架，恐懼使他加快了動作。

等擔架做好之後，達勒斯抬起來丟在外面的岩石上，擔架從兩公尺高的地方掉下去，並沒有斷裂，他認爲足可以承擔得了那個昏迷不醒的行政官，讓他們能將他送回「諾斯楚莫號」上去。

短促的一天很快就要過去，空中又再轉成血紅色，風也呼嘯着括了起來。雖然他們不是不能把甘抬回去，也不是不能在黑暗中找到那艘太空商船，但達勒斯現在却眞不想在這樣刮着狂風的黑夜裏上路。已經有令人想像不到的怪物由那艘棄船深處出來貼在甘的臉上，也使他們心中驚駭不止，誰知道在充滿風沙的黑暗中，是不是還有更可怕的東西在等着他們呢？他現在眞渴望能回到安全的「諾斯楚莫號」中。

當太陽落在漸漸升起的雲層後時，太空商船底下的那一圈泛光燈亮了起來，燈光並沒有使商船四週的景觀有所改善，只是照亮了船下荒涼的岩石。偶爾有一陣沙塵在燈前吹過，還會使這些

和巨大的黑暗比起來顯得很弱的燈光暫時被遮沒了。

在舵房裏，蕾普麗無可奈何地等着探測小組的消息。她起先所感到的無助和無知的感覺現在已經消退了，代之而起的是身心兩方面的疲憊之感，她無法讓自己望着窗外，只能靜靜地坐着，偶爾喝一口溫溫的咖啡，茫然地望着她面前顯示幕上緩緩改變的資料。

那隻叫琼斯的貓坐在一扇小窗前，覺得外面的風沙很好玩，每次碰到有大一點的灰沙石子碰上窗子玻璃時，就伸出爪子去抓。琼斯知道他絕對抓不到那些東西的，他很了解這塊堅實而透明的東西背後所牽涉到的物理定律。這使他遊戲的興致大減，但還不至於完全遭到抹煞。再說，他可以假裝那些黑黑的東西是一隻隻的小鳥，雖然他從來沒見過小鳥，但他本能的會有這樣的概念。

除了蕾普麗面前的顯示幕之外，其餘的顯示幕上的資料也有人在看，各種儀表上的讀數也有人在分析。艾西是「諾斯楚莫號」上唯一不喝咖啡的人，他不需要在這種飲料的刺激下工作。而只要有新資料就能激發他的興趣。

他面前兩件很久沒有動靜的儀器突然都亮了起來，一些閃亮的數字就像興奮劑似地影響了這位科學官。他先將所有的儀器檢查過，然後打開通舵房的對講機，宣佈了這個消息。

「蕾普麗，妳聽到了嗎？蕾普麗？」

「聽到了，」她注意到他緊張的語氣，猛地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有好消息嗎？」

「我想是的，剛剛又接收到他們的訊號了。在顯示幕上也看到了他們的影像。」

她深吸了一口氣，問了那很可怕但却很必要的問題：「多少個？」

「三個都在。三個訊號，都很穩定。」

「他們在那裏？」

「很近……非常近，想必是他們想到又打開了開關，我們才又接收到了訊號，他們正以很穩定的速度向我們這邊移動。很慢，可是一直在移動，看來情況很好。」

這可不見得，她一面想着，一面打開了她控制台上的送話器，「達勒斯……達勒斯，你聽得到我說話嗎？」受話器裏只有一陣靜電干擾的聲音回應她，她調整了一下，「達勒斯，我是蕾普麗，請回答。」

「別急，蕾普麗，我們聽到了妳的聲音，我們就快到了。」

「出了什麼事？我們在顯示幕上看不到你們的影像，而且在你們進了那艘棄船之後，就連你們的訊號也中斷了。我看過艾西的記錄，你們有沒有……？」

「甘受了傷，」達勒斯的聲音聽來很疲倦而憤怒，「我們需要有人幫忙把他抬進去，他現在不省人事，得有人幫我們忙把他抬出氣艙。」擴音器響起了艾西匆匆應答的聲音：「我去。」

在底下的機房裏，派克和布萊也正緊張地聽着他們的對答。

「不省人事，」派克說：「我早就知道甘遲早會給自己惹上麻煩的。」

「對。」布萊有點擔心的說。

「不過以他這樣一個太空船官員來說，他倒不是個壞人。跟達勒斯比起來，我倒還比較喜歡他，執行起命令來不那麼催人。不知道他們在外頭到底出了什麼鬼事。」

「不知道，不過馬上就會曉得了。」

「也許，」派克繼續說道：「他只不過是一跤摔下去跌昏了。」

這種說法派克和布萊都不覺滿意。他們沉默下來，把注意力集中在忙着響個不停的擴音器上。

「就在前面了。」達勒斯只够力氣抬抬頭。在尚未完全籠罩下來的夜色中朦朧地出現幾支像大樹似的形體，支撐着一個更巨大的形體：太空商船「諾斯楚莫號」的船身。

就在他們快到船邊的時候，艾西趕到了氣艙的內艙門門口，他站在門邊，準備好隨時可以閉門，然後按下了旁邊對講機的按鈕。

「蕾普麗……我現在在氣艙的內艙門門口，」他讓對講機開着，然後走到旁邊一個小氣窗前。「還沒有看到他們，外面已經差不多入夜了，不過等他們走到升降機旁邊的時候，我應該可以

看到他們太空裝上的照明燈的。」

「好的。」她正在想着很多事情，而她目前的想法恐怕有些會讓那個正在等着的科學官感到意外的，因爲連她自己都很吃驚。

「走那邊？」達勒斯在風沙中瞇起了眼睛，想要由太空商船底的燈光看清楚地方。

藍柏向他們左邊一指，「在那邊，我想。在第一根支柱旁邊，升降機應該就在過去一點的地方。」他們繼續朝那個方向走去，最後幾乎絆到了緊貼地面停放着的升降機。他們雖然已經疲累不堪，却勉强將一動也不動的甘由擔架轉抬到升降機上，把那位行政官架在他們兩人之間。

「妳想妳可以撐得住他嗎？這樣比較方便點，等下不必再抬起他來。」

她吸了口氣，「呃，我想可以的，只要我們一出氣艙就有人幫忙。」

「蕾普麗，妳聽到了嗎？」

「聽到了，達勒斯。」

「我們要上來了。」他看了看藍柏。「準備好了沒有？」她點了點頭。

他按了個按鈕，升降機在震動了一下之後，就開始平穩地向上升去，一直升到氣艙口停住。

達勒斯微微欠過身去，按了個按鈕。氣艙的外艙門打了開來，他們走進了氣艙。

「該施壓了吧？」藍柏問他。

「不必了，我們還可以浪費掉這一個氣艙容量的氧氣。我們馬上就要進去了，到裏面就可以脫了這套他媽的太空裝。」他們關上了外艙門，等着內艙門打開。

「甘怎麼了?」蕾普麗問道。達勒斯累得沒有注意到她的語氣裏除了擔心之外，還有點別的。他把肩負的甘的身體往上推了推，現在他已經不那麼在乎那個怪物了。那個怪物在他們回來的路上就連一點也沒有移動，他想現在大概也不會突然移動的。

「因爲一種什麼有機體，」他對她說，一面聽到他自己的聲音廻響在頭盔裏，讓他覺得很安心。「我們不知道怎麼出的事，也不知道那是那裏來的。反正貼在了他臉上，我從來沒看過像這樣的東西。現在沒有動，這一路上也一直沒有動過。我們一定得把他送進醫務室。」

「我需要明確的報告，」她很平靜地說。

「明確個屁!」達勒斯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來很講道理，不讓他所感到的憤怒情緒夾雜進去。「哎，蕾普麗，我們沒有看到出事的經過情形，他是在一個豎坑之類的地方，在下面很深的地方，我們一直到把他拉上來之後才知道出了事。這樣說法够明確了吧?」另外那頭一片沉寂。

「哎，把艙門打開就是了。」

「等一等，」她很小心地選擇着字眼。「如果我們讓它進來，整條太空船都會受到感染了。」

「他媽的，那又不是細菌!那玩藝兒比我的巴掌還大，而且看起來蠻硬的。」

「你很清楚檢疫程序，」她的語氣不自覺地變得很堅決。「必須隔離二十四小時，你們兩個人的氧氣筒裏，都還有足够的氧氣可以支持到那麼久，而且必要的時候我們還可以提供額外的氧氣筒，廿四小時也並不見得能完全證明那個東西沒有了危險性，不過那就不是我的責任了。我必須要執行規定，而你對那些規定也知道得和我一樣清楚。」

「我也知道有所謂的例外情形。而現在扶着我們這個好朋友的人是我，不是妳。如果他現在還沒死的話，再等二十四小時他很可能就會送了命。快打開艙門。」

「你聽我說，」她懇求道：「要是我破壞了檢疫規定，我們大家都會送命。」

「快把他媽的艙門打開!」藍柏高聲尖叫道：「去他媽的公司規定，我們一定要把他送進醫務室去讓自動醫療系統救治。」

「我不能這樣做，要是妳在我的地位，負着同樣的責任，你也會這樣做的。」

「蕾普麗，」達勒斯慢慢地說道：「你聽得見我說話嗎?」

「我聽得很清楚!」她的聲音非常緊張：「我還是不能答應，隔離二十四小時，然後你就可以把他帶進來。」

在太空船裏，另外有人做了決定。艾西按動了氣艙外的緊急開關。一盞紅燈亮了起來，隨着

響起了一陣很響而清楚的聲音。

達勒斯和藍柏瞪大了眼睛，看見內艙門很平穩地向一邊滑了開來。

蕾普麗的控制台上顯示幕亮起了令她難以相信的字句：「內艙門開啓，外艙門關閉」。她呆呆地望着這行字，簡直不敢相信。她的儀器證實了確有其事。

達勒斯和藍柏架着他們所負的重擔，一等艙門開得够大得讓他們通過時，就蹣跚地走出氣艙，到了走廊裏。同時派克和布萊也已經趕了來。

艾西趕過去幫忙，却被達勒斯揮手攔住。「不要過來。」他們把甘的身體放下，脫掉了他們的頭盔。

艾西在距離不太遠的地方繞過躺在地上的那位行政官，看到了在他頭上的那個東西。

「老天！」他喃喃地說道。

「那個東西是活的嗎？」派克看了看那個怪物，欣賞着它對稱的美，好像在他眼中看來並不覺噁心。

「我不知道，不過不要碰它。」藍柏一面脫着靴子，一面說道。

「這倒不用擔心。」派克俯過身去，想要看清楚那個東西和甘相接觸的地方究竟是怎麼回事。「它在對甘怎麼樣呀？」

「不知道，讓我們把他送進醫務室去弄弄清楚。」

「對，」布萊表示同意道：「你們兩個沒事吧？」

達勒斯緩緩的點了點頭。「還好，只是很累。那個東西一直沒有動過，不過還是要注意。」

「好的。」那兩個輪機人員由地上將甘扶起，小心地將身子滑進他的臂下，艾西儘量在一邊幫着忙……

第六章

到了醫務室後，他們把甘輕輕放在手術枱上。在這個失去知覺的行政官頭後面的牆上，有很複雜的儀器和各種控制開關，都和船上其他的設備大不相同。那張手術枱由牆裏伸出來，後面的開口大約是一公尺見方。

達勒斯扳動了幾個開關，開動了自動醫療系統，他走到一個抽屜前，拿出一段小小的閃着光的金屬管子。在仔細檢查過裏面能源充足後，他回到了甘的身邊。艾西站在一邊準備幫忙，藍柏，派克和布萊則站在走廊上，隔了一層厚玻璃看着。

達勒斯在金屬管旁邊按了下，金屬管的一頭就射出了一道很短而細的光線。達勒斯把光線調整得更細更短，但並沒有減弱其中的力量。他很小心地將光線的末端湊到甘的頭盔的底部，金屬開始熔裂。

他將雷射刀慢慢地劃過頭盔頂部，劃到另外一側，再到了另外一邊的底部，然後切斷了粗大

的封口。整個頭盔很整齊地裂成兩半。達勒斯關掉了雷射，和艾西一人拿住頭盔的一邊，將頭盔拿了開去。

那個怪物除了緩慢而穩定的起伏之外，一點也看不出還活着的跡象，在拿開頭盔，讓它整個暴露出來之後，也沒有絲毫反應。

達勒斯遲疑了一下，伸出手去碰了下那個怪物，然後飛快地將手縮回。那個東西仍緩緩起伏着，對他手指的碰觸毫無反應。他又伸出手去，將手掌貼在那個東西背上，覺得那裏又乾又冷，那種緩緩的起伏讓他感到很噁心，幾乎又將手縮了回來。他看到那個怪物仍然沒有動靜，就盡可能地抓穩了那像橡皮似的東西，用力地向上拉扯。

果然不出意料，這樣拉扯也沒有結果，那個東西既沒有移動，也還貼得緊緊的。

「讓我來。」艾西站在一排非醫療用的工具旁邊。他挑了一把很大的鉗子，走到手術枱前，很小心地鉗住那個怪物，用力向後拉去。

「還是沒有用，再用力，」達勒斯建議道。艾西把鉗子再夾緊了些，將身子向後仰去，用力拉扯。

達勒斯舉起了手，注意到有血從甘的臉上流了下來。

「等一等，你把他的皮膚扯裂了。」

艾西鬆了手。「不是我，是那個怪物。」

達勒斯覺得直想作嘔。「這樣不行，等把那個東西拉下來的時候，恐怕他的整張臉也會拉脫了。」

「不錯。讓機器來處理吧，也許會比我們的運氣好點。」

「這樣比較好。」

艾西一路按了好幾個開關，自動醫療系統發出了一陣嗡嗡聲，手術枱末端的門打了開來。然後手術枱收進牆裏，一塊玻璃板降了下來，把甘緊密地封閉在裏面。牆裏的燈光亮了，把玻璃後面甘的身體照得非常清楚。在旁邊的控制臺上，兩個顯示幕也亮了。艾西過去看了看上面的資料。在「諾斯楚莫號」上，他是最像一個醫生的人，他心裏很明白這一點和他的責任，也非常急着要知道機器對甘的診斷，更不用說要知道關於那太空生物的一切了。

走廊上又多了一個人，和其他三個人站在一起。藍柏狠狠地瞪了蕾普麗一眼。

「妳想把我們丟在外面，妳想把甘丟在外面。妳要把我們在外面關上二十四小時，那個東西一直貼在他臉上，而且夜晚才剛剛開始。」她臉上的表情比她的話更能表達出她內心的感受。

派克恐怕該算是所有船員中最不會幫這位事務官說話的，却挑釁似地望着他們的導航官。

「也許她應該那樣做法，她只不過是照規定行事。」他朝燈光閃亮的自動醫療系統和其中一

動也不動的甘指了指。

「有誰知道那玩藝到底是什麼，或者會怎麼樣？甘是有點太不謹愼了，不錯，可是他也不是白痴，却躲閃不了。說不定下一個會輪到我們之中的什麼人呢。」

「對，」布萊表示同意道。

蕾普麗仍然一直注意着藍柏。這位導航官一動也不動地回瞪着她。「也許我錯了，也許我沒錯，我倒希望是我錯了。無論如何，我只是盡我的責任。不要再談這件事了。」

藍柏猶疑着，看了看蕾普麗的表情，然後冷冷地點了下頭。

蕾普麗嘆了口氣，放鬆了一點。「在那裏到底出了什麼事？」

「棄船裏的船員呢？」

「我們進了那艘棄船，」藍柏對她說，一面望着裏面那兩個人在操縱自動醫療系統。「裏面一個人也沒有。訊號發送器恐怕作用了好幾百年。我們想我們找到的是訊號發送器。」

「一點踪迹也沒有。」

「而甘，他……」

「他志願一個人到下面一層去搜索。」她一付不以爲然的表情，「他本來以爲可以找到鑽石的，結果，他好像找到一些像蛋一樣的東西。我們告訴他不要碰那些東西，也許我們話說晚了。

反正底下出了事，我們並沒有看到，等我們把他拉上來的時候，那個東西已經在他臉上了。不知道怎麼穿透了他頭盔上的面罩，而妳也知道面罩有多硬。」

「我在想，不曉得那個東西原先是那裏來的。」蕾普麗兩眼盯着醫務室裏說：「照外面這個星球上一點生物也沒有的情形看來，我猜恐怕是隨着那艘外星太空船來的。」

「天曉得，」派克低聲地說：「我倒也想知道它是從那裏來的。」

「爲什麼？」蕾普麗只瞥了他一眼。

「這樣我才可以知道躲開那裏。」

「阿門，」布萊說。

「我想要知道的是，」達勒斯滿懷疑問地說道：「他是怎麼呼吸的？還有他現在是不是還在呼吸？」

艾西看了下顯示幕上的資料。「看起來好像沒問題。他不但還活着，而且一切都很穩定，雖然他一路回太空船的時候都沒有呼吸正常的空氣。在那艘棄船上吸到那麼多氮氣和沼氣早該讓他馬上送命了的。根據自動醫療系統的診斷，他目前正在昏迷狀態下，可是他內部一切正常，正常得遠超過他應有的程度。

「至於他怎麼呼吸，我現在還說不上來，可是他血液中氧氣充足。」

「可是怎麼會呢?」達勒斯靠過去，想把自動醫療系統內部看得更清楚些。「我曾經仔細地看過，他的嘴和鼻子好像都完全被封住了。」

艾西按了三個按鈕。「外面的情形我們很清楚，最好看看他體內如何。」

一方很大的螢光幕上出現了清晰的影像，是甘上半身的X光彩色透視圖，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血液穩定的流過他的動脈和靜脈，肺部在呼吸，心臟在跳動。這時候，看的人却對覆蓋在那位行政官臉上那個圓形東西的內部構造更感興趣。

「我不是生物學家，」艾西低聲地說：「可是我從來沒見過那種動物有這樣複雜構造的。」他吃驚地望着那些錯綜的形體和導管。「有一大半我簡直不知道會有什麼作用。」

「裏面跟外面一樣難看。」達勒斯只有這一點感想。

「看看那些手指和那條尾巴的肌肉組織。」艾西說：「看起來很脆弱，其實一點也不然。難怪我們沒法拉扯得下來。難怪他也拉不下來。我這是假定在他昏過去之前，想必也還有時間試過。」

他們也很清楚地看到那個怪物在對甘怎麼樣，雖然還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那位行政官的嘴張開着，一根很長而富彈性的管子由那隻手狀的怪物掌心中伸出來，直伸進他喉嚨裏。一直伸到他的食道底端。那根管子沒有動，只是伸在那裏。

這一部份最讓達勒斯覺得直想作嘔。

「有什麼東西伸在他喉嚨裏，」他兩手不停地用力抓緊又鬆開。「這到底他媽的在搞什麼鬼呢?這樣太不公平了，他媽的!艾西，這簡直太……骯髒了，」

「我們還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和他爭鬪，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在傷害他。」艾西承認他對目前的情況感到很困惑。「根據這裏的資料，他還很健康，只是沒有反應。我知道這話聽起來很蠢，不過你仔細想一想，也許這個異形生物是一種良性的共棲生物。也許，以它那種獨特而叫我們搞不懂的方式在想辦法幫助他呢。」

達勒斯冷笑了一聲：「它倒眞是喜歡他，都不肯放開他。」

「那根管子還是什麼的想必就是供應他氧氣的東西。」那位科學官調整了一個控制鈕，把螢光幕上部份影像加以放大，他們看到甘的肺部正穩定地作用着，速度很正常，而雖然有異物揷在他喉嚨裏，却似乎一點也不費力。艾西將影像恢復到原先的情況。

「什麼氧氣?」達勒斯追問道：「他這一路上回太空船的時候，面罩早就破了。這個怪物又沒貼在他氧氣筒上，所以那些氧氣在面罩一破之後，一兩分鐘之內就散光了。」

艾西沉吟地說道：「我可以假設幾種可能，這個星球的大氣裏也還有少量的氧。不很多，但也還有一些。跟氮化合的也有不少，我猜這個太空生物具有分解這些化合物而將氧氣抽離的能力

。當然也有辦法把氧氣供給甘，說不定也供給它自己用。好的共棲生物是會很快決定對方有什麼需要的。某些植物就有分解出氧的能力；另外一些植物則喜歡某些不同的氣體。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他轉過頭去看螢光幕。

「也許我們的看法受到主觀偏見的影響，說不定它其實是植物而不是動物。也說不定它具有兩者的特性和能力。」

「這太沒有道理了。」

艾西看了他一眼。「什麼沒有道理？」

「這個東西使他無法動彈，讓他昏迷過去，然後却又這麼辛苦的來維持他的生命。」他抬眼望了下螢光幕。「我想它可能，呃，是在吸取他的養分。照目前的樣子和姿態看起來，是典型的進食行爲。可是照儀器上的資料看來，情況却正好相反，我實在搞不懂。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讓那個該死的東西一直貼在他臉上。誰也不知道它到底會對他怎麼樣，也許好，也許壞。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兩者對人的身體來說都是不自然的。」

艾西有點懷疑地說：「我不知道這種想法到底對不對。」

「爲什麼呢？」達勒斯不解地望着這位科學官。

「在目前，」艾西對達勒斯那種語氣絲毫不爲忤地說：「就靠這個太空生物在維持他的生命

。要是我們把它移開，說不定是會送了甘的命。」

「我們不能不冒這個險。」

「你打算怎麼做法呢？又扯不脫它。」

「我們得想辦法把它切開，越快把它移開，對甘越有好處。」

艾西好像還要爭辯似的，但又改變了主意。「我並不願意這樣做，不過我明白你的看法。你願意負責嗎？這是科學事務上的決定，而你這樣做法等於是越俎代庖了。」

「這件事我負責。」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經戴上了一雙外科手術用的手套。很快地查看了一下，發現甘的身子並沒有和自動醫療系統有任何連接的地方，即使暫時將他移出來也不會有什麼不良後果。在按鈕之後，甘的身子又滑出了機器。

他們一眼就看出那個怪物沒有動過。也沒有鬆開甘的臉。

「用雷射刀嗎？」艾西指了下達勒斯剛用來割開甘的頭盔所用的器具。

「不，我要儘量慢慢地進行，看看你是不是能找到一把人工操縱的小雷射刀。」

艾西在工具箱裏翻找了一陣，拿回一支比剛才雷射刀要細一點的東西交給達勒斯。

他仔細地看了看這個小東西，在手裏轉來轉去，讓自己能很舒服地緊握住這根小鉛筆似的工具。

具。然後他打開開關，像剛才那把雷射刀一樣，但細小得多的光線射了出來，在這把外科手術刀尖端閃亮着。

達勒斯走過去站在甘的頭邊，很小心地控制着將那道光又移向那個太空生物。他必須準備好一旦有什麼反應馬上很快而小心地將手縮回，萬一有什麼差錯就很可能把甘的頭給割下來，就像一份惡劣的報告會讓他的養老金全部報銷一樣容易。

那個東西一動也沒動。達勒斯讓光線接觸到那層灰色的表皮，向下略移動了一兩毫米，知道他的確割進了皮肉裏，那道光線毫不費力地劃過那個怪物的背部。

但是那東西仍然沒有動彈，在這樣繼續不斷的切割下也沒有疼痛的表示。在這道傷口的頂端開始滲出黃色的液體，沿着光滑的表皮流了下來。

「開始流血了。」艾西說。

那道液體流到了甘頭邊的墊子上，一小陣達勒斯起先以爲是水蒸汽的東西從那裏升了起來，這種黑色的氣體很陌生，但漸漸由墊子發出的嗞嗞聲却是他們所熟悉的。

他停了下來，移開了手術刀，兩眼瞪着那個不斷發出嗞響的地方，聲音越來越大，洞也越來越深。他低頭望去。

那種液體已經蝕穿了墊子和金屬製的手術枱，正聚在他脚邊形成一小灘，發出了嗞嗞的響聲

，就像是一幅小小的地獄圖，正開始侵蝕進甲板去，金屬很輕易地蝕溶開來，帶有惡臭的氣體充塞在醫務室裏，達勒斯感到窒息，想起了警方用的催淚瓦斯，讓人雖不太痛苦，但却難以呼吸，他想到這種東西對他的肺部可能會有什麼影響，不禁恐慌起來。

他涕泗橫流地急忙伸出手去，想要夾緊傷口的兩邊將傷口合攏，結果却因此有些仍在往外流的液體滴在他的手套上，手套也開始冒煙。

他蹣跚地朝走廊走去，一面用力地想在液體蝕穿手套觸到他皮膚之前將手套拉脫。他把手套扔在甲板上，還在滾動的水珠由手套滾落下去，馬上在金屬的甲板上蝕出一個個洞來。

布萊一付憤怒而又害怕的表情。「媽的！這會蝕穿好幾層甲板和船身外殼的。」他轉過身子，直朝最近的一道扶梯跑去。達勒斯由牆上取下一盞緊急照明用燈，追着那個輪機員，其餘的人也都緊跟在後面。

下面B甲板的走廊兩邊都是儀器和導管。布萊已經在仔細看着正在醫務室底下的天花板，那種液體還有好幾層合金夾層要穿透呢。

達勒斯把燈照向天花板，找了一陣，然後把燈拿穩了。「在那裏。」

他們頭上開始冒煙，接着有黃色的液體滲透出來，周圍的金屬都嗞嗞作響，液體越聚越多，形成一滴直落下來，馬上又在甲板上燒起一些小泡。達勒斯和布萊手足無措地望着那一小灘水越

變越大，一路侵蝕下去。

「我們底下是什麼？」

「C甲板的走廊，」派克說：「沒有儀器什麼的。」他和蕾普麗又跑向通往下一層的扶梯，其餘的人則站在原地瞪着甲板上漸漸變大的洞。

「我們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擋住一下？」艾西還用他一慣的冷靜態度考慮這個問題，其實他心裏很清楚再過幾分鐘，「諾斯楚莫號」的船身外殼就可能穿孔。那也就是說要將各個艙房都一一封閉到受損部份完全修復爲止。而情況也可能會更嚴重，因爲在船殼裏有相當大量極其敏感的電路線圈，如果萬一受到侵蝕，單靠船上的機工人員根本無法修復。因爲大部份線路都和船體結構結合成一體，不是在無重力船塢以外的地方可以整修的。

沒有一個人對能用什麼來接漏提得出任何建議。

在底下一層，派克和蕾普麗小心地沿着C甲板比上面更窄也更黑的過道走過去，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天花板上。

「別站在那底下，」派克警告道：「要是那個能蝕穿合金板，我倒眞不敢想會把妳那張漂亮的臉搞成什麼樣。」

「不必擔心，我會照顧我這張漂亮的臉，你自己小心吧。」

「好像作用減弱了。」達勒斯望着甲板上的洞，幾乎不敢懷有希望。

布萊和艾西面對面蹲着仔細檢查甲板上受損的地方。艾西由口袋裏掏出一支鐵筆來。在洞裏探着。那支鐵筆外緣的金屬起了一些泡沫，看來好像是焦黑的水銀。等泡沫消失後，他們看到只有表面失去了光澤。那個科學官繼續用鐵筆往洞裏捅探，鐵筆沒有穿透下去，却遇到了阻力。

「裏面只有三公分深，侵蝕作用已經停了。」

在底下那層，派克在黯淡的光線中看了看蕾普麗。「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們繼續搜索着天花板。他們腳下是一道小小的過道，下去就是「諾斯楚莫號」的船殼。再過去只有這個陌生星球上的大氣了。

「沒有。」她最後終於開口回答道：「你注意一下，我到上面看看情況如何。」她轉身沿着走廊向扶梯奔去。

她一眼就看到其他的人都蹲在甲板上的那個洞旁邊，「怎麼了？到現在還沒穿透到下面。」

「我想已經停了，」艾西跪在地上，「可能是一路侵蝕合金使腐蝕的力量減弱了，或者只是因爲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消失了腐蝕性，反正，好像已經沒作用了。」

蕾普麗過去親自檢驗了下甲板上那個還在冒煙的洞。「會不會是這層甲板的合金比上面那層強些？也許那些東西現在往橫裏侵蝕了，要找另一個比較弱的地方繼續向下腐蝕。」

艾西搖了搖頭，「我想不會。就我記憶所及，『諾斯楚莫號』上的甲板和船身外殼用的都是同一種材料。不會，我想現在可以說已經沒有危險了。」

他正要把鐵筆插回口袋裏，却又突然改變主意，還只用手指揑着沒有受損的那一頭。

蕾普麗注意到他的猶豫態度，嘲弄地說道：「要眞已經沒危險了的話，爲什麼不插回你襯衫口袋裏呢？」

「做事不必太冒失，我大可先做過很多試驗，弄清楚那種東西已經沒有了腐蝕性。不能說不會侵蝕合金板了，也就不會灼疼人。」

「你想這是什麼東西？」達勒斯的視線由甲板上的洞轉到頭上的天花板。「我從來沒見過什麼能這樣蝕穿厚合金板的，更沒有這麼快。」

「我也沒看過，」那位科學官承認道：「有某些精煉過的濃酸可能非常强而有力，可是一般說來只限於對某一種金屬有作用，是不得用於一般用途的。

「可是這種東西好像對什麼都有腐蝕性。我們都已經看到示範過蝕穿各種不同物體的能力了，不管是合金板，外科手術用的手套，手術枱，還是醫務室的墊子；都一樣很輕易地穿透過去。」

「而那該死的怪物却拿這個來當血液，這種婊子養的小怪物！」布萊雖然有這種感覺，但語

氣中對這個手狀的異形生物倒不乏尊敬之意。

「我們還不知道它是不是用這個來當血液呢，」艾西在目前這種情形的壓力下，思想正飛快地運轉着。「恐怕是另外一種循環系統，用來潤滑這個生物內部的。也許是有保護作用的內皮層的一部份，是一種液態的內皮，也可能是相當於我們的淋巴液的東西。」

「倒眞是很有保護作用。」達勒斯說：「讓你不敢殺它！」

「至少不能在一艘密封的太空船上殺它。」蕾普麗不動聲色地說。

「這話不錯，」艾西同意道：「我們可以把甘搬到外面這個太空生物排出的液體不會損及『諾斯楚莫號』的地方，想辦法把它割除，只不過我們很清楚現在甘之所以還能活命就只全靠有它幫忙。」

「一等我們把那個東西割除，把管子從他喉嚨裏抽出來之後，就可以輸給他氧氣。」蕾普麗强調她的想法：「隔熱布可以保護他不致受寒，至於手術方面，我們可以搭一個氧氣罩，下面直接和地面密接，讓那種液體滴到下面的地上好了。」

「這主意倒不壞，」艾西承認道：「只有兩個問題。」蕾普麗很不耐煩地等着下文。「第一，我們已經討論過，勉强將那個太空生物切除的話，很可能有中止甘的生命的危險，單是那份驚嚇就可以要了他的命。

「第二，我們也不能保證那個太空生物在受到嚴重傷害時不會將那種液體噴灑出來，以那種液體所具有的摧毀性和保護作用看來，很可能就有這樣的自衞反應。」他停了下來，讓所有的人好好想想這句話。

「就算那個眞正負責切割的人能逃脫而不致受到嚴重的傷害，我可不願意爲甘的臉或頭部受到什麼損傷而負責。」

「好吧，」蕾普麗有點懊惱的說：「也許這個主意其實並不高明。那你有什麼建議呢？」她豎起大拇指來朝上面的醫護室比了比。「準備就讓那個東西貼在他臉上，一起送回家裏去嗎？」

「我看不出這樣做法有什麼危險，」艾西一點也不理會她的諷刺：「只要他的情況保持穩定，我倒覺得這不失爲一個可行的辦法。要是他情況轉壞，當然我們就得另想辦法了。不過目前我必須申明我認爲强將那個太空生物割除，對甘只會造成傷害而不會有什麼好處。」

在旁邊的扶梯口露出個人頭來。「還是沒看到有東西透過去，那玩藝不流血了嗎？」派克把視線由綳着臉的蕾普麗轉到達勒斯身上。

「嗯，腐蝕過兩層之後就停了，」他還有點爲那種怪異液體所有的腐蝕性感到吃驚。

蕾普麗突然抬起頭來，四下看了看，「我們所有的人都在這裏，甘怎麼辦呢？沒有人在注意他……還有那隻怪物。」

大家都朝樓梯口衝了過去。

達勒斯第一個趕回醫務室，一眼就看出裏面沒有任何變化。甘仍然躺在原處，一動也不動，那個異形怪物緊貼在他臉上。

達勒斯對自己很生氣，他的舉動就像個孩子一樣。那種液體的確有意想不到而又危險的破壞力，但也不該引起這樣的驚慌。他應該先派一兩名人員留守在那裏看着那隻怪物的。

幸好在他們離開的這段時間裏一切都沒有變化。那個東西沒有動過，而看起來甘也沒有動過。從現在開始，不論什麼地方有什麼問題，都一定要派人隨時守在醫務室裏，情形已經很嚴重了，不能再讓那個怪物在不知不覺間做什麼。

「有沒有酸液流在他臉上？」派克站在門口，伸長了頸子去看甘。

達勒斯走過去站在手術枱邊，仔細地檢查了下那位行政官的頭部。「我想沒有，他看來很好。那種液體只在怪物身上流下去，沒有沾到他的皮膚。」

布來也擠到了門口。「它是不是還在淌那玩藝？在機房的補給品裏有一些陶器，差不多什麼都能裝。我不知道這種東西如何，不過我們必要的話可以試試，我可以用舊的改裝一下。」

「不用麻煩吧，」達勒斯對他說：「血已經止了。」

艾西仔細看了看被雷射刀切割開的地方。「完全癒合了，一點傷痕也沒有，再生能力眞是驚

人。簡直看不出來有被人碰過的痕跡。」

「一定有辦法把它割除掉的。」藍柏打了個寒戰，「光是看到那玩藝那樣貼在那裏，有根管子什麼的伸在他的喉嚨裏，就叫我覺得噁心。」

「要是貼在妳身上的話，妳才更會覺得難過哩。」蕾普麗對她嘲弄地說道。

藍柏離得遠遠的。「這話一點也不好笑。」

「我要再說一遍，船長，把這個太空生物弄開並不是個好主意。」艾西沒有看他。「上回的結果並不很好。」

達勒斯冷冷地看了他的科學官一眼。然後略爲放鬆了點。艾西不過是像平常一樣保持客觀的態度而已，他不是個會挖苦別人的人。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藍柏追問道。

「我們什麼也不做，」達勒斯等了一陣之後回答道：「我們什麼也不能做。我們試過了，而正如艾西說的，差點讓我們這隻太空船都報銷了。所以……我們還是把他交給自動醫療系統，希望能想出更好點的辦法來。」

他按了個控制開關，在一陣輕響中，甘身下的手術枱又縮回到機器裏。達勒斯扳開幾個開關，又再看到了那位昏迷的行政官的內部解剖圖，還有一些分析資料和圖表。但却沒有新的資料，

也沒有解決的方法。

艾西也在看幾個資料。「他的生理作用仍然維持正常，但有些組織有衰退和受破壞的跡象。」

「那麼那個還是在傷害他了。」藍柏說。

「不見得。他已經有很久不飲不食了，這些讀數很可能只是表示他的體重很自然的減少了，並沒有資料顯示他有體力急劇衰弱的情形，不論是受那個太空生物或環境的影響。

「不過，我們要儘量維持他最好的狀態，我最好先給他打營養針，再弄清楚那個太空生物是不是在吸收他體內的蛋白質。」他扳動了一組開關。一些新的聲音迴盪在醫務室裏，自動醫療系統開始給那無助的甘進行餵食和排除他體內廢物的工作。

「那是什麼東西?」蕾普麗指着正在慢慢移動的內部掃瞄鏡頭，「他肺部的黑塊?」

「我沒有看到什麼『黑塊』。」

達勒斯仔細地看了看，「我想我看到她說的是什麼。把那一部份放大來看看，艾西。」

那位科學官照他的指令做了。那個引起蕾普麗注意的小黑點現在變得非常清楚，在甘的肺部有一塊形狀不規則的黑印，完全不透明。

「我們並不知道那是在他肺上，」艾西扳動着開關，「恐怕只是掃瞄鏡頭上的印子，或是鏡頭有問題，這是常有的事。」

「再放大一點，」達勒斯命令道：「讓我們看是不是能看得更清楚些。」

艾西又調整了下儀器，但是不管他怎麼調整，那個黑塊還像先前一樣：就只是一塊不透明的黑印。

「我不能再放大了，否則他會受到放射線侵害的。」

「我知道，」達勒斯望着那個黑塊。「要是我們現在不用這個機器，就不知道他身體裏到底有什麼鬼問題了。」

「交給我來處理吧，船長，」那位科學官向他保證說：「我想我可以把鏡頭弄弄乾淨，只要輕輕擦一下就好了。」

「可是這樣我們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艾西一付很抱歉的樣子，「不把機器關掉，就沒法把黑印弄掉。」

「那就算了吧，只要不會再變大而擋了我們的視線就好了。」

「隨您吩咐，船長。」艾西轉過身去繼續看顯示幕上的資料。

布萊有點困惑而很懊惱地說：「現在怎麼辦呢？呃？就只好坐下來等結果嗎？」

「不，」達勒斯回答道。他記起除了照顧甘之外，他還要管這艘太空商船。「我們坐下來等結果，你們兩個回去工作……」

第七章

「你看怎麼樣？」

派克的身子儘量俯靠過來，和布萊一樣滿身淌着汗，看布萊把第十二號調制系統的最後一個接縫補好。他們要以人工來完成該用遙控自動檢查儀器和電腦操縱的工具做的工作。因爲現在沒有這兩種配備，所以只好拿原本不是這種用途的工具來做。

工具不對，工作也不對，派克憤怒地想道，可是他們還是得想辦法。要是這玩藝不修好的話，他們就沒法昇空。而只要能離開這個地方，要派克用牙齒來咬合裏面的零件都願意。

但現在輪到布萊來對付那些精密組件了。這部機器和「諾斯楚莫號」上其餘的機器一樣，用的是整組替換，在工廠就封好的組件，最麻煩的工作就是要把受損的部份挪去而不影響其他部份的作用，或損及其他的部份。而只要能把燒壞了的部份弄掉，新的組件換上去倒很容易。

「我想這裏好了，」他的同伴終於宣佈道：「試試看。」

派克退後幾步，按了兩個在他頭上方控制板上的按鈕，然後滿懷希望地看着旁邊的袖珍檢查器。他又把那兩個按鈕按了一次，但依舊毫無結果，檢查器仍然一點聲音也沒有。

「沒有。」

「媽的，我想一定是那部份的。」

「呃，偏偏不是，再試下一組吧。我知道每一組在外表上看來都很好，只有第三十四組看得出燒壞了，不過那組已經換好啦，這些東西就是這點討厭，要是因爲負荷過量而燒壞了幾個的話，就得到裏面去試到底壞了的是那些。」他停了下，又說道：「眞希望有遙控自動檢查器。」

「很有同感。」由機器裏傳來金屬夾在塑膠上的聲音。

「一定是下一組，」派克儘量用樂觀的口氣說：「我們不必用人工來檢查每一組組件，老媽把範圍已經縮到這麼小了，我們眞該表示感激才是。」

「我會表示感激的，」布萊回答說：「只要等我們離開了這裏，再回到沉睡狀態去。」

「不要再想甘了，」他按了下那兩個按鈕，在肚子裏咒罵了兩句。「還是不對，再試下一組吧，布萊。」

「對。」他把剛換下的組件放回原位。派克調整了幾個控制開關。也許他們可以再把可能受損的範圍再縮小一點。第十二號調制系統裏有一百個小組件，想到要一個一個地以人工去檢查出

壞的是那一組，眞叫他氣得想砸東西。

就在這不該來的時候，旁邊對講機裏有個聲音問道：「怎麼樣了?」

哦，媽的，派克想道，是蕾普麗，這個他媽的女人，我會告訴她怎麼樣了的，「什麼也不怎麼樣。」他恨恨地說道，然後低聲地罵了一大串髒話。

「繼續找吧。」他對他的夥件說。

「對。」

「什麼?」她說：「我沒聽到。」

他走了過去，打開對講機。「妳要問這裏怎麼樣了嗎?這裏有一大堆苦工要做，眞正辛苦的工作。你們什麼時候眞該下來試試看。」

她的回話來得很快。「我的工作才是最苦的呢，」派克不屑地笑了笑，「因爲我得聽你們胡扯。」

「少來吵我吧。」

「等你們把機器修好之後我就不會來吵你了，沒修好之前休想，你記住吧。」那頭切斷了，而派克還來不及把他想好的話說出來。

「什麼事?」布萊伸出頭來問道：「你們兩個又吵架了嗎?」

「不是的，只是聽了那個娘兒們的快嘴快舌。」

布來遲疑了一下，檢查着他剛拆開的一組組件。「對，我們再試一下。」

派克按了下按鈕，兩眼望着顯示器，心裏却想着把檢查器當作那位事務官的臉而飽以老拳，不過他當然不會做這麼戲劇化的事的，他雖然脾氣不好，但是他也還很理智的知道他有多需要這部檢查器。

還有蕾普麗。

艾西正對昏迷不醒的甘作一連串新的試驗和檢查，對他的情況提供了不少新資料。雖然都沒有用，但這位科學官却覺得興趣盎然。

只要走進醫務室的人都能在主顯示幕上看到甘的體內情況。而甘本人對這種侵犯他個人隱私的行爲却無法表示反對。

蕾普麗走了進來，看了看各種儀表上的讀數。甘的情況仍然沒有變化，不過這也是她意料之中的事。那個異形生物仍然緊貼在他的臉上。

她看過那些小小的儀器之後，坐進了艾西身邊的空位子，他只對她微微一笑，算是打過了招呼，一面還專心地扳弄他面前控制臺上的開關。

「在給他做各種試驗。」他告訴蕾普麗說：「以防萬一有什麼變化。」

「比方說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不過萬一有什麼的話，我希望能及早知道。」

「有什麼新的發展嗎？」

「妳是說甘？」艾西想了想，「還是一樣，他的情況很穩定，不，比這還好，他一直很好，沒有惡化的現象。」

「那個怪物呢？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能排出酸液，能很快使傷口癒合，還有什麼別的嗎？」

艾西好像很自得地回答道：「我跟妳說過，我一直在做試驗和檢查。因爲我們不能對甘怎麼樣，所以我想應該儘量多知道點關於那個太空生物的事，說不定一些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後却能讓我們把它弄開呢。」

「這個我曉得，」她有點不耐煩地在椅子裏挪了下身子。「你到底發現了什麼？」

「它有一層外表皮，好像是蛋白質和多醣類的結合體，至少我猜想是這樣的，要不做過細部分析的話，很難說得準，可是那怕只是切下一小片來，恐怕也會引得它再排出那種液體。我們可不能冒險讓它腐蝕掉一部份自動醫療系統。」

「不錯，」她冷冷地說：「目前這架機器是甘唯一的希望了。」

「一點也不錯。更有意思的是，它的眞皮部份不斷有新陳代謝作用，分裂出有機體的矽酸鹽

。它好像有兩層皮膚，而兩層之間流動的就是那種酸液。而且這種酸液好像是在高壓下流動的。

「還好達勒斯沒有切割得太深，否則我想它會把酸液噴洒到整個醫務室的。」

蕾普麗好像很感震驚。

「裏面一層皮膚組織十分獨特，好像極其緊密。恐怕可以抵得住雷射。我知道，我知道，」他看到她一付不相信的表情，趕忙說：「這話聽起來很沒道理，可是那眞是我所見過最硬的一種有機組織。細胞的構成和組織，一切都完全不合任何標準的生物學規則。

「比方說，那些含矽酸鹽的細胞，具有金屬性，其結果是使這種生物能夠抗拒那樣可怕的環境因素。」

「除了有含矽酸鹽的細胞和兩層皮膚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嗎？」

「呃，我還不知道它呼吸的是什麼，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照我們所以爲的正常方式呼吸。不過倒的確使它周圍的大氣有所改變，也許是經由它表皮的一些孔而吸收了它所需要的氣體，在它身上絕對沒有類似鼻孔的東西。它就像是個活的化學工廠，內部有些器官却又好像完全沒有作用，而其他一部份器官的作用簡直讓我想也想不到是什麼。

「很可能那些看來沒有作用的器官有自衛作用，要等進一步的檢查才會知道。」他看了她一眼說：「這樣够了吧？」

「很够了，」根本不該把甘送回太空船來的。她想道，他們應該把他和那隻怪物留在外面。而他們之所以會在這裏，都該怪艾西。

她在一邊望着艾西，看他扳動着儀器，把他要的資料儲入電腦，不要的加以廢棄。在所有的人裏，她最不會想到艾西可能有那樣戲劇化的舉動，可是却偏偏是他那樣突然決定違反所有的既定規則和程序，讓他們回到船上來。

她必須修正她的說法，除了艾西之外，達勒斯和藍柏在要求同船的時候也違反了規定。而當時甘的生命正危在旦夕。要是艾西聽從了她的指示把他們三個留在太空船外的話，甘現在是不是還會活着呢？或者他會不會已經變成了記錄上的一個統計數字？不過，這倒可以簡化一件事：這樣她就不必在甘恢復健康之後，面對他向他解釋爲什麼她拒絕讓他和其他人回太空船了。

艾西注意到了她臉上的表情，有點擔心地問道：「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她坐直了身子，「替我總結一下吧，假裝我什麼都不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目前的情況到底怎麼樣了？」

「以我們目前的情況和知識來看，各種很有意思的因素和結構使這個太空生物簡直可說是刀槍不入。」

她點了點頭。「我也是這樣想，就不知道你那些結果對不對。」他一臉痛苦的表情。「對不

起。好吧，這個東西眞是刀槍不入的。」她注意地望着他問道：「是不是就因爲這個原故你才自作主張放它進來了呢?」

那位科學官像平常一樣不肯上鈎，回答的時候語氣裏也絲毫沒有不快。「我只是遵照船長的命令行事，記得嗎?」

她勉强自己不要提高聲音，她知道艾西只尊重講理的人。「達勒斯和甘離船之後，我就是資深官員，除非他們有人眞正回到了船上，否則該由我來行使指揮官的權力。」

「對，當然是這樣的，我不過是忘記了而已。當時太感情用事了。」

「才怪，」她兩眼盯着那些儀器上的讀數。「你向來沒因爲感情因素而忘記什麼事過。」

這話使他轉過臉來。「妳以爲妳很了解我?你們所有的人，都自以爲知道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告訴妳，蕾普麗，不錯，我在打開內艙門的時候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可是當時是誰負責指揮什麼的，呃，我跟其他的人一樣，有時也是會忘記事情的。我的記憶力很好，可是也跟所有的人一樣，也有不行的時候，就連老媽也可能會找不到某個資料的。」

當然，她想道，故意忘記吧。不過，這位科學官也可能說的是實話。她最好注意一下自己已經得罪了多少同事，派克和布萊已經不怎麼喜歡她了，現在她又差點和艾西爲敵。

可是她禁不住感到懷疑，她幾乎希望艾西會對她大發脾氣。

「你也正好忘記了屬於你這一部門的檢疫規定，這種事可是每個太空船上的官員在上課時最先要記住的。」

「沒有，」到底他說了句她可以相信的話了，「那我倒沒有忘記。」

「啊，你原來並沒有忘記。」她停了下來，强調一下她的語氣，「你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違反了規定。」

「妳以爲我做得輕鬆嗎?妳以爲我沒有考慮我這種行爲的後果?」

「不是的，艾西，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他又沒有因她的挑釁而有反應。「我並不願意那樣做法，可是我却覺得別無選擇的餘地。」

他柔聲地解釋道：「妳會把甘怎麼樣處置呢?他唯一能活命的機會好像只有把他送進醫務室，讓自動醫療系統儘快地加以治療。他的情況一直能很穩定，我想應該歸功於這部機器和及早治療，還有及時予以消毒和注射營養針。」

「你這就自相矛盾了，艾西，一分鐘前你還說是那隻太空生物，而不是自動醫療系統保住了甘的性命。」

「那個太空生物的確好像很有貢獻，可是這是在甘能適應的大氣和環境之中，我們可不知道如果它跟甘都被留在外面的話，又會怎麼樣。在這裏面，我們可以仔細地加以注意，萬一那個太

空生物有什麼危害他的跡象，我們就可以馬上採取行動，要是他還在外面的話，我們就辦不到了。」他停下話來打開了一個開關，看了看儀器上的讀數。「再說，我也是奉命行事。」

「你是說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你都會聽達勒斯的話，而不聽我的命令嗎？」

「我是說船長畢竟是船長，而他在門外一尺而不在門裏的事，並不足以讓我對他的決策不加理會。」

她把頭轉了開去，心裏對他和自己都感到十分憤怒。「你違反了檢疫規定，可能危害到所有人的生命，而不止是廿一個人的命。」

艾西很快地在電腦鍵盤上打進個問題，一本正經地看了看電腦送出的答案，然後也沒望不停追問的蕾普麗，回答道：「妳以爲我這個決定做得很輕鬆嗎？我很清楚關於檢疫和太空生物形體等等的規定，恐怕比妳清楚得多。我得拿來和一條人命比較。

「也許我應該讓他死在外面，也許我這種做法危害到其餘所有的人。可是我知道一點：那些制定規則的人是在安全而舒服的環境下定出這些規定來的，卻不是在眞正要施用這些規定的場所。碰到這種時候，我們得用自己的思想和感覺來判斷，而這正是我的做法。

「到目前爲止，那個太空生物還沒有對我們其餘的人有任何威脅的表示，將來也許有這種可能，可是到時候，它所面對的是六個很有警覺和準備的人，而不是一個事先毫無準備，又在一艘

漆黑棄船裏的人。我是爲了救廿的命才願意這樣冒險的。

「現在這都沒有關係了，廿已經上了太空船……也還活着，事情將來的發展所依據的是這個事實，而不是依過去的可能情況。再討論也不過是浪費時間而已。」

「那這就是你身爲科學官的正式立場了？這可和手册裏規定的不一樣。」

「妳一直在重覆這幾句話，蕾普麗。爲什麼呢？想要讓我生氣嗎？我已經把這件事記入了工作日誌，一切將來聽候公司當局的裁決。不錯，這就是我的正式立場，要記住科學的主要功能就是保護和改進人類的生活，這一點我是絕不致違反的。」

「不錯，可是你對如何改進人類生活的看法可能和別人不同。」

不知道爲什麼，其他那些更直接刺激他的話都沒有什麼反應，而這句話却使他轉過身來狠狠地瞪着她，「我把我當科學官應負的責任看得和妳對事務官的責任一樣重。這樣說應該够讓妳滿意了吧。這個問題我已經煩了，如果妳眞有什麼要指責我的話，去跟達勒斯講吧，如果沒有的話，」他轉回身去對着他面前的那些精密儀器。「妳去管妳的事，讓我做我的事吧。」

她點了下頭。「很公平。」她轉過身去，走向走廊……仍然覺得很不滿意，但却說不出原因何在，艾西的話很有道理，很難反駁。而讓她感到困擾的並不是這個。

而且他突然打開內艙門讓探測小組的人回到太空船裏來的行動不止是違反規定而已，簡直和

這位科學官的性格大不相同，和他平素在處理其他事情上所表現的態度比起來，更是十分矛盾。她雖然認識他不很久，但在這次事件之前，他給她和船上其他人的印象，都好像他凡事一定依照手册上的規定去做的。

艾西自稱他這樣做只是爲了要救一個人的命，而她却站在公家的立場說話。她這樣是不是做錯了呢？甘會不會同意她的做法？

她非常困惑地走回舵房，心中想着許多巧合的事，使她思潮起伏，但却無法把這些問題拼湊在一起……

現在在「諾斯楚莫號」上除了等待之外，什麼事情也不能做。要等派克和布萊做完他們的工作，要等甘的情況有所變化。

在舵房裏，藍柏正拿着根繩子逗那隻叫瓊斯的貓。船上之所以有這根繩子只是爲了讓瓊斯開心，可是那隻貓却不這樣想，它總覺得是要它來逗那些人開心。他們用那樣笨拙的大爪子抓着白色的繩子抖動，看到它去撥撥抓抓，好像就覺得很有樂趣。

藍柏稱這個遊戲做逗貓，瓊斯則稱之爲逗人。它是一隻很善解人意的貓，也會盡量讓那個導航官高興。這些人有時候眞愁苦，要逗他們開心，在一隻貓來說也眞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瓊斯是隻很有良心的貓，它總盡力而爲地去取悅那些人，心裏則想着食物和溫暖而肥大的老鼠。

「你看怎麼樣？」布萊從機器擋板下看了看他的同事。

派克調整了個控制鈕，擦了下額頭上的汗，「差不多了，再有半度我們就完工了。也許這可以讓蕾普麗高興了吧。」

那位輪機員哼了一聲，「難道你不知道？蕾普麗是一輩子也不會有高興的時候的。」由他正在修理的進氣口擋板後面有砰砰的聲音傳來。

派克看了看沒有聲音的對講機一眼，咕噥地回答道：「要是這件事情過了之後我們還拿不到全份獎金的話，我就要正式提出申訴，我們都該拿雙薪咧。恐怕也合於救險獎金的申請吧。這回公司方面最好給我們適當的報酬，否則我們就去找工會，不能再隨他們亂搞了。」

「對。」布萊沒好氣地說着，從擋板後面伸出手來。「用三號補縫器應該可以了。」

派克在一個外面標得很整齊，裏面却很髒亂的塑膠箱子裏翻找了一陣，找出一個上面畫了紅線綠線的四方形灰盒子，兩眼恨恨地瞪了對講機一眼……

音樂的節奏很原始，錄音因爲年代太久和聽得太多也有點失眞了。但達勒斯却舒服地躺着聽音樂，就好像他置身在當年灌錄這個音樂的現場一般，一隻脚還無聲地在打着拍子。

對講機響了起來，響了三聲之後才引起了這位船長的注意。他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伸出手去關掉了音樂，然後打開對講機。

「我是達勒斯。」

「我是艾西，我想你該來看看甘，有點變化了。」

達勒斯由床上翻身坐了起來。艾西的語氣聽來好像並不擔心，這點使他覺得大有希望。不過他的話聽來有點困惑的味道，這就不妙了。

「嚴重嗎？」

「很有意思。」

「我馬上來。」

他站起來，關掉了錄音機，很不情願地望着那盞綠燈一閃而滅。艾西說「很有意思」，這話意思可多了，不一定是好事。但如果甘已經過世了的話，艾西的說法一定會很不一樣的，這點倒讓他略微覺得放心了。

這也就是說那位行政官還活着……不過目前的情況「很有意思」。

結果他發現艾西說的根本不是甘，他是為了別的事才和達勒斯通話的。

達勒斯看到他的科學官站在醫務室外的走廊裏，鼻子貼在玻璃上，正往裏看着，聽到船長走來的聲音，就轉過身來。

「怎麼了？」蕾普麗突然出現在走廊那頭。她的視線很快地由達勒斯轉到艾西身上，又轉了

回來，「我在打開的對講機裏聽到了。」

「在監聽嗎？」達勒斯奇怪地望了她一眼。

她做了個鬼臉，「在這條太空船上又沒別的事好做。怎麼樣？你反對嗎？」

「不是的，只是好奇。」他透過厚厚的玻璃望着醫務室裏，並沒有看到什麼驚人的變化，就向艾西問道：「怎麼樣？」

「甘，」那位科學官指了指。「你仔細看看他，從頭到腳好好看看。」

達勒斯瞪大了眼睛，這才注意到艾西說的是什麼，或不如說，他沒有注意到的是什麼。

「那玩藝不見了！」他很快在醫務室裏看了一圈，並沒有看到那隻太空生物。甘仍然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手術枱上。胸口平穩地起伏着，好像沒有了那個太空怪物也能正常而毫不費力地呼吸。再仔細看看，就可以看出在他臉的邊緣有很多小小的黑點。

「那玩藝把什麼東西留在他身上了？」達勒斯希望自己能拋開那叫人作嘔的念頭。

「不是的，」艾西很肯定地說，而達勒斯滿心情願地相信了他的話，他非相信不可，何況他的人事資料說這位科學官的視力是全太空船上的人裏最好的一個。

「那些都是凹進去的小洞，而不是突起。我想是吸盤留下的印子，」艾西停了一下，又說：「除了這些印子之外，甘好像完全沒有受到任何損傷。」

「事情可能還沒完呢，」蕾普麗插嘴說：「門是密封的，那個東西一定還在裏面。」她的話說得很有自信，但那却只是用來掩飾她內心眞正感覺的。一想到那蜘蛛似的手狀怪物，睜着那隻像玻璃珠一霎也不霎的眼睛在地上爬來爬去，就讓她嚇得不敢說出她有多害怕來。

「我們不能打開那扇門，」艾西沉吟地說道：「我們可不想讓它出來，千萬不能讓它在船上四處亂跑。」

「這話我眞是再同意也不過了。」蕾普麗的眼光掃過醫務室的地板，只看到光亮的金屬和油漆。「我們不可能在那麼遠把它抓住殺掉，所以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剛才要把它從甘的臉上弄走的時候，曾經割過它，傷過它，說不定若是我們不過份威脅到它的話，它就不會反抗，也許我們可以就這樣把它抓起來。」他腦子突然閃現出公司方面給他的嘉奬，說不定還可以升官，拿一大筆奬金。但緊接着他又看到仍然不省人事的甘，心裏不禁湧起了一陣內疚。

蕾普麗想到這種事還覺得毛骨悚然。「你去這樣把它抓起來吧，我來守在門口。」

「我想這個想法倒値得一試，」艾西離開了窗口。「這是個珍貴無比的標本，我們最好能毫無損傷地把它活捉過來。」

他按了下醫務室電動門的開關，醫務室是抓那個東西的好地方，那裏有夾層牆，除了氣艙之

外，這也是「諾斯楚莫號」上最密閉的一個地方。

門向後滑開了一點，艾西看了看達勒斯，他點了點頭。艾西又按了下按鈕，門又開大了幾公分，現在寬得已經够讓一個人走過了。達勒斯首先走了進去，蕾普麗小心地跟在他後面。艾西最後走進去，很快地按動按鈕讓門在他們身後關了起來。

他們靠得緊緊的站在門口，眼光在房裏四下掃射。仍然不見那隻怪物的踪影。達勒斯噘起嘴來，用力地吹了聲口哨，但也沒能驚動那隻怪物，却讓蕾普麗緊張地傻笑了幾聲。

達勒斯的兩眼搜索着怪物可能藏身的地方，向一個開着的櫃子走過去。那裏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藏身之所。但是經過仔細搜查之後，發現裏面只有一些放得整整齊齊，一點也沒被弄亂的醫療器材。

如果他們不想用兩手來困住那隻太空怪物的話，就必須要有點堅硬的東西。達勒斯選了他所看到的第一樣稱手的東西：一個不銹鋼製的托盤。在他繼續搜索工作的時候，心裏却很明白若是那個怪物覺得因受威脅而反抗的話，就能很輕易而毫不費力地把托盤和他的手都腐蝕掉，但手裏拿了個重東西總讓人安心一點。

艾西在查醫務室那頭的角落，蕾普麗一直站在門口也覺得無聊起來。她往裏走了幾步，看了看甘所躺着的手術枱底下，想到那個怪物大概會貼在下面。她全身的肌肉都緊張着，準備一看到

那東西就馬上跳開。她看到底下空空如也，却絲毫不覺失望。

她直起身來，想着下一步該去看什麼地方。她靠在一塊隔板上，突然有個硬硬的東西落在她的肩頭，她猛的轉過頭來，正好看到那些形如枯骨的長手指和那隻灰濛濛的怪眼。

她發出了一聲尖叫，全身肌肉抽搐，笨拙地扭動着身子，就在這時候，那個東西沉重地落到了地上，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

達勒斯和艾西聽到她的尖叫聲都衝了過來，他們三個圍在一起瞪着那一動不動躺在他們中間的東西。那幾根手指緊緊地拳曲着，就像一隻死人的手。其實現在比以前更像了，就只多了幾根手指，一根尾巴和那隻呆鈍的怪眼。

蕾普麗的右手按着那個東西剛碰過的肩頭，不停地喘息，好一陣子恢復不過來，只覺得那個怪物還爬在她身上。

她伸出穿了靴子的脚來踢了踢，那隻手狀的怪物却既沒有動彈也沒有反抗。除了那隻眼睛裏神色呆鈍之外，原先堅韌的皮膚似乎也皺縮了。她又用脚踢了踢，把它踢翻了個身。那根管子軟軟地躺在掌心，幾乎整個收縮了。

「我想它已經死了，」達勒斯又看了看那具異形的屍體，然後看看蕾普麗說：「妳沒事吧？」

她勉强地說出話來。「沒事，它並沒有對我怎麼樣，我想它在落到我身上之前早就死了。」

她走到開着的櫃子前，挑了一把很長的金屬鑷子。碰了碰拳曲的手指，沒有引起任何反應，刺了下那隻獨眼也沒有任何反應。達勒斯把托盤伸了出來，她用那把鑷子將已死的怪物撥了進去，很快地蓋上蓋子。

他們走到附近一張桌子邊，小心地將那隻怪物由托盤裏倒在平平的桌面上。艾西打開了桌上明亮的電燈，燈光使那個形體更顯怪異。他找了根小探針，刺着那毫無抵抗的形體。

「看看這麼些吸盤。」他用探針指着在那怪物「掌」緣內側一串又小又深的小洞說。這些小洞遍佈整個手掌的外圍。「難怪我們沒法從他臉上把這玩藝弄下來，有這些吸盤，再加上那幾根指頭，還有條尾巴纏着他的頸子。」

「它的嘴在那裏？」達勒斯幾乎沒辦法不看那隻獨眼。那隻眼神呆鈍的眼睛就連在死後也還有一種近似催眠的吸引力。

「想必就是這裏這根管子似的器官，也就是塞進他喉嚨的東西，可是却一直沒有進食的跡象。」艾西用探針把屍體翻過來，用鑷子夾住那根管子向手掌外拉了起來，管子在拉開之後，也變成了和其餘部份一樣的顏色。

「一旦接觸空氣之後就變硬了。」艾西把那個東西移到儀器邊，放進鏡頭下，調整了控制鈕

，數字和文字就隨着他所按的按鈕不斷出現在小小的顯示幕上。

「沒錯，」他最後向他們宣佈道：「完了，死了，沒有一點生命的跡象。我們也許對它所知不多，不過至少還不至於怪到我們沒法確定它是死是活。」

蕾普麗還覺得肩上麻麻的，「好極了，我們把它扔了吧。」

艾西像不敢相信似地望着她。「妳當然是在開玩笑吧。眞滑稽。」

她搖了搖頭。「我才不是開玩笑呢。」

「可是……這一定要帶回去。」艾西很激動地說：「這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太空生物，在所有的資料裏都沒有這種東西，應該用它來做各種各樣的試驗。」

「好的，」她說：「你去做試驗吧，然後我們再把它丟掉。」

「不行，不行，這得送到有全套設備的生物實驗室去才行，我只能就它的結構和成分等等做最粗淺的記錄。至於它的進化過程等等，根本無從查起。

「我們不能把這個近十年來最偉大的發現像一件垃圾似地由氣艙口丟出去！我要以個人，以及我是科學官的身份抗議。甘也會同意我這種做法的。」

「這個東西流出酸液，差點把我們的太空船也弄了個洞，」她朝那具屍體點了點頭。「天曉得它死了之後是不是還會作怪。」

「到現在爲止還什麼事也沒有，」艾西反駁道：「那些酸液說不定已經被死了的細胞吸收掉了，也就不會再有危險，它並沒有怎麼樣。」

「還沒有。」

艾西轉過臉去看了看達勒斯，「在我們到處刺它，甚至刺到它眼睛上的時候，它都沒動彈過，也沒有任何反抗的行爲。儀器檢查之後說它已經死了，而我想也可以說這東西不是僵屍。達勒斯，我們一定要保留這個標本。」

達勒斯沒有回答，艾西繼續說道：「還有一點，如果我們不能讓甘從昏迷狀態中醒過來的話，將來治療他的醫療小組也需要這隻太空生物來做參考，若是把它扔了，說不定就扔掉了能救活甘的秘密。」

達勒斯終於開口說道：「你是科學官，這是你職權範圍之內的事，由你決定。」

「那就這樣決定了。」艾西很得意地看了一眼，「我會把它密封進容器裏，讓它不可能再復活。我們能對付得了的。」

「說不定甘當時就是這樣想的。」蕾普麗喃喃地說。達勒斯瞪了她一眼，她轉開了眼光。「我想這樣就決定這隻怪物的未來了。」她朝手術枱比了下手勢。「甘怎麼辦呢？」

艾西轉過身去，很快地給這位行政官檢查了一下，再仔細地看了看那張留着吸盤印子的臉，

然後這位科學官扳動了自動醫療系統上的幾個開關。一陣嗡嗡聲響起，儀器上開始出現了各種的讀數和資料。

「他在發燒。」

「很嚴重嗎?」

「不，他的身體還能對付得了。機器會讓他的熱度減低，他到現在還是不省人事。」

「這點我們也看得出來。」

艾西看了蕾普麗一眼。「未必見得，他外表看起來很可能只是睡着了，那和昏迷可不一樣。」

蕾普麗正要回嘴，達勒斯却已經很生氣地叫罵起來：「你們兩個不許再吵了。」就好像事情還不够他擔心的，現在他還得給手下人勸架。如果考慮到他們所受到的精神壓力，這種衝突應該也是意料中事，可是他實在不能容忍這樣的發洩方式，無論如何也要防止公然爭執的情形。他沒有時間來管這種事。

為了不讓蕾普麗和艾西再爭吵下去，他把話題轉回到甘的身上。「昏迷和有點發燒，還有沒有別的?」

艾西看了看顯示幕上的資料。「這裏沒有什麼了，其他一切還很正常。」

「再下去呢?」

那個科學官有點遲疑地說：「我不是醫官，『諾斯楚莫號』還不够大得能有個醫官。」

「也不够那麼重要，這我知道。可是我們這裏最相近於醫官的人就是你了。我只想聽聽你的意見。我不會列入記錄，當然也不會一定要你負責。媽的，我也不能逼你。」他的視線又轉回到他同僚和好友的甘的身上。

「我不想太過份樂觀，」艾西慢慢地說道：「可是根據他目前的情況和診斷結果資料看來，我想他是可以好的。」

達勒斯咧嘴一笑，緩緩地點了點頭。「這樣就够好的了。也不能再多要求什麼。」

「我希望你說得對，」蕾普麗說：「我們在很多事情上看法都不一致，可是這件事我却向上帝禱告，希望你說得對。」

艾西聳了下肩膀。「我只希望我能多為他盡點力，可是就像我剛才說的，我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還是得靠自動醫療系統。現在我收到很多奇怪的資料，不過却不能拿這些來派這部機器的不是。我們只有等着機器分析出那個太空生物對他究竟有些什麼樣的影響，然後才能開藥和治療。」他突然很感失望似的。「我真希望我受過醫藥訓練，我不喜歡侍候機器。」

蕾普麗很詫異地說：「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你說機器的壞話，艾西。」

「沒有一部機器是十全十美的。它們應該更有適應性。我們這裏需要一座完整的醫院，而不只是這樣小小的自動醫療系統。這種東西原就不能應付像這樣……呃，這樣怪異的事。問題可能還超出它的能力範圍之外。這就像所有的機器一樣，只能在某些既定範圍之內有效。我眞希望我的醫藥知識能更豐密些。」

「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你說自己不行。」蕾普麗繼續說道。

「如果你不是全知全能的話，總是會覺得自己不行的。我不知道你怎麼能避免這種感覺。」他又低頭看了看甘。「尤其是在你碰到完全超乎你經驗之外的事物的時候，我沒有可以適切應付的知識，而這一點讓我覺得很無助。」

他小心地用鉗子夾住那個太空異物的兩根手指，放進一個透明的大瓶子裏，按了個按鈕，將瓶子密封起來，瓶子裏充滿了黃光。

蕾普麗一直專注地望着他的每一個動作，心裏還在擔心那隻怪物會突然將瓶子溶解，向他們三個人衝過來。等她最後終於相信它除了在惡夢中之外再不能對他們構成危險之後，就轉過身去，走向醫務室的門口。

「我不知道你們打算怎麼樣，」她回過頭來說道：「不過我想去喝點咖啡。」

「好主意，」達勒斯看了艾西一眼，「你一個人在這裏不要緊吧？」

「你是說，我一個人陪着那個？」他伸出大拇指來朝被封在玻璃瓶中的怪物屍體比了下，咧嘴一笑。「我是個科學家。這種事只會提高我的好奇心，而不會加快我的心跳。謝謝你，我不會有問題的。如果有任何新發展，或者甘的情況有什麼變化的話，我會馬上通知你。」

「一言爲定。」他看了看正在等他的蕾普麗。「我們喝咖啡去吧。」

醫務室的門在他們身後關緊了。他們向舵房走去，留下自動醫療系統去照顧甘，由艾西來操縱自動醫療系統……。

第八章

咖啡雖然不能讓他們心裏舒服，至少讓他們胃裏舒服了很多。「諾斯楚莫號」在他們四週平穩地作用着，對被製成標本放在醫務室的異形生物屍體絲毫不感興趣。舵房裏充滿了他們所熟悉的嗡嗡聲和氣味。

達勒斯認得出某些氣味是由他手下人的身上發出的，他並沒有覺得不適，只不過吸了一兩次以資辨別。這種情形在像「諾斯楚莫號」這樣小的太空船上是無可避免的。關在這樣一個距離溫暖的星球有不知多少光年遠，漂浮在太空中的鐵瓶子裏，這些人員清醒時要想的事情比旁邊人身上的氣味重要得多。

蕾普麗却看來還很心煩意亂的樣子。

「妳怎麼了？還在爲艾西打開艙門讓我們進來的事不高興嗎？」

她很憤怒地說：「你怎麼能把那麼重大的事情交給他來決定？」

「我跟妳說過了，」他很有耐心地解釋道：「是我決定要帶甘進來的，不是……哦，妳是說保留那個異形生物屍體的事？」

她點了點頭。「對。現在再來爭論氣艙的事已經來不及了。在那件事情上我的做法也許不對。可是把那個怪物留在太空船上，不管是死是活，總是傷過甘的。」

他儘量想勸慰她說：「除了讓甘昏迷了之外，我們還不知道那東西到底有沒有傷着甘。根據自動醫療系統的診斷，他並沒有其他問題。

「至於該不該把那玩藝留在太空船上的問題。我只是管理這艘太空船的，我只是個駕駛員。」

「你是船長。」

「不過是一個頭銜而已，在特定的情況下，根本不算一回事。在關於輪機的問題上，我得聽派克的，而和科學部門有關的事，則該由艾西來做決定。」

「怎麼會有這種事？」她的語氣中充滿了好奇，而不像先前那麼咄咄逼人。

「跟其他的規定一樣，是公司的命令。妳沒有看過指令嗎？」

「從什麼開始有這種標準程序的？」

他有點不高興地說：「得了吧，蕾普麗。這裏又不是一艘軍艦，妳跟我一樣清楚所謂標準程

序是他們關照你該做的。這個原則包括了各部門的獨立性，科學部門也不例外。如果我不同意這種規定的話，我大概就不會坐在這裏了。」

「怎麼了？如果死了人，就會打破你可能因救難而得獎金的美夢嗎？」

「妳明知道不是這麼回事，」他語氣犀利地說：「沒有一筆獎金能大得可以換取甘的健康。不過現在說這些也太晚了，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事情已經發生了。

「哎，別再逼我了，好不好？我只是個靠拖運貨物過活的人。如果我眞想做個探險家，追求因爲有新發現而領的獎金的話，我就會參加另外一家公司，到現在爲止恐怕也碰過不知多少次生命危險了。至於虛名……謝了吧，我才不要呢。我情願要我的行政官活轉來。」

這次她沒有答話，只默不作聲地在那裡坐了幾分鐘。等她再開口的時候，她語氣中那種尖刻的味道已經沒有了。「你跟甘在一起共事很久了吧？」

「久得够稱得上是知已了，」達勒斯保持着平靜的語氣，兩眼望着面前的控制台。

「艾西呢？」

「妳又要開始了嗎？」他嘆了口氣，實在無處可躲。「他怎麼樣？」

「還是同樣的問題。你說你很清楚甘，可是你認識艾西嗎？你以前有沒有和他共過事？」

「沒有。」這件事一點也沒有讓達勒斯覺得有什麼不對。「這還是第一次。我運過五批貨，

時間有長有短，貨也各不相同。船上的科學官一直是另外一個人。後來在我們這次啓程的兩天前，他們把他換成了艾西。」

她別有含意地望着他。「這又怎麼樣呢？」他沒好氣地問道：「他們還不是把我以前的事務官換成妳了。」

「我不信任他。」

「這種態度很對。我呢……我什麼人也不信任。」他想，是該換個話題的時候了，就他的觀察所得，艾西是個很好的科學官，也許有點不大合羣，可是在這種除了啓程和到達的時間之外，大部份時間都在沉睡狀態中的旅程裡，彼此間是否有親密關係並非必要。一個人只要能把他的工作做好，達勒斯可不管他的個性如何，而到目前爲止，艾西的工作能力還沒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什麼事躭誤了整修工作？」他問道。

她看了看時計，很快地計算了一下。「現在應該已經差不多完工了。大概最多不過是再作點更精細的檢查。」

「妳怎麼不早說呢？」

「我相信一定還有些工作沒完，否則他們早就會跟我們連絡了。哎，難道你以爲我居然會替派克拖延嗎？」

「不是。還有什麼要做的呢？」

她很快地向電腦查詢了一番。「B甲板和C甲板還看不見，那裏的電眼掃瞄器壞了，需要整個換掉。」

「我才不管那兩層怎麼樣呢，我知道那裏會是什麼樣子。還有別的嗎？」

「儲備動力系統在我們着陸的時候燒壞了。還記得輔助引擎的問題嗎？」

「可是主機已經修好了吧？」她點了點頭。「那輔助部份什麼的就不要去管他了。沒有也可以升空，然後我們再進入沉睡狀態，眞正做點太空旅行，而不要老呆在這裏。」

「這樣好嗎？我是說不先修好輔助部份就先升空。」

「也許不好，可是我想趕快離開這裏，我想現在就走。我們已經調查過那個訊號，而那裏根本沒人需要我們救的，倒要救我們的甘。讓公司裏那些設備週全的探測船來發掘那艘棄船裏的東西吧。我們拿錢可不是爲幹這事的。我們已經完成了手册上規定的事，現在我已經受够了，趕快起飛離開這個地方吧。」

他們在舵房裏各人就了各人的崗位。把甘和已死的異形怪物忘在一邊。除了升空的一應手續外，其餘的都忘在腦後。他們現在又是一個單位，個人的恩怨和意見都丟在一邊，只想着讓這艘太空商船升空，回到清明而開闊的太空中去。

「主機引擎開動。」已經由醫務室裏回到自己崗位上的艾西報告說。

「輔助引擎仍然沒有作用，船長。」蕾普麗對懸在她頭上方的控制台上深紅色的讀數皺起了眉頭。

「好了。」藍柏說。

「嗯，我知道。導航官，都準備好了嗎？」

藍柏看了看她的儀表板。「重入軌道已經計算好了，我正在做精密調整。馬上就會好。好了。」她順序按了一連串按鈕。很多數字在達勒斯頭部上方的控制台上閃現起來。

「夠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話，等我們上去之後再修正。準備升空。」

在飛揚的沙塵中，「諾斯楚莫號」開始震動。一陣轟然的響聲掩過了暴風的聲音，人造的雷聲廻響在滿是熔岩的丘陵上，撼動了玄武岩的巨柱。

「準備。」蕾普麗說。

達勒斯看了艾西一眼。「還撐得住嗎？」

那位科學官看了看他的儀器。「都很好，不過能支持多久我就不敢說了。」

「只要久得能讓我們升空。」達勒斯打開了對講機。「派克，下面的情形怎麼樣？能不能撐過去而不用高速引擎？」

要是他們啓動之後不能擺脫當地的地心引力，達勒斯知道那他們就得開動高速引擎來升空。但這種引擎只要開動一兩秒鐘就能使他們整個脫離這個星系。那也就是說他們得重新找到定位，利用珍貴的清醒時間重新取回他們所拖運的貨物。若以空氣的量來計算時間的話，每一分鐘相當於一公升，而「諾斯楚莫號」並不能長久地將他們所呼出的廢氣重新處理出氧氣來。等到他們的肺部無法接受太空船內的空氣時，無論他們是否已經找到了那煉油設備都得先進冬眠冰櫃，進入沉睡狀態。

達勒斯想到那漂浮在太空中的巨大工廠，想要算清楚以他們少得可憐的薪水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賠得起。

派克的回答充滿了希望，雖然並不見得很叫人樂觀：「還可以，但是請記住，我們只是修補了一下。要完全修好不會再壞就非進塢大修不可。」

「能不能撐得住呢？」

「應該可以，除非我們升空的時候碰到太多亂流，那就可能把新換上去的組件燒壞……到那時候就完了，我們再沒辦法重修。」

「所以小心點吧。」布萊由他坐的地方加了這麼一句。

「我知道了，我們會小心的。我們只要能到重力是零的地方，然後可以以高速直奔太陽系。」

到那時候那些組件就算要像爆米花似的爆掉也都隨它們去了。不過在我們升入太空之前，那怕你們得用兩手去穩住它們也要想辦法不讓它們壞掉。」

「我們會盡力的。」派克說。

「好。舵房通話完畢。」達勒斯轉過來看了看「諾斯楚莫號」的事務官，蕾普麗現在還要兼負甘的工作。「讓我們升到一百公尺，收起支架。」他把注意力轉回自己的控制台上。「我來穩住船身。」

「升高一百公尺。」蕾普麗按了幾個按鈕。

外面的響聲更加響了，拖船由荒涼而滿佈沙塵的地面升起。太空船升到了離地面一百公尺的地方，沙塵在下面亂轉，原先支撐住「諾斯楚莫號」像腿似的支柱現在都整齊地收摺進船腹裏。

舵房裏有一聲輕響，證實了電腦報告的資料，「支架收好了，」蕾普麗宣佈道：「關閉遮板。」金屬板緊密地封住了藏放支架的艙位。將沙塵和外星的大氣關在外面。

「預備升空。」艾西說。

「好。蕾普麗，甘不在這裏，所以都交給妳了，讓我們上去吧。」

她拉動了行政官控制台上的一組複桿。外面的響聲震耳欲聾，但由於人類的聰明智慧，船內却什麼也聽不見。「諾斯楚莫號」微向上仰着，開始朝前移動。

「注意重力。」她說着又按了幾個按鈕。「升空了。」

太空拖船直向天上升去，速度很平穩地增加，强而有力的暴風扯着船身外殼。但既沒有減慢太空船的速度，也沒有影響到航線。

藍柏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一個儀表上。「一公里，仍在繼續上升。航線未偏。還有五點三二分進入軌道。」她在心裏默念着，只要我們能撐那麼久。

「好像還不錯。」達勒斯喃喃地說。一面望着他控制台上兩根線重疊在一起。「準備使用人造重力。」

藍柏打開了一個開關。船身似乎很穩定，達勒斯只覺得胃裏一陣不適。那個小世界的重力漸漸在他們身下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强而有力的拉扯力量。

「開始使用人工重力。」藍柏報告道，她自己體內也感到了同樣的反應。

蕾普麗注意着一個個儀器上的讀數。有一點偏差出現了，她連忙加以修正。「不平衡衡力出現。我正在修正。」她扳動了一個開關，很滿意地看着指針回到了應在的位置。「補整作用開始，穩住。好了。」

達勒斯正開始相信他們可以毫無問題地升入太空時，突然一陣劇震撼動了整個舵房。使各人的私人物品和各人的思想都隨之震撼。這次劇震只延續了一剎那，沒有再度發生。

「這是什麼鬼東西？」達勒斯大聲地問道。就好像是囘答他似的，對講機突然嗶嗶地響了起來。

「是你嗎？派克。」

「是，我們這裏有了點麻煩。」

「很嚴重嗎？」

「右舷的四組過熱，你自己看嚴重不嚴重。」

「你能不能修好？」

「你開玩笑吧？我要關斷那一部份。」

「再作不平衡推進的補整。」蕾普麗板着臉宣佈道。

「想辦法撐過零重力。」達勒斯對着對講機的送話器說。

「你以為我們在底下幹什麼呢？」對講機關掉了。

引擎聲音的變化連舵房裏也聽清楚了。沒有一個人看他旁邊的人，怕看到自己內心的恐懼也在別人的臉上反映出來。

「諾斯楚莫號」慢了一點，但仍然毫不費力地穿進了翻滾的雲層，繼續向太空中升去，依設定的航線去和漂浮在太空中的煉油設備會合。

和比較平靜的舵房比起來，機房裏可說是忙亂成一團。布萊又鑽了進去，一面淌着汗，一面希望自己能置身別處。

「弄清楚是怎麼囘事了沒有？」派克在外面問道。

「嗯，我想找到毛病了。那該死的進氣口又塞滿了沙土。第二號又過熱了。」

「我以為我們已經把它關掉了。」

「我也以為關掉了，一定是擋板又滑開了。他媽的這些引擎實在太敏感了。」

「那些引擎原不是為在風沙裏飛行而設計的。」派克提醒他的同伴說：「再撐住個兩分鐘就沒事了。」

又一陣劇震撼動了舵房。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面前的控制台上。達勒斯想要去問機房，但考慮結果又決定不問。如果派克有什麼事要報告的話，他自然會說的。

快，快，他心裏着急地道，趕快上去。他暗自許願說只要派克和布萊能讓主機引擎再撐個一兩分鐘，他就要把他們一直在爭個不止的獎金發給他們，他控制台上的一個儀表顯示重力的曳引正迅速地在減弱，再過一分鐘，他想道，一隻手下意識地摸着旁邊的墻，再過他媽的一分鐘就好了。

「諾斯楚莫號」由雲層中衝出，進入了太空。一分鐘，五十秒鐘之後，達勒斯控制台上的重

力測定計上的指針指到了零。

這時一陣不該由專業人員口中發出，但卻眞正發自內心的歡呼聲響徹了整個舵房。

「我們成功了，」蕾普麗精疲力竭地躺靠在她的座椅上。「他媽的，我們成功了。」

「第一次震動來的時候，船身歪了，我以爲我們都完了，」達勒斯用沙啞的聲音說道：「我以爲我們會摔死在那片山地上。如果眞要用高速引擎而失落了煉油設備的話，恐怕我們倒還不如那樣結果算了。」

「不用擔心，」藍柏綳着臉說：「我們可以再降落下去，停在那裏，然後我們的自動呼救器會打開來，我們就進入沉睡狀態去，等其他那些走運的傢伙給由氷櫃裏抓出來，下來救我們。」

先還不要提獎金的事，達勒斯心裏想道，等他們在進入地球軌道時醒來之後再給他們一個驚喜，不過現在機房的兩個人至少該得點口頭上的獎勵。他打開了對講機。

「幹得好，你們兩個，現在情況怎麼樣？」

「能擺脫那些灰沙之後，她可樂得跟瓊斯一樣了。」擴音器裏傳來劈拍一響。達勒斯皺了下眉頭，想不出那是什麼聲音。然後他才想到大概是派克開了罐啤酒，而沒有注意他人就在對講機旁邊。

「這根本不算什麼，」那位輪機官得意地繼續說道：「我們修補的東西是不會壞的。」一陣

咕嚕咕嚕的聲音傳了過來，好像派克在打嗝似的。

「不錯，幹得很好。」達勒斯對他說：「休息一下吧，你們兩個都辛苦了。還有，派克？」

「什麼事？」

「等我們和地球上連絡，而你在機房裡跟他們通話的時候，把啤酒拿得離麥克風遠點。」那咕嚕咕嚕的聲音變小了。

達勒斯很滿意地關掉了對講機，自言自語地說：「快把錢拿了回家。帶路吧，藍柏。」

「諾斯楚莫號」上升的角度轉平了，幾分鐘之後，在導航官前面的控制臺上響起了一陣嗶嗶聲。

「來了。」她向其餘同僚宣佈道：「正好在應該在的地方。」

「好。」達勒斯正扳動着各種開關。「定好航線，準備連接，」各種儀器發出了嗡嗡聲，調整着這艘太空拖船的高度，以和那座金屬和塑膠的大山會合。蕾普麗扳開了一個開關，拖船就背向着巨大的煉油設備到了定位。

「到了定位。」她說。

「過去吧。」達勒斯注意地看看幾個讀數。手指輕放在一排紅色的按鈕上。

「我們在移動了，」蕾普麗的注意力同時集中在兩塊顯示幕上。「距離正在縮短。二十……

十五……到了。」她扳下開關。

達勒斯也按下了那些紅色的按鈕。「引擎關斷，補整主機引擎的作用。我們目前很穩定。啓動高速引擎。」

「啓動了。」蕾普麗說：「我們已經連接在一起。」在啓動高速引擎之後，「諾斯楚莫號」會產生一個超引力場，大得足以將煉油設備也包含在內，隨着拖船連人帶貨一起以比光更快的速度前進。

「定下回地球去的航線，」達勒斯很乾脆地下着命令：「然後開動最大的引擎，以光速加四的高速前進，蕾普麗。」

「樂於從命。」

「航線規劃好，已經定妥，」過了一下之後，藍柏說道：「是該回家的時候了。」然後她又自言自語地說：「趕快回去吧。」

蕾普麗按了個主開關。那個小世界和被困在上面的外星太空船都消失得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諾斯楚莫號」以超過光速的速度向前推進。在太空船和煉油設備周圍都出現了一圈光環。他們前面的星星都是藍色的，而在他們後面的星星都變成了紅色。

六個船員都安心地奔向故鄉，六個船員，還有個叫甘的……

他們圍坐在餐廳裏，按照各人的口味和習慣喝着咖啡、茶和其他溫熱的飲料。他們放鬆的姿態正能反映出他們目前的心境，而起先每個人都緊張而僵硬得像玻璃，而且比玻璃還要脆弱兩倍。現在他們的腿搭架在椅子的扶手上，背靠着靠墊。

藍柏仍然留在舵房裏，要先做過最後的航線檢查，才能讓自己休息一下。艾西則到醫務室照顧甘去了。那位行政官和他目前的情況都是他們最主要的話題。

派克放下了熱氣騰騰的茶，很不禮貌地咂了下嘴。然後以他一慣充滿自信的態度建議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冰凍起來，把那些該死的病菌都給凍住。」

「我們不知道冰凍會不會使他的情況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達勒斯說：「很可能使他病情轉壞。在地球上可以控制病菌的方法說不定在這裏會有相反的作用呢。」

「這總比他媽的什麼也不做要好多了。」派克把杯子像指揮棒似的揮舞着。「而自動醫療系統到目前爲止什麼也沒做。不知道是不是正像艾西說的，這個問題超出了它的能力範圍之外。這架機器的電腦只能治療些像失重引起的嘔吐，或者骨折什麼的，而不能處理這樣的問題。我們都同意甘需要專家幫忙。」

「這點你剛才也承認是我們辦不到的。」

「對，」派克往椅背上一靠。「一點也不錯，所以我說把他冰凍起來，等我們回到家裏再讓

專門研究外星疾病的醫生來醫他。」

「對。」布萊說。

蕾普麗搖了搖頭，一付無可奈何的樣子。「不管他說什麼，你都說『對』，你知道嗎？布萊？」

他咧嘴一笑。「對。」

她轉過頭來望着那位輪機官說：「你覺得怎麼樣？派克？你這位同事只會跟着你，說『對』，就像隻鸚鵡。」

派克對他的夥伴說：「對，有點樣子吧，你到底是什麼，是鸚鵡嗎？」

「對。」

「啊，別吵了。」達勒斯有點後悔不經考慮就說了這麼句話。稍微輕鬆一下對他們很有好處，而他却橫加干涉。他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呢？他們這些人之間的關係一向不很正式，像是大家一律平等，而沒有什麼階級之分。所以他為什麼突然覺得要扮演起船長的角色來了呢？

也許是因為他們剛剛還在危急的情況之下，而總要有人「負責」才行。他想到了他的責任。這種差勁的工作。現在他情願去做蕾普麗或派克的工作，尤其是派克的，這兩個輪機人員可以縮回他們私人的小艙房裏，對其他一切不直接影響到他們的事情都不加理會，只要他們能維持引擎

和太空船上各部份的作用，對別的人都可以不必答理。

達勒斯這才發現他實在並不特別喜歡做決定，也許就因為這個原因，他才會來指揮這樣一艘舊太空拖船而沒有去當太空客輪的船長。更進一步說，也許就是因此他才從來不抱怨這點。當拖船的船長，他大部份時間都在沉睡狀態下，除了做夢和拿薪水之外，什麼事也不做。在沉睡中他不必做任何決定。

不要多久了，他心中暗想，不要多久他們就會舒服地躺進各人的冰櫃裏，針會伸下來，把催眠劑注進他們的血管裏，使他們的思想變得遲鈍，讓他們舒適地進入夢鄉，在那裏既不需要做任何決定，這個充滿敵意的宇宙也不能以一些令人不快的意外來加以干擾。

只要等他們喝完咖啡。

「甘得先隔離檢疫。」他有點心不在焉地喝着咖啡說。

「嗯，我們也一樣。」蕾普麗想到這點就一臉難過。這是當然的，他們千里迢迢地回到地球，却得隔離開來過幾個禮拜，要等醫生確定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帶有使甘躺下的病菌。她腦子裏出現了踩在脚下的如茵綠草，頭上的藍天，可愛的海邊小鎮和沙灘。要勉強自己不去想這些實在是很痛苦的事。

有人走了進來，所有的視線都轉了過去。藍柏看來非常疲倦而沮喪。

「要不要聽點會讓你們興致大減的壞消息?」她對他們說。

「說吧。」達勒斯儘量讓自己心理上對他所想到可能發生的事有所準備，他知道這位導航官留在舵房為的是什麼。

「根據我的計算，以這次行程外的停留來去時間為基準，我們一共花在這趟行程上的時間……」

「長話短說，」達勒斯打斷了她的話說：「我們都知道我們離開既定航線去追查求救訊號的事。回地球還要多久的時間。」

她先給自己倒了杯咖啡，跌坐進一張椅子裏，這才很難過地說：「十個月。」

「老天！」蕾普麗兩眼瞪着杯底，白雲、青草和沙灘都在她的腦子裏迅速消失，只留下一片無法企及的藍綠色的迷霧。不錯，在沉睡狀態下十個月和一個月並沒有多少差別。但是他們的思想中的觀念還是依實際時間來定的。蕾普麗情願聽到的是六個月，而不是那樣漫長的十個月。

對講機響了起來，達勒斯打開開關。「什麼事?艾西。」

「馬上來看看甘。」他的話用字很緊急，但語氣中却有些遲疑。

達勒斯和桌子旁邊其他的人都坐直了身子。「他的情況有了變化，嚴重嗎?」

「你自己來看看比較簡單。」

大家都往走廊裏衝去，把熱汽騰騰的咖啡留在空桌子上。

達勒斯帶着所有的人往醫務室趕去的時候，一路上想着各種可怕的念頭。不知道那個可怕的太空怪物在這個行政官身上留下了什麼後遺症。達勒斯想像着有一大羣灰色的小手，都瞪着獨眼，在醫務室的四壁爬行，或是有什麼可怕的菌狀物蓋滿了甘的屍體。

他們一路跑過走廊和扶梯，累得氣喘吁吁地趕到醫務室，那裏並沒有很多怪手在牆上爬，那位行政官身上並沒有長出什麼異物來。艾西剛剛報告甘的情況有變化的時候，實在說得太保守了。

那位行政官正坐在手術枱上，兩眼睜着，神色清醒，動作也很正常，他望着這羣匆忙趕來的人。

「甘?」藍柏簡直不敢相信有這種事，「你還好吧?」他看起來很好，她困惑地想道，就好像沒出過任何事。

「你需不需要點什麼呢?」蕾普麗看到他對藍柏的問話沒有反應，就接着問道。

「口乾，」達勒斯突然記起甘目前的狀態讓他想起了什麼：一個剛由失憶症中恢復過來的人。這位行政官看來很警醒而正常，但却毫無理由地感到困惑，好像還弄不清楚自己在想些什麼。

「給我點水好嗎?」

艾西很快地走到飲水器旁邊，倒了一杯水來遞給甘。那位行政官一大口就將水喝乾了。達勒斯注意到他的肌肉動作看來很正常，以手就口的飲水動作也做得很本能，並沒有多加考慮。

這種情形雖然讓大家都很高興，却也顯得很荒謬，他一定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還要。」甘只說了這麼句話，看起來還很有自我控制的能力。蕾普麗找了隻大杯子，把水裝得滿滿的交給了他，他就像是個在沙漠裏過了十年的人似地，把水又喝光了，然後靠躺在舖了墊子的手術枱上，不住喘息。

「你覺得怎麼樣？」達勒斯問道。

「很難過。我怎麼了？」

「你不記得了嗎？」艾西說。

達勒斯很滿意地想道，原來他所作可能是失憶症的判斷比他意料中更接近於事實。

甘微皺起眉頭，不過這只是因爲他的肌肉太久沒有使用的關係，他深吸了一口氣，「我什麼也不記得，甚至不大記得我的名字。」

「只是做個記錄……還有醫療報告要塡。」艾西一本正經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甘，甘湯姆。」

「你只記得這一點點嗎？」

「目前是這樣。」他緩緩地把周圍那幾張寫滿焦急的臉看了一圈，「你們我都記得，不過還記不起你們的名字。」

「你會記得的，」艾西很有信心地對他說：「你記得自己的名字，也記得他們的面貌，這就是個很好的開始，也證明你並沒有完全失去記憶。」

「你痛不痛？」奇怪的是，竟然是最不動感情的派克首先問出這樣的問題來。

「全身都痛。就好像有人用棍子打了我六年。」他又在墊子上坐起身來，把兩腿垂落在手術枱邊，微微一笑道：「老天，我眞餓死了。我昏迷了多久？」

達勒斯仍然不敢相信似地望着這個顯然沒有受到傷害的人。「一兩天，你眞的不記得自己出了什麼事嗎？」

「不記得，一點也不記得。」

「你記憶裏最後的一件事是什麼？」藍柏問他道。

「我不知道。」

「你當時和達勒斯跟我一起在一個陌生的星球上探測。你記不記得在那裏出了什麼事？」

甘皺起了眉頭，努力想要穿透他記憶的迷霧。但眞正的記憶却仍在他無法觸及的地方，使他感到痛苦而無奈。

「只有一些可怕的惡夢。我們現在在那裏？還在那個星球上嗎？」

蕾普麗搖了搖頭。「不在了，我很高興能告訴你，我們正在太空中，在回家的路上。」

「正準備回冰櫃去。」布萊很熱心地說，他和其他人一樣急着想回到平靜的沉睡狀態去。急着把那場惡夢丟開。

雖然他們很難把清醒了的甘和由他帶回太空船上的那個可怕的外星怪物聯想在一起，但那個怪物的屍體仍封在玻璃瓶中，一動也不動地讓每個人都看得見。

「我絕對贊成。」甘很高興地說：「我眞是又倦又累得不用冰櫃也可以沉睡過去了。」他向醫務室裏四下看了看。「不過，現在我却餓得要死，我要先吃點東西再睡。」

「我自己也很餓。」派克的肚子很不禮貌地叫了起來。「就算不空着肚子，從沉睡狀態中醒過來已經很難過的了。最好還是吃飽了再睡。醒來時方便點。」

「我不反對。」達勒斯覺得也是該慶祝一下。他們沒有開大酒會的東西，但睡前大吃一頓也可以了。「我們可以吃點東西再睡……」

第九章

餐廳桌上除了各人要的食物之外，還有咖啡和茶。每個人都吃得很慢，他們之所以這樣高興是因爲他們又全部重聚在一起了，而不是因爲吃到自動供食機拿出來的食物。

只有甘和別人不一樣，他狼吞虎嚥地吃着大量人造的肉類和蔬菜。他已經吃了普通人的兩份，現在又開始吃第三份，而且一點也沒有要慢下來的意思。而瓊斯則無視於這些人類的饕餮姿態，很斯文地坐在桌子中間吃着一條魚。

甘抬起頭來，一面揮着湯匙，一面嚼着滿嘴食物說：「等我們回去之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點規規矩矩的好東西，我實在吃厭了這種人工食物。我不管公司的手册上是怎麼寫的，吃起來還像是垃圾，不管加多少作料，人工的味道總是消除不了的。」

「我吃過比這個壞得多的東西，」派克沉吟地說道：「不過，我也吃過比這好的東西。」

藍柏對那位輪機官皺起了眉頭，一匙食物停在盤子和嘴巴之間的半空中。「你這話讓不喜歡

人工食物的人聽起來，就好像沒有希望了似的。」

「我是說，我很喜歡，」派克解釋着，又吃了一大匙。

「眞的?」甘一直吃個不停，但却懷疑地望了派克一眼，好像他認爲這位輪機官恐怕腦子有點問題。

派克儘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不像在自我辯護似地說道：「我就是喜歡，很有親切感。」

「當然的嘛，」甘回嘴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做的。」

「我知道是什麼做的，」派克回答道：「那又怎麼樣呢?現在是食物了。你自己那樣狼吞虎嚥的，有什麼資格說我?」

「我是有原因的呀，」甘又用叉子叉起一大塊塞進嘴裏，「我餓死了。」他朝餐桌四周環顧了一下，「有沒有那個知道失憶症對胃口有什麼樣的影響?」

「說什麼胃口不胃口，」達勒斯用叉子挑着他吃剩的東西。「你在醫務室裏躺着的時候，肚子除了些流質之外什麼也沒有，蔗糖和葡萄糖之類的能讓你活着，可是還不够，難怪你會餓得要死。」

「嗯，」甘又吞下了一大口。「就好像我……好像我……」他突然停下了話，皺起眉頭，然後好像非常困惑而害怕的樣子。

蕾普麗朝他那邊靠了過去。「怎麼……怎麼了?吃的東西裏有什麼嗎?」

「不……不是的，吃起來沒什麼。我想不……」他又一句話沒有說完就停了下來，他的表情緊張，肚子裏咕嚕作響。

「那是怎麼了呢?」藍柏擔心地問道。

「我不知道。」他的臉都扭曲了，就好像一個拳手剛在肚子上挨了一拳。「我肚子絞痛……越來越痛。」

大家都緊張地望着這位行政官既痛苦又困惑地扭動着身子。突然之間，他發出一聲又響又低沉的呻吟，兩手抓緊了桌子邊，他的指節發白，手臂上的肌肉都鼓突出來，整個身子控制不住地顫抖，就好像他凍得要死，可是餐廳裏却相當的熱。

「深呼吸，作深呼吸。」艾西看沒有一個人說話就建議道。

甘試了一下，却發出了尖叫。

「啊，老天，好痛，好痛，好痛呀!」他不穩地站了起來，全身抖瑟，兩手掐進桌子，好像怕放開來似的。「啊——」

「怎麼了?」布萊手足無措地問：「什麼地方痛?是不是有……?」

甘臉上痛苦的表情比叫罵更有效地打斷了他的問話。那個行政官想放開手站直身子，却向後

仰面跌了下去。他無法再控制自己的身子，兩眼突了出來。他發出很長一聲叫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叫聲廻響在餐廳裏，久久不肯消散。

「他的襯衫……」蕾普麗喃喃地說，她也跟甘一樣全身痲痺，不過原因不同。她的手指着甘的胸口。

甘的襯衫上現出一塊血跡，很快地漫了開去，變成一大抹又寬又不規則的血痕橫過他胸部下方。接着是一陣布料被撕裂的聲音，在這個擁擠的房間裏聽來很難聽。他的襯衫就像西瓜皮似的裂了開來，分向兩邊，而一個像人的拳頭般大小的頭朝前伸了出來，像蛇頭一樣蠕動扭曲。那個小頭上長滿了牙齒，非常尖利的牙齒，染滿鮮血，皮膚蒼白得有些病態，却被血染紅了。臉上沒有其餘的器官，甚至沒有眼睛，一陣叫人作嘔的氣味直衝進所有人的鼻子裏。

除了甘之外，其餘的人也都發出了尖叫以及充滿驚慌和恐懼的喊聲，大家下意識地由桌邊向後退開。而那隻貓更本能的比他們快了一步，它夾着尾巴，豎起全身的毛，嘴裏吐着白沫，用力地兩跳就下了桌了，出了餐廳的門。

那長滿牙齒的頭猛地向外一衝，突然好像整個由甘的身體裏躍了出來。頭和頸子下面連着又粗又短也同樣蒼白的身子，長着爪子的手脚以驚人的速度向外划動，落在桌上的杯盤之間，還帶着些甘的內臟，後面血水淋漓。讓達勒斯想起被斬了頭的火鷄，在頸子上長了很多獠牙。

在他們都還沒恢復神智之前，那個異形怪物已經像一隻蜥蜴似地很快地溜下桌子，到了外面走廊裏。

餐廳裏一片沉重的呼吸聲，却沒有人動彈，甘仍癱坐在椅子裏，頭向後仰着，嘴張了開來。達勒斯對這點倒覺得很欣慰，因爲這樣的話，不論他或是其他的人都不會看到甘張着的兩眼了。

在那位行政官袒露的胸口有一個很大的洞，達勒斯由那麼遠處都還看得見裏面的器官都被推擠在一邊，却絲毫沒有受損，只空出了足够那個異形怪物容身的地方。盤子碎裂在桌上和地上，沒有吃完的食物上都沾上了一層血。

「啊，不，不，不，不……」藍柏不停地說着，兩眼空瞪着桌子。

「那是什麼東西？」布萊的兩眼則盯着甘的屍體，喃喃地問道：「那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派克覺得直想作嘔，根本沒再想到諷刺轉過身去嘔吐起來的蕾普麗。「那玩藝一直在他身體裏生長，而他一點也不知道。」

「把他當保育器，」艾西輕聲地說：「就好像地球上一些寄生在蜘蛛體內的胡蜂一樣。它們把蜘蛛痲醉了，然後把蛋生在蜘蛛體內，等到幼蟲孵出來之後，就開始吃……」

「我的老天！」藍柏突然淸醒過來，高聲叫道：「你就不能閉上你的嘴嗎？」

艾西一付很傷感情的樣子。「我只不過……」然後他看到了達勒斯在瞪着他，就微一點頭，

換了個話題。「這種事也不用多加說明了。」

「醫務室顯示幕上的那個黑斑，」達勒斯自己也覺得很不好過，不知道他是不是和他的同伴一樣驚惶。「到底不是在鏡頭上，是在他身體裏。掃瞄儀怎麼不把這告訴我們呢？」

「因爲沒有原因，完全沒有任何原因會讓我們懷疑到這一點。」艾西很快地指出道：「我們當初在檢查他內部的時候，那個黑點小得根本引不起注意，而且看起來就像是鏡頭上的小問題。事實上，鏡頭上可能正有這樣塊黑斑。」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很可能這個階段的異形生物能躲開掃瞄儀的檢查。它和第一種形態，也就是那『手』形的不一樣，那個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得到。也有其他的生物有這種本領的，那是一種我們不了解的生物學上的要求，或者是有意產生的一種自衞行爲來達到要求，而怎麼能進化到這一步，我眞不敢想像。」

「歸根結底來說，」蕾普麗用一塊乾淨的餐巾擦了擦嘴說：「我們船上又來了個異形怪物，恐怕和前一隻一樣充滿了敵意，而且還危險兩倍。」她挑釁似地望着艾西，可是這回那位科學官却不能，或不肯答理她。

「對，而且它還可以在太空船上到處亂跑。」達勒斯滿心不情願地走到甘的屍體旁邊。其他

的人也慢慢地走了過去。不管他們覺得有多嘔心，這樣的檢查還是必要的。派克、藍柏、艾西等等圍成這個小圈圈的人都彼此對望着。在太空船外，廣大無垠而充滿危險的太空緊緊擠着「諾斯楚莫號」的四週，而那濃烈的死亡氣息充塞在通往餐廳的走道中……

派克和布萊由上層甲板通下來的扶梯走下來，和其餘既疲倦又沮喪的船員集合在一起。

「有沒有蹤影？」達勒斯問道：「有沒有什麼怪味道，血跡，」他遲疑了一下，「或是甘的部份遺體？」

「沒有。」藍柏對他說。

「沒有。」艾西顯然很失望地回應道。

派克彈着他手臂上的灰。「什麼鬼東西也沒見到。那玩藝可眞會躲。」

「什麼也沒見到，」布萊加以證實道：「想不出它能去那裏，不過在船上倒是有些它進得去而我們進不去的地方。只不過我想沒有什麼在那麼熱的導管裏還活得下去。」

「不要忘了那種環境下，這個，呃……」達勒斯看了看艾西。「你稱呼它什麼來着？」

「幼蟲。只不過是給個名字而已，我根本想像不出它有那些生長階段。」

「嗯，呃，我們別忘了那玩藝第一次化身生活在什麼環境下。我們知道那裏很苦，跟地獄一樣。我想就算找到它躲在核子反應器上，我也不會覺得吃驚的。」

「如果它眞到那裏去了的話，那我們根本沒法挨近它。」派克說。
「那我們只好希望它往另外一邊走，到什麼可以讓我們追得到的地方。」
「我們非找到它不可。」蕾普麗的表情正代表了大家的心意。
「我們何不乾脆進入沉睡狀態？」布萊建議道：「把氧氣抽回氣倉裏，讓它悶死。」
「第一，我們不知道那個怪物沒有空氣能活多久，」事務官很着急地爭辯道：「說不定它根本不需要空氣。我們只看到一張嘴，沒有看到鼻孔。」
「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完全沒有大氣而生存。」布萊仍堅持他的看法，可是已經不再那麼肯定了。
她斜眼望着他說：「願意拿你的命來打這個賭嗎？」他沒有回答。「何況，它可以由它的……食物裏攝取它所需要的氣體，我們等於是坐以……不，我們在冰櫃裏等於是臥以待斃。還記得第一次化身有多輕易地就穿透了甘的面罩吧？誰能擔保這個怪物不會同樣地穿透我們的冰櫃呢？」
她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不等我們找到那個東西把它殺了之後，我是不去睡的。」
「可是我們殺不了它。」藍柏忿忿地踢着地，「單說它的內部組成，說不定就和第一次化身完全一樣。如果眞是這樣，而我們用雷射槍打它的話，它就會把強酸似的體液射得到處都是，這

玩藝可比那隻怪『手』大多了。如果流出同樣的酸液，恐怕會腐蝕出更大得讓我們沒法補的洞來。你們都知道以超過光速的速度飛行時，船身的完整有多重要，更不用說船殼裏那些線路的問題了。」
「王八蛋！」布萊喃喃地罵道：「要是我們殺不了它，那找到它又怎麼樣呢？」
「不管怎麼樣，」蕾普麗說：「我們都得找到它，抓起來，丟出太空船去。」她望了望達勒斯，等他表示贊同這種做法。
他考慮了一下。「我想除了試一試之外，別無其他辦法。」
「如果光說不練的話，隨便我們有什麼樣的決定也沒有用。」艾西對他們說：「我們的補給品是以我們不在沉睡狀態下的有限時間爲基準加以計算的，非常有限。我建議馬上開始有計畫的搜索行動。」
「對，」布萊很快地說道：「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玩藝找到。」
「不對，」達勒斯的語氣很怪。他們都望着他。「我們還有另外一件事要先做。」他回頭望着走廊盡頭，由餐廳門口還看得見甘的遺體。
用各種多餘的材料勉强可以拼湊成一個很粗糙的棺材，派克用雷射焊槍封好了，這樣因陋就簡的方式讓他們在離開主氣艙時覺得很不好過，但是他們覺得安慰的是，他們已經盡了力。

他們原可以將遺體氷凍起來，等回地球之後再擧行葬禮，可是透明的氷櫃會讓他們在一醒來時就看到開膛破肚的甘，還不如就在這裏處理掉，又快又乾淨，也能讓他們儘快忘掉。

回到舵房之後，他們各人坐回自己的位子，沮喪的情緒使氣氛濃得化不開，達勒斯望着顯示幕上的資料，愁眉苦臉地說：「內艙門封閉。」

蕾普麗點了點頭。

「氣艙裏壓力正常嗎?」蕾普麗又點了點頭。他遲疑了一下，望着一張張愁苦的臉，沒有一個人回望他。「有沒有那個要說什麼的?」

當然沒有什麼可說的，甘已經死了。他以前活着，現在已經死了，這些人也都並不善於言詞。

只有藍柏開口說道：「趕快弄完了事。」達勒斯覺得這實在不是很好的悼詞，但他却除了他們這樣是在浪費時間之外，別的什麼也想不起。他朝正在望着他的蕾普麗做了個手勢。

她按了個按鈕，氣艙的外艙門猛地打開，艙內的殘餘空氣將甘的遺體射入空無之中。

這倒是一次很快的葬禮（達勒斯實在不願讓自己把那想做是「拋棄」）。甘的離開至少比他的死亡乾淨得多。他最後的那一聲充滿痛苦的尖叫却還留在達勒斯的腦海裏，就如一粒夾在鞋子裏的小石頭。

他們在餐廳裏集合，在大家都能彼此看得見而不必擔心的情形下，討論事情要容易得多。而且這樣也可以讓他有藉口把所有的人召到這裏來清掃一番。

「我剛檢查過我們的補給品，」蕾普麗對他們說：「大約够我們用一個禮拜。也許可以多一天，不過不能更久了。」

「然後呢?」布萊抓着下巴說。

「我們就既沒有食物，也沒有氧氣。我們可以不要食物，但不能沒有氧氣。這也讓我們面臨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就是我們究竟是不能靠未經重新處理的廢物過活。」

藍柏想到這種情形，不禁苦着臉說：「謝了，我情願死了算了。」

「好吧，」達勒斯儘量用充滿信心的語氣說：「那，我們只能這樣了，有一個禮拜的活動時間，時間相當多，用來找一隻小小的太空生物實在是太足够有餘了。」

布萊低頭望着地板。「我還認爲我們該把空氣抽光。這可能會殺了它，在我看起來，這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不必直接和它碰頭，我們還不知道這傢伙會搞出什麼髒東西來呢。」

「我們剛討論過這點了，記得嗎?」蕾普麗提醒他說。

「那時候是說我們在抽光空氣的時候躺在氷櫃裏。要是我們穿上太空裝再抽光空氣呢?我們穿着太空裝，保持着清醒，就不怕它偸偸來攻擊我們了。」

「眞是好主意呀！」藍柏的語氣叫人一聽就知道她說的是反話。

「這有什麼不對呢?」

「我們太空裝裏附的氧氣只够用四十八小時，而我們要花十個月的時間才回得了家。」艾西解釋道：「如果那個太空生物沒有空氣也能生存四十九小時以上，我們等於又回到原先的情況，而且還少了兩天的時間。」

「除了這點以外，」藍柏說：「倒眞是個好主意。來吧，派克，想點新辦法，你們兩個。」

那兩位輪機人員還不想這麼輕易地放棄他的主意。「也許我們可以用某種長管把氧氣筒和氣倉相連，布萊和我是相當好的實用工程人員，氣閥的連接相當困難，不過我相信我們可以辦得到，你知道，我們有我們的辦法。」

「全靠你們自己嘛。」蕾普麗一點也不掩飾她諷刺的語氣。

「這樣不實際，」艾西很同情地對那兩個人說：「你們還記得我們討論過這個太空生物極可能不需要空氣也能生存。但問題還不止於此而已。

「我們不可能既連接在主氣倉上，又要到處去搜捕那個太空生物。就算你們的想法有用。我們也會把氧氣用得等我們從沉睡中醒來時都一點不剩了，冰櫃是自動打開的……而太空船裏却會成了眞空狀態。」

「那我們先留下消息，或是事先向他們廣播，讓他們來接我們，等我們一着陸就先把新鮮空氣輸送進來行嗎?」派克問道。

艾西很表懷疑的說：「太冒險了。第一，他們要到我們降落前一兩分鐘才收聽得到我們的廣播，讓緊急救援小組在我們一降落時就趕到，從外面將管道接通，不破壞船身就將氧氣輸給我們……不行，我想不可能辦得到。

「而就算辦得到的話，我也同意蕾普麗很重要的一點看法。我們一定要在確定那個太空生物已經死了，或是在我們控制之下了以後，才能重新進入沉睡狀態。而如果我們穿着太空裝過上兩三天，然後就趕着進冰櫃的話，我們根本不知道它究竟是死是活。」

派克哼了一聲。「我還認爲這是個好主意。」

「我們還是談談關鍵問題吧!」蕾普麗不耐煩地說：「我們怎麼去找它?我們可以試十幾種殺它的辦法，可是那都是知道它在那裏以後的事。在B甲板和C甲板上的掃瞄儀都失効了。所有的顯示幕上都沒影像，記得吧?」

「所以我們得下去把它趕出來。」達勒斯沒有想到這麼容易地就做了這樣一個可怕但顯有必要的決定。而一旦說出來之後，他發現自己倒覺得很有道理。

「很合理，」艾西承認道：「不過，說來容易做來難。你建議我們從何下手呢?」

達勒斯看得出他們希望他不會將這個決定貫徹到底，但這却是唯一的辦法。「的確是不容易。我們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既不至錯過它，又能最節省我們的氧氣和時間，我們必須一間房一間房，一條走廊一條走廊地搜過去。」

「也許我們可以弄一架活動的冷凍機，」蕾普麗不很熱心地建議道：「由遠距離遙控着把每間房間和每條走廊加以……」她看到達勒斯很悲哀地搖着頭，就停下了話，轉開了視線。「我並沒有那麼害怕，你知道。只是想要實際一點。我像派克一樣，覺得最好避免直接和它接觸。」

「算了吧，蕾普麗。」達勒斯豎起大拇指來點了點胸口。「我也嚇得半死了；我們大家都一樣。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浪費來擬什麼複雜的計畫，我們讓一部機器去治甘已經浪費了太多時間。現在是我們該自助的時候了！而我們之所以在這艘太空船上，主要就是爲這個，記得嗎？這個問題機器既不能處理，就變成了我們的工作。

「再說，我也希望能有在把那個怪物扔出太空船外之後，看到它炸開來的快樂。」

這段話並不見得很精采，也聽得出達勒斯心裏並沒有別的什麼想法，但是對所有的船員却也很有鼓舞的作用。他們發現自己已經可以彼此對望着，而不必再只看着牆壁或地板，也有人表示了決心。

「很好，」藍柏說：「我們把它從藏身的地方趕出來，然後把它由氣艙扔出去。我想問的是

：怎麼從A點到C點？」

「想辦法把它困住，」蕾普麗在腦子裏想着各種辦法，那隻怪物能流酸液的事使所有的辦法都不值一試。

「可能有些金屬以外的物質不會讓它那麼快就腐蝕過去，」布萊把心裏想的話說了出來，他的想法和蕾普麗不謀而合。「比方說，得力龍繩子。如果我們用那種東西編個網子，也許可以把它困住而不會受損。它也許不會覺得這樣細的繩網對它會像，比方說堅實的金屬箱子之類的那樣構成什麼威脅。」他四下看了看。

「我可以編個網子，很快就可以弄好。」

「他以爲我們是去捉蝴蝶呢。」藍柏嗤之以鼻地說道。

「我們怎麼把它弄進網子裏去呢？」達勒斯不動聲色地問道。

布萊考慮了一下。「當然一定要用不會讓它流血的東西。刀子和任何尖利的棍棒都不能用，槍也不能用。我可以做一些裏面放電池的長金屬管。這些材料我們存得有很多。只要花一兩個鐘點。」

「做棍子和網子？」

「對，又不要很花哨的東西。」

藍柏實在忍不住了。「先是抓蝴蝶，現在又要趕牛了。我們幹嗎要聽這肉頭的話？」

達勒斯在心裏反覆想着這個辦法，一直從樂觀的方面去想，把那個張牙舞爪的怪物困住，一邊是約强得能驅趕却不足以傷它的電棒，另外兩個人將它網住，然後其餘的人把它朝主氣艙拖去。那隻怪物也許會將網子蝕穿，也許不會。還得有第二隻，第三隻網子，以備不時之需。

把用網困住的怪物扔進氣艙，關斷艙門，然後按下緊急關門。再見，怪物，送你上天去，再見了，噩夢，讓我們恢復神智，回到地球。

他記起了藍柏剛說的最後一句話，就開口說道：「我們之所以要聽他的，是因爲這次他可能說得很對……」

「諾斯楚莫號」完全不理會某些船員的狂熱行動，對其他那些人無可奈何的等待也毫不關心，繼續以超光速向地球飛奔而去。布萊要求給他幾個鐘點的時間來做網子和電棒，但他和派克忙得就好像他們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派克只覺得最好手上的工作能再複雜些，也許那樣才可以讓他沒有那麼多的時間緊張不安地去看櫃子，架子和黑黑的走廊。

同時，其餘的人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別的地方，等着他們完成捜捕工具。在幾個人的腦子裏，原先「那個怪物到那裏去了？」的念頭已經漸漸變成「不知那個怪物現在在幹什麼？」

這些人裏只有一個人在想着別的事，他有這個想法已經很久了，最後已經脹大到了極點。他

現在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他可以和所有的人一起公開討論，或是只找那一個引起這問題的人談談。如果他決定第一種做法，雖然他極其希望自己的猜測錯誤，但若果然證明他的確錯了的話，說不定就會打擊了所有人員的士氣，更不用說他自己可能會牽扯進船員告船長的訴訟案去了。

若是他猜得不錯，那其他人也該很快就會發現的。

艾西正坐在醫務室主控台前，向醫用電腦提出各種問題，也偶而會得到一兩個答案。達勒斯走進去時，他抬起頭來，親切地笑了笑，又回頭去忙他的工作。

達勒斯靜靜地站在旁邊，兩眼有時看看顯示幕上他不能了解的資料，然後又回到他的科學官身上。只覺得閃現在螢光幕上的數字，文字和圖表恐怕還比那個人讓他更容易了解。

「是在工作還是玩耍？」

「沒有時間玩。」艾西板着臉說。他按了個按鈕，看到顯示幕上出現了一長串一種特別氨基酸的組成分子式。另外一個按鈕按下之後，又使其中的兩組開始了緩慢的三度轉動。

「我從那隻怪手蝕穿的第一個洞邊緣上刮了點東西下來。」他指了指手術枱右側那個怪物的血滴流過的地方。

「我想那裏還留着足够的酸液供我檢査和做化學分析。如果我能分析出組成分子式的話，老媽也許可以提供能使之中和的方程式。那只要我們決定宰了它的話，就讓他到處洒血好了，我們

可以都想辦法中和掉。」

「那太好了，」達勒斯承認道，一面緊盯着艾西。「這條太空船上也只有你才辦得到。」

艾西冷淡地聳了下肩膀。「這是我的工作。」

幾分鐘沉默地過去，艾西是覺得沒有繼續交談的必要，而達勒斯對資料看了一陣，最後不動聲色地說道：「我想談談。」

「我一有結果就會馬上告訴你。」艾西向他保證道。

「我要談的不是這個。」

艾西奇怪地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然後又轉過頭去看兩個小螢光幕上出現的新資料。「我認爲要分析出那種酸的組成是件急事，我想你也有同感。我們等等再談吧，現在我正忙呢。」

達勒斯等了一下再開口，他的聲音柔和，語氣却很堅定：「我不管，我現在就要談談。」

艾西關掉了幾個開關，望着好幾個儀表關熄了，然後抬頭望着船長。「我想救的命裏也有一條是你的哩。不過如果眞那麼重要的話，請說吧。」

「你爲什麼讓那個怪物活在甘的身體裏?」

那個科學官皺起了眉頭。「我恐怕沒聽懂你的話，並沒有人『讓』什麼東西生活在什麼人的身體裏。只是事情就這樣出來了。」

「胡說。」

艾西毫不動容的冷冷地說：「不管怎麼樣，這種說法都很沒道理。」

「你知道我的話是什麼意思。老媽控制檢查他的身體，你控制老媽。這是很有道理的安排，因爲你是最够資格做這件工作的，你想必應該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哎，你跟我同時看到那黑斑出現在顯示幕上的。」

「你難道希望我相信自動醫療系統沒有足够的力量穿透那個黑斑嗎?」

「這不是力量，而是波長的問題。那個太空生物能抵擋掉那些由掃瞄儀發出的無線電波。我們已經討論過怎麼可能有這種情形，和其中的原因了。」

「就算我相信你所謂那個太空怪物能躲過掃瞄的說法……不過我可並不是說我相信了……老媽應該也會發現其他的跡象。在甘被害之前，他曾說過覺得很餓，在餐廳裏吃起來也狼吞虎嚥的。他爲什麼會有這樣好的胃口，原因不是很顯而易見嗎?」

「是嗎?」

「這個新的怪物一直在吸取甘體內的蛋白質，養分和脂肪來營養它自己。它長那麼大可不是單靠喝西北風長的。」

「我同意，這點很明顯。」

「這種物質交替的行爲應該會在自動醫療系統的儀表讀數上顯示出甘的體重減輕，而加到了別的東西的重量上。」

「談到體重可能減輕的問題，」艾西平靜地回答道：「倒不會有這種資料，甘的體重都移到那個太空生物身上去了，自動醫療系統的感應器會把所有的重量算作是甘的體重。你所謂的『別的東西』是指什麼呢？」

達勒斯想要忍住他的憤怒，但只成功了一部份。「我不知道，我沒有辦法跟你說得很明確，我只是個駕駛員，醫藥上的分析不是我份內的事。」

「對，」艾西很神氣地說：「那是我的事。」

「但我也不完全是個白痴，」達勒斯沒好氣地回嘴道：「也許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說明白我的意思，但我不是個瞎子，事情怎麼樣我還看得清楚。」

艾西把手叉在胸前，兩脚一蹬，離開了主控台，瞪着達勒斯。「你到底打算說什麼呢？」

達勒斯不顧一切地說：「你希望讓那個外星怪物活着，甚至願意讓它殺了甘。我想你一定是有原因的，我認識你雖然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艾西，可是到目前爲止，你還從來沒有毫無來由的做過什麼事。我想你也不會正好從現在開始有兩樣的做法。」

「你這樣指責我做出毫無理性的事來，還說我另有原因，那你說是什麼原因吧。」

「哎，你我都在同一個公司裏共事，」他改變了策略，因爲指責不起作用，就想轉而打動艾西的同情心。達勒斯也想到自己可能是有點過份偏執，而這種感覺雖然該發洩在那個太空怪物身上，可是若發洩在他可以控制得住的艾西身上畢竟方便得多。

艾西是個怪人，可是他却不像是個會殺人的人。

「我只想知道，」他總結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個科學官把交叉在胸前的兩手鬆開，轉過頭去對他的控制台看了一陣，然後才回答道：「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說些什麼。我也不管你在暗示些什麼。那個太空生物是一種很危險的生物。在很多方面很值得我們佩服，不錯，我不否認這一點，我身爲一個科學家，的確覺得很叫我着迷。可是在看過它行兇之後，我和你一樣不希望讓它活着。」

「眞的嗎？」

「不錯，是眞的。」他一付很厭惡的表情。「如果你不是這一陣子受到那樣大的壓力的話，你也會有這樣感覺的。讓我們把這件事忘了吧。」

「好。」達勒斯車轉身子，由開着的室門走了出去，沿着走廊走向舵房。艾西對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想着心事。然後再把他的注意力轉回到那些很有耐性，也更讓他容易了解的儀器上。

工作得太累，太辛苦了，達勒斯在心裏想道，他的頭在悸痛。艾西說他近來承受的壓力太大

，恐怕說得不錯。除了那隻太空怪物以外，他也還一直在爲其他每一個人擔心。像這樣的心理負擔他還能擔多久呢？他應該再試着擔多久呢？他只不過是一個駕駛員而已。

甘做太空船長恐怕會比他做得好，他想，甘也比他會處理這些問題，從不會讓煩惱太深入他心裏，可是現在却沒有甘在他身邊幫忙了。

他打開了走廊上的對講機，馬上有人回應。

「機房。」

「我是達勒斯，你們做得怎麼樣了？」

派克的話聽來很曖昧：「快了。」

「他媽的，別含含糊糊的，說清楚點。」

「嗨，別急呀，達勒斯，船長。我們正在儘快趕呢，布萊做電路線圈只能那麼快，你到底是只要拿普通的金屬管子去困住那玩藝呢？還是要上面帶着一兩百伏特電的？」

「對不起。」他很眞誠地說：「盡力做吧。」

「我們是在爲每個人盡力。機房通話完畢。」對講機關斷了。

這種話實在沒有必要講的，他感到既憤怒又困窘，要是他自己都不能有點自制力，又怎麼能期望於別人呢？

現在他不想見任何人，尤其是和艾西有過那樣一番既叫人難過，又毫無結論的談話之後。他還是只有在自己的心裏去決定到底他對那科學官的猜測是對的，還是他自己太傻了。因爲他想不出有什麼動機，所以恐怕還是自己錯了。要是艾西眞是在說謊的話，那謊話就說得太高明了。達勒斯從來沒見過什麼人能這樣控制住自己感情的。

在「諾斯楚莫號」上有一個達勒斯偶而可以能有一陣子完全不受打擾，同時也覺得很安全的地方。那像是個小貯藏室。他轉進了B甲板的走廊，但雖然他心事重重，却也沒有忽略了對黑暗角落裏有沒有什麼動靜的搜查。不過他什麼動靜也沒看到。

最後他到了一個船身微向外突出的地方，那裏有扇小艙門。他按了按旁邊的開關，等着艙門向旁邊滑開。裏面放着的救生用小太空梭的艙門開着。那裏小得沒有氣艙。他爬進去坐了下來。

他的手按向另一個裝在太空梭控制台上的紅色按鈕，但並沒有碰到就又將手挪開了。打開通走廊上的艙門已經會讓舵房裏知道了，不過就算有人注意到了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的，可是若關上了太空梭的艙門就說不定會引起別人的警覺。所以他就讓艙門敞開着，覺得自己很舒服地暫時離開了「諾斯楚莫號」和那裏的恐怖與不安……

第十章

他正在給剩餘的氧氣存量作最後一次檢查，希望能有奇蹟出現，在表上的數字最後多加一個零。就在他看着的時候，表上最末一位數字又由九跳成八了。門口響起了聲音，他轉過身來，發現是派克和布萊，才鬆了口氣。

派克把一大堆金屬管丟在地上。每一根都差不多有一個人大拇指的兩倍粗，落在地上發出空洞的撞擊聲，聽來看來都很像是某種武器。布萊則由身上拿下幾公尺長的繩網，看來很洋洋自得。

「東西在這裏，都試驗過，可以用了。」

達勒斯點了點頭。「我就去找其他的人來。」他通知所有的人到舵房集合，在等着他們趕來的時候，略帶點懷疑地看着那堆金屬管子。艾西最後一個趕到，因爲他距離最遠。

「我們要用這種東西來抓那個怪物嗎?」藍柏用手指着那堆管子，用非常懷疑的語氣說。

「試試看吧。」達勒斯說：「每人拿一根。」他們排成一列，派克給每人發了一根，每根大約有一公尺半長。一頭鼓突着，裏面裝了電池，也等於是把手部份。達勒斯把電棒像軍刀似地揮舞了兩下，電棒並不很重，讓他覺得很好過。他希望能有什麼很快就能使得順手的東西來對付那個怪物。那種像是棍棒似的感覺雖然好像有點不對勁，也太原始，但也讓他覺得很安心。

「我在每根裏面放的都是零三三小型電池。」布萊說：「電池能放出電來，只要你不把開關按得太久的話，也不需要充電。我是說按得『太久』，」他指了下手裏那根電棒的頭。「所以不要怕多用了。

「頂端和上端一部份都是絕緣的。而如果你打開了開關，再碰到管子，就會讓你很快撒手，不過裏面還有一根管子，那可是導電性極强的東西，而大部份電流就由那裏放出，大概放出的電百分之百都能傳導過去。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用手抓錯了一頭。」

「示範一下如何？」蕾普麗說。

「好，當然可以。」那位輪機員把電棒的末端碰上旁邊墻上的導管，馬上發出一陣藍色的火花，以及一聲爆響，還有一陣臭味。布萊微微地笑了笑。

「你們的電棒都試驗過，都沒問題，這些管子裏的電力充足得很。」

「有什麼辦法控制電流量嗎？」達勒斯問道。

派克搖了搖頭。「我們沒有讓電量達到足以致命的程度，我們並不知道那個怪物能承受多少，不過反正我們也沒辦法再加裝整流器什麼的。每次只放出一定的電流。你知道，我們並不能製造奇跡。」

「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你承認這一點。」蕾普麗說，派克不高興地看了她一眼。

「大概不會傷着那個小雜種，除非它的神經系統要比你我敏感得多！」布萊告訴他們說：「我們也沒什麼把握，它上一代要小得多，却相當狠呢。」他舉起那根電棒，就好像一個要進競技場的鬬士。「大概只會給它一點刺激。當然，要是我們萬一把那小東西給電死了的話，我倒也不會難過的。」

「也許還眞有用呢，」藍柏說：「那麼這是我們第一個問題的解決辦法，那第二個問題呢？怎麼找它？」

「我已經有了辦法。」所有的人都吃驚地轉過頭去看到艾西手裏拿着一個小小的儀器。但艾西的兩眼只望着達勒斯。達勒斯沒有辦法正視那位科學官的眼睛，只一逕把視線定在那個小儀器上。

「因爲我們不可能很快地馬上找到那個太空生物，所以我就自己想了想。布萊和派克幹得好，找到了怎麼驅趕那生物的辦法，而我弄好了可以找到它的東西。」

「袖珍的追踪器？」蕾普麗欣賞着那件儀器。看起來就像是在工廠中裝配出來的，一點也不像是一艘拖船的科學實驗室中急就章做出來的東西。

艾西點了下頭。「可以用來追查活動目標。能搜查的距離並不遠，但到某一定範圍之內的時候，儀器就會嗶嗶作響，而距離目標越近，聲音越響。」

蕾普麗將追踪器由科學官手裏接了過來。翻轉來以專業人員的眼光看了看。「怎麼定位呢？你怎麼知道是那隻怪物還是我們的同事？」

「有兩點，」艾西很得意地說明道：「我剛剛提過，感應的距離很短，有人也許認爲這是個缺點，可是對我們來說倒大有好處，可以讓兩組人在附近同時展開搜索，而彼此不致干擾。

「更重要的是，這裏面有很敏感的空氣密度感應器。任何移動的物體都會使空氣密度改變。可以由指針看出物體移動的方向，只要先把指針指向正前方。

「這個儀器並不像我構想中那麼精密，不過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這已經是我最大能力所及了。」

「你幹得好極了，艾西，」達勒斯不得不承認。他由蕾普麗手裏把追踪器拿過來。「這樣應該足夠了。你做了多少個呢？」艾西沒有回答，只把另外一個一模一樣的追踪器放在船長的手裏。

「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有兩組人。好極了，我沒什麼別的好東西拿出來，只能發號施令。你們都跟我一樣清楚怎麼做，誰先找到就先把它網住，想辦法把它送進氣艙，然後儘快把它由氣艙拋進太空，我甚至不管你們是不是用到外艙門上的緊急爆破栓，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穿着太空裝下船。」

他轉身向走廊走去，却又停下來看了看擁擠而塞滿了各種儀器的舵房，看來好像不可能有什麼東西能溜得進來，可是如果他們打算作澈底搜查的話，最好不要有任何地方例外。

「開始先弄清楚舵房裏是乾淨的吧。」

派克拿起一具追踪器來打開開關，向舵房四周掃描了一圈，兩眼一直盯着儀器面上在粗略標示之間的指針。

「針動了六次，」他在掃過一圈之後宣佈道：「位置大略都在我們每個人所站的地方。我們這裏好像沒有問題……只要這玩藝眞管用。」

艾西一點也不生氣地說：「管用的。你剛剛已經示範過了。」

他們又安排了下要帶的東西。達勒斯環顧了下那幾個等着的男女。「大家都準備好了嗎？」有一兩個人咕嚕道：「還沒。」大家都笑了起來。甘的慘死已經在他們的記憶中消褪了；這次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去對付那個太空怪物，也希望他們的配備很有用。

「各層甲板上的對講機都打開了，」達勒斯充滿信心地走向走廊。「我們要隨時保持連絡。艾西和我跟藍柏帶一具追踪器，布萊和派克是第二組，蕾普麗，由妳負責，帶另外一具追踪器。

「萬一發現了那個怪物，最優先的工作就是將它抓住，弄到氣艙裏去。通知另外一組的事第二。走吧。」

他們魚貫地走出了舵房。

A層的走廊從來就沒顯得那麼長，那麼黑過，這些走廊在達勒斯來說簡直瞭如指掌，但想到可能有致命危險的東西躲在角落或貯藏間裏，使他儘量放輕了脚步，走過那些他原本閉着眼睛都能走的地方。

所有的電燈都開着，但並沒有照亮走廊。那只是一些偶而才使用的小燈。在像「諾斯楚莫號」這樣一艘船員很少有清醒時候的船上，又何必浪費能源來照亮每一個角落呢？只要够啓程和到達，以及偶而在飛行途中有緊急情況時使用的就够了。達勒斯對有這樣的燈光已經很感激了，雖然他還是希望有更强的泛光燈。

藍柏抓着網子的另外一邊，和達勒斯走在走廊兩側，將網子張在中間。他把他這頭抓緊了點，用力一扯。她的頭朝他這邊轉了過來，眼睛睜得大大的，然後她放鬆了些，點了下頭，把注意力再集中在走廊上。她剛剛在做白日夢，好像被催眠了似的，腦子裏塞滿了各種恐怖的可能情況

，讓她完全忘記了自己在做什麼。她該用心在仔細搜索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縫隙上，而不該在她的想像裏。她臉上恢復了警覺的表情，達勒斯也就再專注地望向前面走廊轉彎的地方。

艾西緊跟在他們身後，兩眼望着追踪器，兩手將追踪器緩緩移動，掃描着兩邊墻壁。那具儀器一直默無聲息，只除了在那個科學官有時轉得太靠左或右邊而掃到了藍柏和達勒斯；那時候追踪器就會發出嘈雜的嗶嗶聲。而艾西就得扳動開關來關斷響聲。

他們停在一道向下的扶梯梯口。藍柏俯過身去，大聲叫道：「下面有什麼沒有？我們這裏可乾淨得和你老娘的名節一樣哩。」

布萊和派克抓緊了網子，蕾普麗在他們前面停了下來，拿開兩眼一直盯着的追踪器，抬頭叫道：「這裏也什麼都沒有。」

在上面，藍柏和達勒斯繼續向前走去，艾西跟在後面，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面的一道轉彎。他們很不喜歡這種地方，到處都是可能的藏身之所。每次轉過來，看到只有一條空蕩蕩的走廊延伸在他們面前時，總讓藍柏覺得有如發現了聖杯一樣。

蕾普麗覺得手裏的追踪器越來越重了，就在這時候，在顯示幕上突然閃亮起一個小紅點。她看到指針在抖動。她敢說一定是指針，而不是她的兩手在抖，然後指針突然一扭，在表上偏離了零刻度。

她先弄清楚追踪器不是掃到了派克或布萊，這才開口說道：「停，我查到點動靜了。」她向前走了幾步。

指針跳離了刻度，而紅燈亮起，一直不熄，她站定了，兩眼緊盯着儀器，但儀器上除了指針略微有些微擺動外，別無任何變化，而紅燈一直很亮。

布萊和派克兩眼在走廊裏向墻壁，屋頂和地板搜索着，每個人都記起第一個怪物在死後落在蕾普麗肩膀上的事。沒有一個人願意冒險假設這個怪物不會往上爬，所以他們隨時不但搜查地下，也搜查天花板。

「是在那一邊呢？」布萊輕輕的問道。

蕾普麗望着追踪器皺起眉頭，指針突然亂轉起來，除非說那個怪物是在堅實的墻裏走動，否則指針完全無法指示任何生物的行動，她用力地把儀器搖了搖，但指針仍然在亂動，而紅燈也一直亮着。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亂了，指針在表上到處亂轉。」

布萊朝網子上踢了一脚。「他媽的，我們怎麼受得了耍這種寶，我要扼死艾西……」

「等一下，」她攔住他說，然後把儀器倒豎了起來，指針馬上穩定了。「這個儀器作用良好，只是弄混了，或者不如說是我弄混了，訊號是從我們下面來的。」他們低頭看着脚下，並沒有

什麼東西穿透甲板上來襲擊他們。

「是在C層，」派克咕嚕道：「全是機器，那可是個難找的地方。」

「打算不加理會嗎？」

他瞪了她一眼，不過這回並沒有眞正生氣的意思。「一點也不好笑。」

「不錯，是不好笑，」她很後悔地說：「帶路吧，你們兩個對這一層比我清楚。」

派克和布萊把網子小心地拉在兩人之間，在她前面走下了那道很少使用的扶梯。C層卽使在「諾斯楚莫號」上那樣低的標準說來，照明也嫌不足，他們在扶梯脚停了一下，讓他們的眼睛能適應於近乎黑暗的黯淡光線。

蕾普麗在無意中碰到了墻壁，趕緊很厭惡地將手挪開，墻上是厚厚一層油垢，老油垢，她想道，如果有人查到客輪上有這種情形的話，那艘太空船恐怕就會遭到停航的處分，可是誰也不會來管像「諾斯楚莫號」這樣的船上是不是有漏油的情形，這些油垢也煩不到那個地位重要的大頭，這種難得有人碰到的東西有什麼關係呢？

她將追踪器對着走廊那頭，什麼反應也沒有。等她轉過身來時，紅燈又閃亮起來。有夜光的指針也指示了位置。

「好了，來吧。」她向前走去。她對這根小的指針有了信心，因爲她知道艾西做事澈底，也

因爲這具小儀器到現在爲止，作用都很好，更因爲她別無選擇的餘地。

「我們就快要到叉路了。」布萊警告道。

幾分鐘之後，走廊分成了兩條，她先將追踪器對準右邊的岔道，紅燈的光開始減弱，她轉過身來，走上另一邊的走廊，「走這邊。」

這一部份的照明情形更差，四周都是黑黑的暗影，雖然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受過太空飛行訓練的人會得幽室恐怖症的，他們却感到有些窒息。他們的脚步聲響在金屬的甲板上，只有在經過一灘灘貯積的油和水時才被淹沒。

「達勒斯應該要求派人來檢查一下的，」派克很不高興地說：「只要發現船裏有百分之四十都是這樣的情形，公司方面就得付錢加以清理了。」

蕾普麗搖了搖頭，很表懷疑地看了輪機官一眼，「要不要打賭？公司花錢買通檢查人員要便宜也方便得多呢。」

派克盡力掩藏住他的失望，又是一個他看似不錯的主意遭到了批駁，最糟糕的是，蕾普麗的話通常又很有道理，他對她眞是又憎恨，又佩服。

「談到修理和清理，」她繼續說道：「這些燈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說過我對船上這一部份不很熟，可是這裏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我還以爲你們已經把第十二號調制系統修好了呢。那怕是在

這裏，燈光也該亮一點吧。」

「我們是修好了呀！」布萊抗議道。

派克走過去瞇起眼睛來看看旁邊的控制開關。「供電系統想必過份謹愼了，你知道，有些線路上電流量不足，要恢復全部電力，而又不能讓船上的導管受損，實在是不容易。事情一來，某些系統自動的就會限制所承受的電量，怕有超載的現象。不過，這裏也限制得未免過份了點。我們可以修好。」

他在開關板上動了下手脚，走廊裏的燈光就比先前亮多了。

他們又向前走了一段，蕾普麗突然停了下來，舉起一隻手。「等一下。」

派克猛地刹住身子，差點跌倒，而布萊也差點被網子絆住，可是却沒有人覺得好笑。

「很接近了嗎？」派克低聲問道，緊張地睜大了兩眼望着前面的一片黑暗。

蕾普麗看了看指針，對準了艾西粗略地在金屬板上刻畫下的刻度，「根據這個來看，不到十五公尺了。」

派克和布萊不待吩咐就抓緊了網子，蕾普麗拿起她的電棒，打開開關。她右手執着電棒，左手拿着追踪器，慢慢地向前移動，眞叫人難以，呃，簡直不可能想像到能有那三個人能像蕾普麗，派克和布萊在這條走廊上這樣悄沒聲息地走動，甚至連他們呼吸的聲音也儘量壓低了。

他們走過了五公尺，然後又走過了五公尺，蕾普麗左邊小腿上的一塊肌肉跳得像隻蚱蜢，讓她覺得十分難過。她置之不理，他們繼續向前走去，由追踪器計算出來的距離漸漸縮短。

現在她微佝着身子，隨時準備一看到黑暗中有什麼動靜就馬上跳開。暫時關斷音響警號的追踪器在他們走到十五點二公尺最後的地方讓她停了下來。這裏的燈光仍然很黯淡，但還足以讓他們看清楚在這充滿臭味的走廊裏並沒有藏着什麼東西。

她緩緩地轉動着追踪器，一面用眼睛盯着，一面又要兼顧着去看走道的那頭。指針在表上動了一點，她抬起眼光來，看到墻上有一扇半張半掩的小艙門。

派克和布萊隨着也注意到了，他們站好了位置，擋在艙門口。蕾普麗等他們站好之後，朝他們點了點頭，想要摔掉點臉上的汗水。她深吸了一口氣，把追踪器放在地上，用空出來的那隻手抓住艙門把手，只覺得貼在她汗濕的掌心中的把手又冷又粘。

她按下了把手後面的按鈕，把身子緊貼在墻上，然後將電棒伸進了艙房裏。一陣恐怖的叫聲廻響在走廊裏，一個小東西瞪大了兩眼，張牙舞爪地從裏面衝了出來，正好落在網子中間，而那兩個緊張而又驚惶的輪機人員趕緊將網子儘量一再緊緊地纏繞上去。

「抓緊！抓緊！」派克得意非凡的叫道：「我們逮到那小雜種了！我們……」

蕾普麗仔細地向網子裏看了看，不禁感到一陣失望，她關掉了電棒的開關，又拿起了追踪器。

「媽的！」她無力地罵道：「不要緊張，你們兩個，看看是什麼。」

派克和布萊同時鬆開了網子，兩個人都看到了他們所抓到的是什麼，禁不住憤怒的喃喃罵了起來。那隻很不高興的貓從纏在身上的網子裏一躍而出，一路嘶叫着由走廊上跑掉了。蕾普麗都還沒來得及說話。

「不行，不行！」她已經來不及關照他們。「別讓它跑了。」

那團桔黃色的毛消失在遠處。

「對，妳說得對，」派克說：「我們應該把它殺了的。現在說不定追踪器又會找到它身上了。」

蕾普麗瞪了他一眼，沒有說話。然後她看了看不那麼殺氣騰騰的布萊。「你去把它抓回來。我們等等再決定怎麼處置它，不過最好先把它抓在身邊或者把它關在它的盒子裏，免得它再弄混了追踪器……或我們。」

布萊點了點頭。「對。」

他轉過身去，順着走廊去追那隻貓。蕾普麗和派克則繼續慢慢地往反方向搜查過去。蕾普麗既要照顧追踪器，又要拿着電棒，同時還要幫派克拿住一邊網子。

一扇打開的艙門通往一間很大的器材室。布萊最後再在走廊裏前後看了一眼，沒有那隻貓的

蹤跡。而在東西堆得並不很整齊的器材室裏却有很多可供小貓藏身的地方。若是那隻貓不在裏面的話，他再去找那兩個人。雖然它很可能已經跑到別處去了，但器材室應該是它最先選來藏躲的地方。

裏面也有燈，不過也和走廊上的燈一樣暗，布萊沒有理會那兩排堆着的補助油箱，任意堆放在一起裝電子配件以及骯髒工具的箱子。箱子上都貼得有標籤。

他突然想到現在他的兩個同伴想必已經走遠了，這個念頭使他有點緊張，他越早抓到那隻該死的貓越好。

「瓊斯……來，貓咪，瓊斯，到布萊這裏來，咪，咪！」他彎下身去看兩個大箱子中間的黑縫，縫裏什麼也沒有。他站起身來，抹去了流到眼皮上來的汗水，先抹左邊，再擦右邊。「他媽的，瓊斯。」他低聲地咕嚕道：「你他媽的到底躲在那裏？」

在器材室後頭有搔爬的聲音，接着是一兩聲咪嗚聲，可以聽得很清楚是由什麼發出來的，他鬆了口氣，向那邊走去。

蕾普麗停下了脚步，困倦地看了看追蹤器，紅燈早已熄了，指針又指在零上，音響警號也有好久一段時間沒有響了。就在她瞪着儀器看的時候，指針動了動，然後又靜止了。

「這裏什麼也沒有，」她對僅剩的一個同伴說：「這裏大概只有我們跟瓊斯來過。」她看了

看派克：「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們回去吧，至少我們可以幫布萊抓那隻該死的貓。」

「不要怪瓊斯，」蕾普麗很本能地為那隻小動物辯護：「它跟我們一樣給嚇壞了。」

他們轉過身來，沿着發臭的走廊走回去，蕾普麗仍讓追蹤器開着，以防萬一。

布萊擠到了一排放器材的箱子後面，再沒法往裏走了。支撐着「諾斯楚莫號」上部船身的支架和柱子在他身體四週形成錯綜複雜的一個鐵網。

他正覺得灰心了的時候，却又聽到熟悉的咪嗚聲。他繞過一堆東西，看到兩隻黃色的小眼睛閃在黑暗中，一時之間，他感到遲疑不定。瓊斯的大小和那從甘肚子裏出來的怪物差不多呢。但又是一聲貓叫聲使他覺得好過了點。只有一隻普通的公貓才能發出這樣的叫聲。

他擠近了一些，彎下身去鑽過一根鋼樑，看到了一團黃毛：瓊斯。

「來，小貓……過來吧，你這毛茸茸的小雜種，」他伸手去抓那隻貓，瓊斯惡狠狠地對他嘶叫，一面再往後退縮回去，「來嘛，瓊斯，到布萊這裏來，別再亂搞了。」

有一隻跟布萊剛剛鑽過的那根鋼樑差不多粗細的手臂伸了下來，悄無聲息而充滿力量地伸下來，五指張開，然後一把扼住了那個輪機員的頸子，用力收緊。布萊發出一聲尖叫，兩手本能地伸向自己的頸部，用盡全力去扳那幾根就像是鐵鑄的手指。他被那隻手提了上去，兩脚在空中踢

蹬，瓊斯由他身下箭射而出。

那隻貓由剛剛趕到的蕾普麗和派克身邊一衝而過，他們想也沒想地就衝進了器材室，不久就到了剛才還看見布萊兩脚懸盪在空中的地方。他們抬頭望向暗處，還看到有兩隻脚和扭曲的身體往上升去，在那個輪機員癱瘓的身子上方有一個模糊的輪廓，好像是個人的形狀，但絕對不是個人，那個東西碩大無朋，非常可怕，在那一刹那間，有光映照在一對即使是在大頭上也顯得太大的眼睛上，然後那個太空怪物和那個輪機員都消失在「諾斯楚莫號」的上一層。

「我的天，」派克低聲地說。

「它長大了，」蕾普麗茫然地望着她手裏的電棒，想像着如何和消失在上面的那個龐然巨物相比。「長得好快。我們一直在找跟瓊斯一樣大小的東西，沒想到它却變成了那個樣子。」

她突然想起他們目前擠身在這樣小的一個地方，這樣的黑，四週圍全是巨大的箱子，還有在大箱子和粗大鋼架之間的無數通路。

「我們站在這裏做什麼呢？它說不定會再回來呢。」她拿起那根像玩具似的電棒，想着用這個來對付那樣巨大的怪物會有什麼結果。

他們很快地離開了器材室，雖然儘量想忘掉剛才的情形，但最後那聲漸漸消失的尖叫聲却還留在他們的腦海。派克和布萊記得有好長一段時間，但最後那聲慘叫却使他跑得和蕾普麗一樣快。

第十一章

集合在餐廳的這些人都不像上次那樣充滿了信心。也沒有人掩飾這樣的心情，尤其是派克和蕾普麗。看到剛才那一幕之後，他們簡直可說是信心全失。

達勒斯在查看着一份最近才印好的「諾斯楚莫號」藍圖。派克站在門口，偶而緊張不安地看看走廊裏。

「不管那到底是什麼東西，」那個輪機官打破了沉寂說：「那怪物好大，就像隻他媽的大蝙蝠似地朝他撲了下來。」

達勒斯放下藍圖，抬頭問道：「你能確定它把布萊拉進通風口去了嗎？」

「是消失在一個冷氣口裏，」蕾普麗用手抓着另一隻手的手背說：「我看得很清楚是從那裏走的，而且不管怎麼說，那裏也沒別的路。」

「這點沒有問題，」派克說：「它是在利用冷氣管來來去去，所以我們用追踪器才找不到它

。」

「冷氣管，」達勒斯好像相信了。「很有道理，瓊斯也常這樣的。」

藍柏懶懶地攪着她杯子裏的黑咖啡，「布萊說不定還活着呢。」

「不可能，」蕾普麗不存任何幻想，很合邏輯地說：「它把他扼得就像個破布娃娃。」

「那個怪物到底把他抓去做什麼呢？」藍柏問道：「爲什麼不當場殺了他，却把他抓了去呢？」

「說不定要用來培育它的下一代，就像前一個利用甘的身體一樣。」艾西推測說。

「或者當食物。」蕾普麗緊張地說着，打了個寒戰。

藍柏放下了咖啡杯，「不管怎麼樣，在那個怪物看來，已經去了兩個，還剩五個。」

派克一直把他那根電棒在手裏轉來轉去，突然一轉身，把電棒用力地向牆上丟去。電棒碰[illegible]了，掉在甲板上，跳了兩下才平躺在地。

「我贊成我們冒次險，用雷射槍把那個混帳雜種給打爛掉。」

達勒斯用很同情的語氣說：「我知道你心裏有什麼樣的感覺，派克，我們都很喜歡布萊。可是我們也必須要保持冷靜。如果那個怪物現在眞像你們說的有那麼大的話，那它身上的酸液就可以把船身弄出大得像這間房間的洞來。更不用說會對各處的線路跟機器有什麼樣的影響了。我們

沒辦法冒這個險，現在還不行。」

「現在還不行？」派克的無可奈何掩蓋了他的憤怒。「除了布萊之外，還要死多少人才能讓你了解這是處置它的唯一辦法？」

「這樣做法反正是不行的，派克。」

輪機官轉過身來望着艾西，對他皺起了眉頭。「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你用雷射槍得一槍打中能致命的地方才行。根據你對那個太空生物的形容。現在它不但巨大有力，而且動作極快，我想也有理由相信它有比前一個『手』狀的太空生物更快的再生能力。那也就是說，如果不能馬上將它殺死的話，它可就會要了你的命。

「那怕你對手是個人，這樣已經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了，而對付那個太空生物更是不可能的事，因爲我們不知道他的致命處在那裏。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致命之處。你明白吧？」他儘量把話解釋明白，就像達勒斯剛才那樣，他們每個人都知道這兩個在機房裏工作的人彼此有多親近。

「你難道沒法想像一下可能的情況？比方說我們之中有一兩個在一個比較寬敞的地方跟太空生物碰了面，可以開槍打中它，只不過能不能這樣還不能確定。就算我們在它把我們都撕成碎片之前能打中，呃，六槍好了，而這六處很快就能癒合而不致送了它的命，却不致於快到沒有血流

出來在船上腐蝕出無數個大洞來。也許還會燒損控制維生系統的線路，或是斷了船上照明設備的電路。

「如果我們對那個太空生物有所認識的話，我並不否認你的辦法或許可行。可是結果如何？我們已經損失兩條人命，或許還會死更多的人，而在太空船本身來說，情況也會比我們和它碰頭之前更糟。」

派克沒有回答，緊繃着臉，最後咕噥着問道：「那我們怎麼辦呢？」

「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我們原先擬定的計畫。」達勒斯告訴他說，一面用手拍了下那張藍圖。「找到它在那條冷氣管裏，然後把它從那裏趕進氣艙去，再把它射進太空。」

「趕它？」派克用很空洞的聲音笑了起來。「我告訴你那個狗娘養的可大着呢。」他朝那根碰彎了的電棒不屑地吐了口唾沫。「拿這種東西休想趕得動它。」

「他這話有道理，」藍柏說：「我們必須要把它弄進氣艙去，但怎麼趕它進去呢？」

蕾普麗看了看這一小撮人。「我想該由我們科學部門的人把有關我們這位客人的最新資料告訴我們了。你有沒有什麼辦法？艾西？」

那位科學官考慮了一下。「呃，看起來好像它很能適應含有大量氧氣的大氣，也許這一點和它在這一階段生長得那麼快有點關係。」

「這一階段？」藍柏疑問地問道：「你是說它還會再變成別的什麼東西？」

艾西將兩手一攤，「我們對它實在知道得太少了，應該準備應付各種情況。它已經有過三次變形，從蛋變到手形，又從手變成從甘肚子裏出來的那個，然後再變成這個大得多的兩足動物。我們沒有理由假定這個形體就是這一連串發展的最後階段。」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它下一個形態很可能變得更大而更有力。」

「這話可眞有鼓舞士氣的作用，」蕾普麗說：「還有呢？」

「除了能適應新的大氣狀態之外，顯然在營養的要求方面也很能適應。所以我們知道它不用吃多少就能生存，也能生存在各式各樣的大氣中，也許完全沒有空氣也還能生存不知多久。

「大概我們唯一不知道的是它對溫度劇變的適應能力。在『諾斯楚莫號』上溫暖而舒服，考慮到我們發現它的那個世界上過低的溫度，我想我們可以排除以嚴寒來制服它的可能性，雖然最初的卵形要比現在這個强得多。這也有先例的。」

「好吧，」蕾普麗問道：「到底溫度有什麼關係？如果我們升高溫度會怎麼樣呢？」

「我們試試看吧，」艾西說：「我們不能升高全船的溫度，其原因和我們不能抽空全船的空氣一樣，因爲太空裝的氧氣筒存量有限，無法活動，躺在冰櫃裏就不能動彈等等。但是大部份生物都很怕火，倒不必把整艘太空船都加熱。」

「我們可以在幾條走廊裏佈置上高壓線，再把它騙過去，這樣就可以把它烤焦了。」藍柏建議道。

「我們所要對付的並不是一隻野獸，而就算是的話，」艾西對她說：「也是隻很狡猾的動物。它是絕不會盲目地一頭撞上一根電線或是什麼類似的東西攔在像走廊這樣明顯通道上的。它這點特色已經在它不走走道而選冷氣管通行的事上表現出來了。

「再說，有些很原始的動物，比方說鯊魚，對電很敏感。所以整個說來，這個主意並不高明。」

「也許是它能感應到我們身體所帶的電，」蕾普麗懊惱的說：「也許它就是靠這個才知道我們在那裏。」

派克有點懷疑。「也可能是靠眼睛看，如果那兩個亮亮的眞是眼睛的話。」

「不是的。」

「像這樣具有多種能力的生物恐怕有各種感應力呢。」艾西說。

「我也不喜歡用高壓電的想法，」派克的臉脹得通紅。「我不喜歡到處找它。在把它丟出氣艙的時候，我希望能在場，我要親眼看它死掉。」他停了一下，然後不那麼感情用事地說：「我要聽他像布萊那樣慘叫。」

「要多久才能裝配好三四具噴火器？」達勒斯問道。

「給我二十分鐘。基本的零件都有，在倉庫裏，只是要改變成手提型的。」

「能不能弄得力道很够？我們可不希望會碰上艾西說我們如果用雷射槍可能會碰上的情形。我們希望有能力阻攔它的。」

「不用擔心，」派克的聲音非常的冷。「我會把噴火器加强到碰到什麼都能燒熟的程度。」

「那，看來這就是最好的辦法了，」船長四下環顧了一週：「有誰有更好的主意沒有？」

沒有一個人說話。

「好吧，」達勒斯兩手撐着桌子站了起來。「等派克把噴火器裝配好了之後，我們就從這裏開始，一路往C層找，還要到它抓走了布萊的器材室。然後再從那裏開始追踪它。」

派克有點懷疑地說：「它在鑽進冷氣管去之前，抓着布萊跳上了架子。要那樣去追它眞不容易，我可不是隻猩猩。」他警告似地看了蕾普麗一眼，可是她並沒有說話。

「你情願坐在這裏等它來抓你嗎？」達勒斯問道：「讓它採守勢越久，對我們越有利。」

「只不過有一點，」蕾普麗說：

「什麼？」

「我們並不知道它是不是會採守勢，」她正視着他說……

那些噴火器比電棒要粗大得多，看起來却似乎不那麼有用。不過那些電棒作用良好，而派克也向他們保證說所有的噴火器也一樣有用。這次他拒絕先作示範，他解釋說，因爲火焰的力道太強了。

不過，他肯把自己的命都賭上的事，在大家看來已足以證明了。其中只有蕾普麗例外，她現在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開始懷疑，她一向就有點偏執狂的傾向，而目前的情形使她的情形更趨嚴重。她除了擔心那個怪物之外，也開始擔心起她自己的神智來。

當然，一等他們找到而且殺了那個怪物之後，她心理上的問題也就會消失了。對不對？

這一小撮人小心翼翼地由餐廳到了B層。他們剛走到第二個扶梯口時，兩具追踪器都同時發出了警號，艾西和蕾普麗很快地將聲音關斷。他們跟着指針的指示向前才走了十一、二公尺，就聽到一陣很清楚的金屬被撕裂的聲音。

「別急，」達勒斯抓着噴火器，繞過走道轉角，很響的嘈雜聲還不斷傳來，現在更加清楚了。他知道聲音來自何處。「食品間，」他低聲地向他們說道：「它在裏面。」

「你們聽，」藍柏害怕地說：「老天，它一定好大。」

「够大的了，」派克低聲地表示同意道：「記得吧，我看過它。而且很有力，它抓着布萊就像……」他的話說到一半就停了，想到布萊使他不想再多說什麼。

達勒斯拿起噴火器，「在食品間後面有一個通風口，它就是從那裏進去的。」他看了派克一眼。「你有把握說這些噴火器有用嗎？」

「這些都是我做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擔心。」蕾普麗說。

他們往前走去。撕裂東西的聲音不斷傳來。等他們到了艙門外時，達勒斯先看了派克一眼，然後把視線轉到門把手上，那個輪機官滿心不情願地抓緊了厚重的門把手。達勒斯退後了兩步，把噴火器瞄準好。

「動手！」

派克一把將門拉開，往後一跳，讓開身子。達勒斯按下了噴火器上的噴火按鈕，一大片寬得驚人的桔色火焰塞滿了食品間的門口，使得每個人都因爲高熱而閃退開去。達勒斯很快地往前走着，不顧殘留的熱氣炙着他的喉部，又朝裏噴了一大片火。再噴了第三次。他已經跨進艙裏，必須將身子扭轉過去，才能將火噴向側面。

他們在外面緊張不安地等了幾分鐘，等艙裏冷却一點才能進去。而雖然等了這麼久，由裏面被燒毀的垃圾所散發出來的熱仍然強烈得使他們不得不小心地走進去，以免碰到熱得如爐子一樣的鐵箱和牆壁。

食品間裏一塌糊塗，由那個怪物開始的，都由達勒斯的噴火器來完成了。四壁都是被火燒黑的跡印，證明了噴火器的威力。燒焦的人造食物和燒毀的紙箱等等所發出的臭味撲鼻而來。

雖然噴火器的威力强大，但艙內的東西也並沒有全毀。那個怪物搗毀的成績斑斑可見，各種大型的箱子丟了滿地，撕得亂七八糟。

以金屬製的箱型「罐頭」（之所以這樣稱呼，只是傳統的叫法，而不是因爲它們包裝方式）都像水果似地給剖了開來。而由種種跡象看來，也沒多少是那怪物沒有搗毀，還留待噴火器來燒掉的。

他們拿着追踪器和噴火器，在火場中翻找，黑烟升了起來，燻疼了他們的眼睛。

在仔細地翻找過每一堆被毀的補給品後，並沒有發現他們希望找到的東西。

因爲貯放在「諾斯楚莫號」上所有的食物都是人造的，如果其中找到骨頭的話，那就一定是屬於那怪物的了。可是他們唯一找到和骨頭相近的東西，只是大木箱上的鐵條。

蕾普麗和藍柏正要往還很熱的墻上靠着休息一下，又及時想到不能靠，「我們沒逮到它。」那個事務官失望的說道。

「那它會在什麼鬼地方呢？」藍柏問道。

「來看這裏。」

他們都轉過身去，看到達勒斯站在後面墻邊一大堆熔融了的黑色塑膠後面，他的噴火器指向墻上。「它就是從這裏走的。」

蕾普麗和其他人走近了些，看到達勒斯所指的是那個通風口，原先裝在上面的鐵欄格子已給弄碎，躺在下面地上。

達勒斯由皮帶上解下了電筒，照進洞裏，所看到的只有延伸到遠處的光滑金屬。他非常興奮地說：「也是該有轉機的時候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藍柏問道。

他望着他們說：「你還不明白？這對我們大爲有利。這個通風口是由主冷氣管分出來的。這條路上只有另外一個開口夠大得能讓那個怪物逃得出去，我們可以把那個開口封死。然後我們就用噴火器把它趕進氣艙，再扔進太空裏去。」

「不錯，」藍柏的語氣聽起來就知道她對這個計畫的反應並不像船長那麼熱烈。「簡單得很。只要爬進冷氣管裏去追它，在那個迷宮似的管道裏找到它，再禱告上帝讓它怕火。」

達勒斯無力地笑了笑。「加上了人的因素，事情就不那麼單純了，是不是？可是如果它怕火的話，這種作法就是可以行得通的。這是我們最好的機會，這樣我們就不一定只把它困在那裏，再希望及時把它燒死。可以讓它一直往後退……退到在等着它去的氣艙裏。」

「這個計畫很好也很週詳，」藍柏同意道：「問題是。誰進冷氣管去追它呢？」

達勒斯把這幾個人看了又看，想要決定一個合適的人去擔任這份工作。這裏面最冷靜的要算艾西了，可是達勒斯對這位科學官還存着懷疑。而且艾西有要研究出對付這個怪物酸液的中和劑的計畫，也讓他不能再管這件事。

藍柏外表很堅強，可是在壓力之外，恐怕是他們之中最先崩潰的一個。至於蕾普麗，只要不眞正和怪物正面接觸都沒問題，他不能確定到時候她是不是會嚇得動也不敢動。他想她是不會的……可是他能拿她的性命來冒這個險嗎？

派克……派克一直假裝是個狠角色。常常抱怨，可是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擔當重任，而且幹得不錯。那些電棒和噴火器就是很好的證明。再說，被太空怪物抓走的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且他對噴火器的性能比他們都知道得更清楚得多。

「呃，派克，你一直要一份全額的獎金。」

「怎麼樣？」那位輪機官很謹慎的問道。

「進冷氣管去。」

「爲什麼找我呢？」

達勒斯想要跟他講幾個理由，又決定還是簡單點好。「我只是要看你怎麼賺這份獎金。」

派克搖了搖頭，朝後退了一步。「免談，我那一份給你都可以，甚至可以把我這一趟的薪水也全給你。」他把頭朝通風口那邊一擺。「我可不進那裏面去。」

「我去。」蕾普麗說。達勒斯看了她一眼，她遲早會志願去的，這個小女人，他一向都低估了她，每個人都低估了她。

「免了。」達勒斯說。

「爲什麼？」她很憤慨的樣子。

「對呀，爲什麼呢？」派克插嘴道：「既然她要去，爲什麼又不讓她去呢？」

「因爲是我決定的。」他簡單扼要地說着看了看她，看到她既感憤慨，又很困惑。她不了解他爲什麼拒絕了她。哎，沒有關係，將來他會解釋淸楚的。「妳負責氣艙，」他指示她道。

「艾西，你守在這裏，以防它萬一繞到了我後面，或是衝過了我。派克，你和藍柏去守我剛才提到過的另外一個開口。」

他們都用了解的眼光看着他，毫無問題的知道是誰要進冷氣管了。

蕾普麗氣喘吁吁地趕到了右舷的主氣艙口，看了看她手裏的追踪器，知道這一帶並沒有動靜，她按了旁邊一個紅色按鈕，一陣嗡嗡聲廻響在這一段走廊裏，巨大的氣艙門移向了一邊。等到艙門完全打開，聲音停止之後，她打開了對講機。

「右舷氣艙準備好了。」

派克和藍柏到了達勒斯告訴他們的那一段走道，停了下來。那個通氣口上面有鐵格子，在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牆上，好像並無動靜。

「如果那怪物走這條路的話，就會從這裏出來。」派克看了看說。藍柏點點頭，走到旁邊用對講機報告他們已經到了指定位置。

在食品間裏，達勒斯專注地聽着藍柏在蕾普麗報告後來的報告。達勒斯問了兩三個問題，得到了答案，然後終止通話，艾西把噴火器交給他，達勒斯調整了一下噴頭，很快地噴了一兩次。

「還很有用。派克實在是個很高明的電機人員。」他注意到艾西臉上的表情。「怎麼了？」

「你已經做了決定，我沒資格評論。」

「你是科學官，有什麼意見就說吧。」

「這跟科學沒關係。」

「我們沒有時間繞圈子，有什麼話就直說了吧。」

艾西很好奇地望着達勒斯說：「爲什麼偏要你去呢？你爲什麼不派蕾普麗去？她很願意去，而且能力也很够。」

「除了我自己之外，我根本就不該建議任何人的。」他檢查了下噴火器裏的存量。「我那樣

做錯了，這是我的責任。上一次我在那艘外星人的太空船上讓甘下去，這次輪到我了。我一直讓別人去而自己不冒一點危險，也是該我冒險的時候了。」

「你是船長，」艾西說道：「現在我們該講實際，而不該一味的表現英雄主義。當初派甘下去是對的，現在爲什麼又要改變做法呢？」

達勒斯對他咧嘴一笑。能讓艾西陷在這樣矛盾的情況下，眞不是常有的事。「你實在不够資格跟我談什麼照不照規矩做事。當初就是你打開內艙門讓我們回太空船來的，記得嗎？」那位科學官沒有回答。「所以不必在照不照規矩辦事上來跟我說教。」

「如果你有個三長兩短，我們其餘人就更難過了，尤其是現在這種情況下。」

「你剛剛說過你認爲蕾普麗很有能力。我很同意。她的地位僅次於我，如果我沒能回來的話，我想也沒有什麼我能做而她做不到的。」

「我不同意。」

他們這是在浪費時間，不知道那個怪物現在已經超前多遠了。達勒斯不願再多爭執。「可惜。我已經決定了，沒辦法再改。」他轉過身去，將右脚伸入通風口。然後先把噴火器放進去，注意着不讓噴火器順着略向下傾斜的管壁滑下去。

「這樣行不通。」他朝裏面看看，咕噜道：「連彎腰的地方都沒有。」他把腿抽了出來。「

得爬着進去。」他把頭伸進去，然後擠進了通風口。

在冷氣管裏的地方比他原先希望的還小很多。他實在想不透像派克和蕾普麗所形容的那麼大的東西怎麼可能擠進這麼小的地方來。哎，也好！達勒斯希望管道會越來越窄，也許那個怪物在匆忙逃遁的時候會在管子裏卡得緊緊的，那事情就簡單了。

「怎麼樣？」有個聲音在他身後問道。

「不太好，」他告訴艾西說，他的聲音廻響在他四週。達勒斯掙扎着跪了起來，爬在管道裏。「只剛够大得讓人覺得很不舒服。」

他打開了電筒，着急地摸索了一陣才找到套在他頸子上的小型無線電對講機。電筒照見前面是漆黑而空蕩蕩的管道，直直的金屬管道微向下斜。他知道斜度會越來越增加，要到右舷的氣艙，他得整整移下一層。

「蕾普麗、派克、藍柏……你們都聽得見我的話嗎？我現在已經在冷氣管裏，準備下去。」

藍柏在底下對着牆上的對講機說：「我們聽得很清楚。一等你到我們追踪器所及範圍之內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派克站在她身邊，端着噴火器，兩眼盯着那有鐵格子的通風口。

「派克，」達勒斯指示那位輪機官說：「要是那個怪物從你們兩個那邊出來的話，一定要想辦法把它逼回去，我會往前趕它的。」

「好。」

「氣艙這邊已經準備好了，」蕾普麗報告道，「艙門開着，正在歡迎它來。」

「就來了。」達勒斯開始向前爬，兩眼望着前面的管道，手按着噴火器的控制開關。這一段管子不到一公尺寬，金屬摩擦着他的兩膝，讓他心裏暗自希望自已多穿了一條褲子。不過現在再想這些也晚了，他想，大家都準備好了，他可不能退回去。

「你那邊情形如何？」對講機響了起來。

「還好，艾西。」他對那着急的科學官說：「不用擔心我，注意那個通風口，以防萬一它不知怎麼溜到我後面去了。」

他在管道裏轉了第一個彎，盡量想在腦子裏想清楚太空船管道的配置情形。留在餐廳裏那張印好的藍圖在他記憶中變得模糊不清，這些實在不是船上最重要的部份。現在再希望剛才曾經多花了點時間來研究那些藍圖也已經來不及了。

他前面又出現了很多岔路。他停了一下，沉重地呼吸着，抬起了噴火器，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可能有什麼藏在那裏，但最好還是不要冒險。噴火器裏幾乎還是滿滿的，不妨讓那個怪物知道有什麼要來對付它了，也許不必碰到它就可以把它往前趕了。

他按了一下紅色的按鈕開關，朝管道裏噴出了火焰，轟隆聲廻響在狹窄的管道中，熱力反衝回

來，燒灼着他的皮膚。

他繼續向前爬行，儘量小心不讓沒戴手套的雙手碰上現在已變燙了的金屬管壁。他的膝蓋甚至感到有些熱力透過他的褲子傳了過來。不過他並沒有注意，只專注地望着前面，注意有什麼動靜或氣味。

藍柏站在那裏望着那個裝了鐵格的通風口。她伸出手去，打開了一個開關，在一陣輕響中，鐵格子滑開了，只留下在牆上的一個方洞。

「妳瘋了嗎？」派克不明所以地望着她。

「如果它離開了大冷氣管的話，就一定會從這裏出來，」她對派克說：「我們還是把格子打開吧，否則後面太黑了。如果眞有什麼東西出來的話，我希望能先曉得。」

派克本想和她爭辯的，但想想最好還是把自己的精力省下來，注意那個不管有沒有鐵格擋着的通風口。而且再怎麼說，藍柏的階級也比他要高。

汗水流進了達勒斯的眼睛裏，就像一隻隻螞蟻一樣，使他不得不停下來擦拭一下。他眼睛覺得螫痛，也使他視線不明。前面的管道陡然向下，他原也想到現在差不多是該往下了，但這種記憶無誤的滿足感並不能讓他覺得怎麼高興，因爲現在他除了要注意管道裏之外，還必須注意速度和平衡。

他爬到陡直的部份，把噴火器對着下方，又噴了一次火焰。沒有尖叫聲，也沒有皮肉燒焦的氣味衝上來。那個怪物還在前面很遠的地方。他不知道那怪物是不是也在爬着，也許很憤怒，也許很害怕地在找出口。也說不定它躲在那裏等着，要以他想不到的怪異方法來反撲這個鍥而不捨的追踪者。

在管道裏很熱，而他又累了，而且還另外有一個可能。萬一那個怪物不知怎麼的找到了別的一條路而離開了冷氣管，那該怎麼辦？這樣一來，他這麼緊張而痛苦的一路爬來就都白費功夫了。不過所有這些問題只有一個辦法來解決。他又開始頭下脚上地向陡直的管道裏爬了下去，一邊還將噴火器對着前面拿好。

藍柏首先注意到追踪器上指針動了。她緊張地計算了一陣，弄清楚之後才鬆了口氣。

「開始感應到你了，」她對向在遠處的達勒斯說。

「好，」他因爲曉得有人知道他身在何處而覺得好過得多了。「注意我的行動。」

前面的管道又有一個轉彎，他不記得這裏面竟然有這麼多轉折，但他很有把握說自己還在大冷氣管裏。他沒有經過一處大得可以容得下比瓊斯大一點的東西的岔道。雖然那個太空怪物曾表演過擠進小地方的能力，但達勒斯想它終究不可能把那麼巨大的身體縮得擠進只有十一、二公分寬的小管子裏。

他面前的這個彎尤其難轉，而又長又直的噴火器更增加了他轉身的困難，他喘着氣，躺在那裏考慮該怎麼再走下去。

「蕾普麗。」

她聽到他這樣緊張的聲音，不禁嚇了一跳，很快地朝對講機裏說道：「我在這裏，你的聲音聽得很清楚。有什麼問題嗎？你的聲音聽來……」她住了嘴，除了緊張之外，達勒斯還能怎麼樣呢？

「我很好，」他對蕾普麗說：「只是很累了，累得不成人形。沉睡得太久之後，不管冰櫃能對你怎麼樣，至少肌肉都無力。」他挪動了下身子，好把前面看得更清楚些。

「我想這條冷氣管前面沒多少路了，這裏好熱。」這也是意料中事，他想道，他前幾次噴出的烈焰當然會使這條管道中的溫度升高了。

「要繼續往前爬了，大家準備好。」

當達勒斯終於由狹窄的冷氣管中出來的時候，如果有人在旁邊看着的話，一定會看到他那種如釋重負的表情。這裏是「諾斯楚莫號」上幾個主要的大通氣管之一。這根兩層的大管子中央有一條小通道。他由管道中爬出來，站在沒有欄杆的通道上，伸了個懶腰。

他仔細的看了看這條更大的管道，證明什麼東西也沒有。他所聽到唯一的聲音就是冷卻系統

規律的運轉聲。在通道中間有一處供修護用的平台，他走了過去，在那裏又偵查了一番，就他視線所及，這條大管道是空的。

他現在站在這塊地方正中央處的時候，不可能有什麼東西偷偷地過來，這應該是可以略事休息的好地方。他在小通道上坐了下來，漫不經心地看了看身下的那層地板，朝頸間的小對講機裏說：

「藍柏，妳那邊接收的情形如何？我現在正在中央部份的一條大通氣管裏，坐在正中的修護台上，這裏除了我之外，什麼也沒有。」

那個導航官看了看她的追踪器，突然覺得很困惑。她有點擔心的看了派克一眼，把追踪器送到他的眼前。「你看得出這是在搞什麼嗎？」

派克看了看指針和讀數。「我不懂，這不是我玩的，是艾西的東西，不過，眞叫人搞不懂。」

「藍柏？」達勒斯又叫了一聲。

「啊，我搞不大清楚，」她把追踪器搖了搖。指針的讀數仍和先前一樣叫人看不懂。「這裏好像有兩個訊號。」

「亂講，妳是說我一個人在妳追踪器上出現了兩個訊號？」

「不是，只有一個叫人看不懂的。」

「恐怕是受到了干擾，」達勒斯對她說：「這裏是個通風口，很可能會弄亂了一個專以測定空氣流動而設計的感應器，我打算再往前走，恐怕我一移動訊號就會清楚了。」

他站了起來，沒有注意到有一隻巨大而長着利爪的手慢慢地由他脚下的通道底下伸了上來。

他向前跨了一步，那隻怪手剛好沒有抓住他的左脚，就像出現時一樣悄沒聲息地又縮了回去。

達勒斯往前又走了一半路，停下身來問道：「好點了嗎？藍柏？我走了一段路，現在訊號清楚點了沒有？」

「清楚是清楚了，」她的聲音很緊張：「可是我還是接收到兩個訊號，我想兩個都很清楚，不知道那個是那個。」

達勒斯猛地車轉身子，兩眼很快地看着四壁，和脚下，以及他剛爬出來的管道，然後又回望着那條那條小通道和那個修護台，他的視線落在他剛剛才坐過的地方。

他放低了噴火器的噴火口，如果他現在是前面一個訊號，已經走過了那條小通道，那麼會產生第二個訊號的必然就是……他的手指開始向噴火器的控制按鈕按下去……

一隻怪手由他身後底下伸了上來，伸向他的足踝。

在前面的訊號是那個太空怪物。

蕾普麗獨自站在通風口，望着那裏，心裏想着在一邊準備好等怪物來自投羅網的氣艙。突然遠處傳來一陣叮噹聲，她起先以為是出諸自己的想像，因為她常會以為自己聽到了奇怪的聲音。但接着那聲音又響了起來，這次比先前更響，而且還帶着回聲。好像是從管道深處傳來的，她的兩手不禁更抓緊了噴火器。

叮噹聲停止了，她雖然明知道自己做法不妥，却往通風口那邊靠近了，邊將噴火器瞄準了那裏。

裏面傳來一聲她可以分辨得很清楚的聲音：一聲慘叫。她也聽得出那是誰的聲音。

她忘了所有小心安排的計畫，一切合理的做法，一路跑到通風口邊。「達勒斯……達勒斯！」

在那一聲慘叫之後，再沒有別的聲息。只有很輕而越走越遠的脚步聲，很快地漸漸消失在遠處。她看了看她的追踪器，上面也只有一個訊號，紅燈很快的熄了下去，就像那聲慘叫一樣。

「哦，我的天。派克，藍柏！」她衝到對講機前，朝送話器裏大叫道。

「怎麼了？蕾普麗？」藍柏回答道：「怎麼回事？我的追踪器上的訊號沒了。」

她開口要說話，但那些話都沒有出口，她突然想到她剛開始負起的新責任。她讓自己的聲音聽下來，而雖然當時並沒有別人在場看見，却挺直了身子說：「我們剛失去了達勒斯……」

第十二章

「諾斯楚莫號」僅剩的四名人員聚集在餐廳裏。這裏不再顯得擁擠，却有他們四個覺得很痛恨的空蕩感覺，也有他們極力想丟在一邊的回憶。

派克拿着兩具噴火器，把一具丟在空空的桌上。

蕾普麗難過地望着他。「在那裏找到的？」

「我們在那條小通道底下的調氣室地上找到的。」那個輪機官說：「沒有他的踪跡，也沒有血迹，什麼也沒有。」

「那個怪物呢？」

「一樣，什麼踪迹也沒有。只有中央冷氣系統的導管上破了一個大洞，直穿透了厚鋼板。我原沒想到它力氣有那麼大。」

「我們誰也沒想到，達勒斯也沒有想到。從我們把那個怪物在手狀階段帶上船來之後，就一

直落後它兩步。我們必須要想辦法改變一下，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假定它有各種能力，包括隱形在內。」

「沒聽說過有那種我們知道的生物眞能隱形的。」艾西堅持道。

她回瞪了他一眼。「也從來沒聽說過有那種我們知道的生物能撕開三公分厚的鋼板。」艾西沒有應答。「也是該我們弄淸楚我們所對付的是什麼東西的時候了。」餐廳裏一片沉寂。

「蕾普麗，這樣就要妳來指揮了，」派克直視着她說：「我沒問題。」

「好。」她仔細地望着他，但他的話和態度裏都沒有諷刺的味道。

蕾普麗，現在怎麼辦呢？她自問道。三個人都充滿期待地望着她，等候着她的指示。她搜索枯腸，却只感到不安、恐懼和混亂——毫無問題的正跟她其餘幾個同伴的感覺完全一樣。她開始比以前更了解達勒斯了一些，但現在這都沒有關係了。

「那我們就這樣決定了，除非什麼人有更好的辦法來對付那個怪物，否則我們就照先前的計畫進行。」

「再得到同樣的結果，」藍柏搖了搖頭。「謝了吧。」

「那妳有更好的辦法嗎？」

「有的，我們棄船，搭上救生太空梭，離開這裏。試試運氣看能不能進入軌道繞行地球，再

讓人家救起。一等我們回到太空船來往頻繁的地方，一定會有人聽到我們呼救訊號的。」

艾西開了口、那些話原本最好是不說的，可是現在藍柏却逼得他非說不可。「妳忘了一件事：達勒斯和布萊也許都沒有死，我承認這一點可能性並不大，可是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可能。我們在沒有確定他們死活之前不能棄船。」

「艾西說得對，」蕾普麗同意道：「我們必須再試一次。我們知道那個怪物在利用冷氣管，就讓我們一層一層的搜查，這回我們每查過一處就用雷射焊槍把那段管道封死。」

「我贊成，」派克看了藍柏一眼，她沒有說話，兩眼低垂。

「我們的武器情況如何？」蕾普麗問道。

那位輪機官檢查了下那幾具噴火器，「還相當不錯，我看作用還很良好。」他指了下桌上那具原屬於達勒斯的噴火器，「那裏面還要加點燃料。」他好像警醒了些。「用掉了不少。」

「那你最好趕快去加一點。艾西，你陪他去吧。」

派克看了看那個科學官，他的表情深不可測。「我一個人可以。」艾西點了點頭。那個輪機官拿起他自己的武器，轉身走了。

其餘幾個人鬱鬱地站在桌子四週等派克回來。蕾普麗受不了這份沉默，就轉身對着那個科學官。

「有沒有什麼別的想法？新的看法，建議或是暗示？不管是你的還是老媽的。」

他聳了下肩膀，一付很抱歉的樣子。「沒什麼新的，還在收集資料。」

她狠狠地望着他。「我不相信。你是說我們太空船上有這麼多配備，這麼多資料，却找不出對付那個怪物的更好辦法來嗎？」

「看起來不正是這樣嗎？要記得我們現在要應付的不是一般可以預料得到的獸類，妳自己剛才也說過它很可能有各種能力。

「它有相當的智力，至少和狗差不多，說不定還超過了猩猩。也可以看得出它有很好的學習能力，在對它來說可算是完全陌生的『諾斯楚莫號』上，却很快就學會了怎麼到處走動而不被我們發現。它動作迅速，强壯有力，而且又狡猾無比。這種東西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碰見過，難怪我們要對付它的辦法都遭到失敗。」

「你這話聽起來就好像打算放棄了似的。」

「我只不過把事實再敍述一遍而已。」

「這是一艘很現代化，設備也很好的太空船，能在外太空航行，也有各種不同的作用，而你現在却告訴我說，所有這些都對付不了一隻大野獸？」

「對不起得很，船長。我只是把我對目前情況的分析報告給妳。無論別的什麼希望都不能改

變事實。一個人以槍在白天去打老虎，也許有成功的希望，但若是在黑暗中，比方把那個人在夜晚放進叢林裏，讓他置身在一個全然陌生的環境中，他所有原始的恐懼都會回到他心裏，那些就會有利於老虎了。

「而我們恰正似在無知的黑暗中。」

「這話非常詩意，但却並不很有用。」

「對不起，」他好像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妳要我怎麼辦呢？」

「再盡力試試，改變一下這些所謂的『事實』。回去找老媽。」她命令道：「不停地問問題，問到你有了好點的答案為止。」

「好吧，我去試試看，不過我不知道妳到底希望要怎麼樣。老媽是不會藏起資料來的。」而

「試着問問一些別的問題，恐怕你還記得，我用ECIU碰對了路子，知道那訊號其實不是求救訊號的事？」

「我記得。」艾西用很尊敬的眼光看了她一眼，「也許妳說得對。」他離開了餐廳。

藍柏已經坐了下來。蕾普麗走過去，坐在她旁邊。

「儘量再撐下去，妳知道達勒斯也會這樣做法的，他絕不會在沒有弄清楚我們是生是死之前就離開太空船的。」

藍柏的態度絲毫沒有和緩，「我只知道妳要我們留下來，一個一個的被怪物殺掉。」

「我答應，如果看樣子計畫行不通的話，我一定讓大家儘快撤離這裏，我會第一個走。」而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這是個奇怪的念頭，很不該想到的，但却好像和她目前所擔心的事大有關連。她看了看藍柏，她這位同事必須要用實話回答她，否則問這個問題就沒有意義了。她考慮了一下，認爲在別的事情上藍柏也許會支吾以對，但在這件事情上，蕾普麗可以相信她的回答。

當然，不管答案如何也許都沒有什麼意義。這只是她思想中的一個小水泡，會越脹越大，而她若是不加以戳破，就會佔據了她的思想。並沒有什麼眞正的意義。

「藍柏，妳有沒有和艾西上床睡覺過？」

「沒有。」她的答案來得很快，一點也沒有遲疑或猶豫。「妳呢？」

「沒有。」兩個人都沉默下來，幾分鐘之後，藍柏才又開了口。

「我從來就沒覺得，」她漫不經心地說：「他對這種事有興趣。」

在那位導航官說來，這個問題就到此爲止了。而在蕾普麗說來，這個問題也差不多就該到此爲止了，她實在不懂爲什麼她還在再三想到這個問題，但這件事一直縈繞在她的腦子裏，在折磨着她，而她眞一點也不明白到底爲什麼會這樣。

派克仔細檢查過第一個鋼筒，查清楚裏面所裝經過高壓處理的瓦斯是滿的，然後又查過了第二個鋼筒。這才抱起那兩個沉重的鋼筒走上了扶梯。

B甲板和底下一樣一個人也沒有，他越早跟其他人會合，就越會覺得好過點。事實上，他眞希望剛才讓艾西陪他來就好了。他這樣一個人去搬瓦斯筒實在是太傻了。每個被怪物抓去的人當時都只單身一個。雖然那兩個鋼筒很重，他還是儘量加快了脚步。

他由走道那頭轉出來，突然刹住脚步，幾乎失手跌落了抱着的鋼筒。他前面就是主氣艙。而再過去，在離氣艙不遠的地方，有什麼在移動。到底是不是眞有什麼呢？這種時侯是很可能會想像出什麼來的，他霎了下眼睛，想要把自己的思想和視線都弄弄清楚。

他正要再舉步向前走去，那邊的黑影又動了。好像有什麼高大而很重的東西。他四下看了看，找到了牆上的對講機。蕾普麗和藍柏應該到舵房裏了。他用手摸索着開關。

蕾普麗面前控制臺上的對講機裏有些模糊不清的聲音傳了出來。她起先以爲是靜電的干擾，但又好像聽見一兩個字。

「我是蕾普麗。」

「聲音輕一點！」那個輪機官緊張地對着對講機說。他前面走廊裏突然又沒有了動靜。萬一那怪物聽到他的聲音……

「我聽不見，」蕾普麗奇怪地和藍柏對望了一眼，藍柏一臉茫然。但在她再使用對講機時，却照他的意思放低了聲音。「再說一遍……爲什麼要這麼小聲？」

「那個怪物。」派克不敢提高聲音，輕輕地說：「正在右舷氣艙口。不錯，現在就在那裏！妳先慢慢把門打開，等我叫下手的時候，馬上把艙門關上，再打開外艙門。」

「你眞的……？」

他很快地打斷了她的話：「我告訴妳，這下我們得手了！照我的話做吧。」他勉强讓自己鎮靜下來。「打開門，慢慢來！」

蕾普麗遲疑了一下，想開口說話，却看見藍柏正用力地點着頭。若是派克弄錯了，他們也只不過是損失掉一點空氣而已。但若是他說得不錯的話……她打開了開關。

在底下，派克緊緊地貼在墻上，聽見一陣低微的響聲傳來，內艙門緩緩地開了。那個怪物由暗影中出來，朝門口走去。氣艙裏有幾盞小燈在閃亮，其中有一盞亮得像翡翠。那個太空怪物很有興趣地打量着那盞燈，走過去站在門口。

進去吧，你他媽的，那個輪機官在心裏焦急地想着，看看那盞漂亮的綠燈。對了，難道你不想要那盞綠燈嗎？你當然想的啦，趕快進去抓那盞綠燈吧，只要再往裏走兩步，那玩藝就永遠屬於你了。只要再走兩步，老天爺，再走兩步就好了。

那個太空怪物似乎迷上了那一直亮着的綠燈，終於跨進了氣艙，整個走了進去。還沒很深入，可是誰知道它會不會突然覺得無趣了，或是起了什麼疑心呢？

「下手，」他用沙啞的聲音朝對講機裏說道：「快！」

蕾普麗伸手去扳動開關，而就在她的手伸出一半的時候，「諾斯楚莫號」上的緊急警報器突然響了起來。她和藍柏都呆住了，彼此對望了一眼，却只看到對方臉上恰反映出各人自己內心的困惑來，蕾普麗扳下了開關。

那個太空怪物也聽到了警報，它全身肌肉緊張，向後一躍，一跳就出了艙門，但艙門却比它還快了一點地猛然關上，將它的一隻手夾在墻和門之間。

夾碎的肢體中流出了液體，那個怪物發出一聲就像在水底發出來似的呻吟，用力往後掙脫，丟下那隻被夾住的手，轉過身來衝過走廊，痛得什麼也看不到，幾乎沒有看清那個嚇得不能動彈的輪機官，只把他抓起來丟在一邊，然後轉過去就消失了踪影。在蜷伏於地的派克身後上方，一盞綠燈閃亮着，顯示幕上出現了「內艙門關閉」的字樣。

外艙門打開了，但內艙門却冒出泡沫，開始被酸液腐蝕熔解。艙門外的空氣突然有凝結的現象，因爲艙內原有的空氣都散進了太空中。

「派克？」蕾普麗着急地叫着，按着開關，調整着音量。「派克？那邊怎麼了？」她的注意

力被控制臺上一盞閃亮的綠燈吸引了過去。

「怎麼了?」藍柏由座位上靠了過來。「成了嗎?」

「我不知道,內艙門已經關上了,外艙門也打開了。」

「那應該成了,可是派克怎麼樣了?」

「我不知道,我得不到他的回應,如果眞成功了的話,他一定會在對講機前面發瘋似地大叫的。」她做了個決定。「我要下去看看,妳來管一下。」

她滑出了椅子,朝B層跑去。她有兩次幾乎跌倒,還有一次撞在牆上,差點撞昏過去。但她總算維持了平衡,蹣跚地前進,她現在沒有先想那個怪物的事,只想到派克,另外一個人,現在「諾斯楚莫號」上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她衝下扶梯,到了B層的走廊上,直朝氣艙那邊跑去。走廊裏空蕩蕩的,只有一個人蜷伏在地上:是派克!

她俯下身去,他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怎麼了?你看起來好慘。那……?」

那個輪機官想要說話,卻只能朝氣艙那邊比了下手勢。蕾普麗閉上了嘴,向那邊望去,看到內艙門上還在冒着泡的大洞,外艙門還開着,在把怪物投入太空之後沒有關上。她站起身來。

內艙門却已被酸液腐蝕穿透了。

空氣一湧而出,發出一聲音爆,像一陣旋風包圍着他們,呼嘯着被吸入眞空,走廊牆上幾盞紅燈都亮了起來。

「緊急失壓。」

緊急警報器又響了起來,這次響得更淒慘,也更該響。整條太空船上的緊急安全門都一一關閉起來,尤其是漏氣的這一段。派克和蕾普麗應該能很安全地被隔閉在一段走廊中的……可是隔在他們和氣艙之間的那道安全門却被一個瓦斯鋼筒擠住了。

她拼命地想找個東西來將被擠住的鋼筒弄開,而風不斷地推着她。那裏只剩下另外一個鋼筒,她將鋼筒抱起來,用力地撞着被夾住的那個鋼筒。如果兩個鋼筒中有那個裂了的話,金屬碰撞所引起的火花就會引炸兩個鋼筒裏的瓦斯,可是如果她不馬上把夾住的鋼筒敲開的話,空氣全部跑光之後,還是會讓他們送命的。

缺少空氣已經對她有莫大的影響,使她非常虛弱。血充塞在她鼻子和耳朵裏,壓力驟減也使得血從派克的傷口中流了出來。

她最後用力將鋼筒向另一個被夾住的鋼筒撞去,把那個鋼筒打出門外。安全門猛地關緊了,往外急瀉的空氣停止了,餘下的空氣還在他們身邊亂轉。

在舵房裏,藍柏在控制台的顯示幕上看到了可怕的字句:「船身破損——緊急安全門關閉。」

」她打開了對講機。

「艾西，拿氧氣筒來，到氣艙口最後一道緊急安全門那裏和我碰頭。」

「好的，馬上來。」

蕾普麗蹣跚地站了起來，在空氣稀薄的隔室內用力地吸着氣。她向每扇緊急安全門裏面都裝得有的控制開關走去。那個按鈕可以讓她將門打開，讓她能進入隔壁被封閉的一段，能得到新鮮的空氣。

就在最後一刻，就在她要按下按鈕時，她才突然驚懼地發現她要打開的那道門不是通往B層走廊，而是通氣艙那邊的。她轉過身來，想要穩住自己，認清方向朝另外一扇門走過去。她花了好幾分鐘寶貴的時間才看清楚控制開關在那裏，她腦子裏的思想一片混亂，就像是一層浮在水面上的油珠，她四週也變得模糊不清，充滿玫瑰和紫丁香的味道。

她按着按鈕，和但門却紋風不動，然後她才發現自己又按錯了一個鈕，她將身子靠在門上撐住，想儘量撐起那兩條就像橡皮做的腿，掙扎着要集起全身的力量來再試一次。裏面已經沒有剩下多少讓他們呼吸的空氣了。

有張臉出現在門上的小窗後，那張臉似乎變了形，很模糊，但還有點面熟。好像她在很久很久以前認得的，好像那張臉是屬於一個叫藍柏的人所有的。她現在只覺得困倦不堪，身子開始慢

慢地沿着門往下滑去。

她心裏想着這種奇怪的事情，只覺得她所依靠的東西沒有了。門升進了天花板，而她的頭撞在地上，一陣新鮮而甜美的空氣衝了過來，整個罩在她臉上。眼前的迷霧開始消散。但她的腦子仍然還沒有完全清醒。

藍柏和艾西到了他們身邊，有號音響起，表示船上的氣壓已經恢復正常。那個科學官匆忙地趕過去救助派克。派克已經因爲缺氧而倒下，現在才漸漸恢復了知覺。

蕾普麗的眼睛睜了開來，但是她身體其他的部份還是沒有作用，手、脚、腿和手臂都癱瘓了似的，像是一個沒有做得很好的洋娃娃。呼吸也很急促而困難。

藍柏把一個氧氣筒放在她朋友身邊，將透明的面罩蓋住蕾普麗的口鼻，打開了氣閥。蕾普麗用力地吸氣，一陣甜美的氧氣充滿了她的肺部。她高興地閉緊了雙眼。這樣一動也不動地用力吸着純氧，只感到無比的喜悅。

最後她把氧氣面罩移開，躺在那裏正常地呼吸了一陣。她注意到氣壓已經恢復了正常，由於船內空氣恢復正常，所有的安全門也都又開了。

她知道爲了要恢復全船空氣的正常，不得不動用了氣倉中所貯存的空氣。她想這個新問題且等眞正要解決時再說吧。

「你還好吧?」艾西對派克問道：「這裏到底出了什麼事?」

派克把上嘴唇邊的一點乾了的血擦掉，搖了下頭，想要讓自己清醒一點。「我死不了的。」

他暫時沒有理會科學官所問的後一個問題。

「那個太空生物呢?」艾西又問了一遍。

派克搖了搖頭，因爲突然的疼痛而皺起眉頭來。「我們沒得手，緊急警報器響了，它就跳回走廊裏，門夾住了它的一隻手，或者不管你叫那是什麼吧，而它就掙斷了，像壁虎斷了尾巴一樣。」

「爲什麼不斷掉呢?」艾西說：「它的再生力量强得很呢。」

那個輪機官非常失望地繼續說道：「我們都逮到它了，都逮到它了。」他停了一下，又說：「在它掙斷那隻手的時候，把血流得到處都是，是那隻手上流出來的，我猜它身上的傷口很快就癒合了，還算我們運氣。可是酸液還是蝕穿了氣艙的內艙門，所以才引起失壓。」他用抖瑟的手指了下將他們和氣艙隔開的那道緊急安全門。

「大概從這裏都可以看得到艙門上的那個大洞。」

「現在不要再管它了，」艾西覺得奇怪地抬起頭來。「是誰開了緊急警報器。」

蕾普麗的兩眼瞪着他，「該你告訴我呀。」

「妳這是什麼意思?」

她擦了下鼻血，吸了吸鼻子說：「我想警報器自己無緣無故就響了起來。這種解釋不是很合理嗎?只不過是很巧合的一種暫時性的失常現象。」

那個科學官站了起來，低垂下眼皮看着她。她要先弄清楚那個瓦斯鋼筒就在她手邊再說話。可是艾西並沒有向她這邊過來的意思。她還是猜不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果的確是他幹的事，那他應該在她虛弱而派克人事不省的時候幹了她，如果不是他，他也應該氣得會有同樣反應才對。可是他却毫無動靜，這點倒是她始料未及的。

至少他開口說的話並不出她意料之外，他的語氣聽來很憤怒：「如果妳心裏有什麼話，就說好了。我實在受够了妳這樣指責和暗示。」

「沒有人指責你。」

「才怪!」他突然沉默下來。蕾普麗有好一陣子沒有說話，然後指了下派克。「送他到醫務室去，讓自動醫療系統給他療下傷，至少我們知道那架機器這點事情還處理得了。」

艾西將那位輪機官拉起來，半扶半抱地帶着他走了。經過蕾普麗時，艾西都沒有回頭看她一眼。

在他扶着派克轉進另一條岔道之後，蕾普麗伸出手來。藍柏拉住她的手，身子向後微仰，擔

心地望着蕾普麗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蕾普麗微微一笑，鬆開了扶着她的手。

「我沒事，」她撣了下褲子上的灰印，「這段小揷曲弄掉了我們多少氧氣？我要準確的資料。」藍柏沒有回答，只奇怪地望着她。

「怎麼了？妳幹嗎這樣看着我？氧氣存量不能公開嗎？」

「不要找我麻煩，」藍柏毫無惡意地說，她的語氣聽來好像不相信有這種事。「妳指的是他。妳眞的在說他打開了緊急警報器來救那隻怪物。」她慢慢地搖了搖頭。「爲什麼呢？」

「因爲我想他在說謊。而若是我能查到錄音的話，我就可以證明這點。」

「證明什麼？就算妳證明了是他打開了警報器，也不能證明那不是意外。」

「難道妳不覺得偏偏在這時侯發生這樣的意外很滑稽嗎？」蕾普麗停了一下，然後輕聲問道：「妳認爲我的想法不對，是不是？」

「我不知道，」藍柏看來有點疲倦得不想多爭論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了。不錯，我想我必須承認我認爲妳錯了。不是錯了就是瘋了。爲什麼艾西，或是任何一個人，要保護那個怪物呢？它也會像殺掉達勒斯和布萊一樣殺掉他的，當然我們還不知道他們兩個是不是已經死了。」

「謝謝，我總很希望知道我能靠什麼人幫忙。」蕾普麗轉開身，向走廊那頭的扶梯走去。藍柏望着她的背影，聳了下肩膀，開始收拾那幾個鋼筒。她對瓦斯筒和氧氣筒同樣的小心，因爲這

兩者對他們的生存都同樣重要……

「艾西，你在裏面嗎？派克？」蕾普麗沒有聽到回答，就小心地走進了電腦室。她不知可以一個人使用「諾斯楚莫號」上的電腦多久。

她坐在主控台前，按着開關，幾個資料顯示幕都閃亮起來。

到目前爲止，一切都很容易，現在她得下功夫了。她想了想，按下她覺得可以得到她需要的資料的五位號碼。顯示幕上仍然一片空白，在等着正確的問話。她又成了另外一組很少使用的密碼，但也沒有成功。

她憤怒地咒罵起來。要是她得將各組合一一試過的話，恐怕要搞到世界末日。而照那個怪物毁滅他們的速度看來，末日恐怕也就不遠了。

她又試了另外一組代號，沒有想到顯示幕很快地淸楚了，準備提供資料。但是並沒有要她輸入問題的字樣出現，這也就是說她這一組代號只成功了一半。現在該怎麼辦呢？

她看了一眼旁邊的輔助鍵盤。那是任何一個船上的人員都可以使用的，但不能調用機密資料。要是她能記起兩者之間的聯通代號，就可以用輔助鍵盤來由主資料庫中提取資料。

她很快地換了個位子，把她希望是正確的聯通代號打進去，然後打進了第一個問題。現在關鍵就在聯通代號對不對，如果電腦接受了，她所輸入的第一個問題就會出現在顯示幕上。

顯示幕上閃過一陣顏色，然後清晰了。

「是誰打開了第二號氣艙的緊急警報器？」

答案很快地閃現在底下。

「艾西。」

她呆坐在那裏看着，這是她意料中的答案，但這樣冷冷地印了出來，讓每個人都能清楚的看到，却使她覺得非常的難過。原來眞的是艾西，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一直都是艾西在搗鬼嗎？她問了下一個問題：

「艾西是不是在保護那個太空怪物？」

今天好像老媽專用最簡單的話來回答。

「是。」

她也可以問得簡單些，她的手在鍵盤上按動。

「爲什麽？」

她緊張地俯過身去，如果電腦不肯透露進一步的資料的話，她就再沒別的辦法可以查了。當然也有可能是電腦眞的不能解釋艾西這種怪異的行爲。

但電腦却有答案。

「特別指令九三七號，機密資料，僅限科學人員調閱。」

哎，她也弄到這一步了，或許可以想辦法繞過這些限制。她正準備再開始，突然一隻手在她旁邊揮了下來，一拳打進控制台，直沒到肘部。

她的身子隨着椅子轉過來，心跳都停了一下，看見面前不是那個太空怪物，但那張臉和那個人現在在她眼裏也變得陌生了。

艾西微微笑着，但微翹的嘴角却絲毫不帶笑意。「妳好像一旦得權就不知該如何是好了。不過，在這種情形下，要統御眞不是件簡單的事。我想也不能怪妳。」

蕾普麗慢慢地由椅子裏退了出來，小心地把椅子擋在他們之間。艾西的話說得也許很和氣，甚至很富同情心，但他的行爲却適得其反。

「問題不在統御領導，艾西，而在忠心。」她背對着墻，開始往門口繞去。他面露獰笑，轉過身來對着她。

「忠心？我也沒有不忠心呀。」他現在眞是一付討好的樣子，她想道。「我想我們都盡了力，藍柏有點悲觀了，不過她一向是比較感情用事的。她在定航線上很靈光，但給自己計畫的時候就差勁了。」

蕾普麗繼續躲着他，勉強自己對他報以微笑。「我現在並不擔心藍柏，我擔心的是你。」她

準備向門口轉過身去，一面只覺得胃部的肌肉緊張得硬了起來。

「妳又開始胡思亂想了，」他很傷心地說：「妳實在需要休息一下了，」他朝她那邊走了一步，伸出手來要扶她。

她猛地打開，剛好避過他伸出來抓她的手，緊接着她就到了外面走廊上，往舵房跑去，慌得來不及高聲呼救，而且她也需要保持體力。

舵房裏一個人也沒有，她又想辦法躲開了他，一面跑一面扳動緊急安全門的開關，安全門一扇接一扇地在她身後關落下來，但都來不及將艾西隔在門外。

他終於在餐廳追上了她，而派克和藍柏也趕了過來，那些緊急安全門關斷的訊號驚動了他們，以爲舵房或那裏出了問題，在艾西追逐蕾普麗時也匆忙地趕了過來。

雖然他們所見到的緊急情況和想像中的不同，但他們的反應都很快。藍柏首先衝了上去，跳在艾西背上。他憤怒地放開蕾普麗，抓住那個導航官，將她摔到房間那頭，再回過頭來繼續他剛才在做的事，想把蕾普麗扼死。

派克的反應略爲慢些，但却想得比較好，艾西想必也會欣賞這位輪機官考慮周詳的。派克抓起了一具追踪器，走到了艾西身後。艾西一心一意地扼着蕾普麗，那位輪機官用盡全力將追踪器砸了下去。

一聲悶響，追踪器繼續順着那道弧線揮下，而艾西的頭却滾向另外一邊。

他頸中沒有冒出鮮血，只有各種顏色的電線和漆了彩的線圈從那個科學官的頸子裏露了出來。

艾西放開了蕾普麗。她倒在地上，不斷咳嗽，一面用手揉着喉嚨，艾西的兩手在他自己肩上亂摸，想找那不見了的頭顱。然後他踉蹌地後退了幾步，再穩住身子，開始在地上摸找和他身子分了家的頭……

第十三章

「是個機器人……是個他媽的機器人！」派克喃喃地說道，那具沒有沾上任何血漬的追踪器鬆鬆地拿在手裏。

顯然在身體裏和頭上一樣裝有聲音感應器，因爲那強而有力的形體聽到派克的聲音之後，馬上轉了過來，直朝他走去。那個輪機官舉起追踪器用力敲在艾西的肩膀上，一下又一下……但一點用也沒有。伸出的兩臂合攏來，將派克緊緊抱住，然後兩手伸上來，扼住他的頸子，以非人的力氣越收越緊。

蕾普麗已經恢復過來，她忙亂地找着武器，最後看到一根原先計劃用來驅趕怪物的電棒。她抓起電棒，注意到其中還有充足的電量。

藍柏正拉扯着艾西的腿，想要把這個發狂的機器人扳倒。艾西頸部露出很多電線，蕾普麗儘量想將電棒往裏揷去。派克兩眼失神，被扼緊的喉間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

蕾普麗找到一叢電線密集之處，將電棒用力插了進去，扳動開關，艾西扼住那輪機官的兩手似乎鬆了一點。她將電棒抽退一點，換了個角度，再用力插下去。

藍色的火花由頸中飛起，她再用力一插，心裏在慟哭着，一面用力地扳下開關。有一陣强烈的閃光亮起，然後是橡皮燒焦的臭味。

艾西撲倒在地，派克的胸口隨着他的喘息而起伏不定，他翻過身來，咳了好幾聲，把粘粘的痰液吐在地上。

他霎了霎眼，瞪着那人形的機器，「他媽的！他媽的公司的機器！」他爬起身來，踢了一脚，那個機器人毫無反應，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

藍柏不知所措看看派克，又看看蕾普麗。「請那位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好不好？」

「要查淸楚只有一個辦法。」蕾普麗小心地把電棒放在不遠的地方，以備不時之需，然後朝那個機器人走了過去。

「什麼辦法？」藍柏問道。

蕾普麗看了看還在揉着喉嚨的派克。「把那個人頭上的電線接通。我想我把他身體裡的線路燒掉了，但是頭部和記憶如果接通線路的話，應該還可以有作用。

「他從一開始就在保護那個太空怪物。我老早就跟你們說過了。」她指了指那個機器人的遺

體，實在很難想像太空船上的同事竟然只是另外一架機器。「還記得他違反規定讓它上太空船吧？」她想起當時的情形，表情十分憤慨。

「他用甘的命來做藉口，可是他根本不關心甘。他讓那個怪物在甘的體內生長，而且早就知道有這麼回事。後來又打開緊急警報器來救它。」

「可是爲了什麼呢？」藍柏仍然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只是猜測而已，不過我所想得到公司會派個機器人來，而又不讓我們知道的唯一原因，就是有人要有個奴才把所有的發展情形源源本本的報告回去。」她抬眼望了望藍柏。「是誰指派到太空船上來工作的人員，又可以在最後臨上船了再撤換科學官，而且還可以秘密地派個機器人上船呢？」

這下藍柏明白了。「是公司。」

「當然啦，」蕾普麗冷冷地笑了笑。「公司方面的無人偵測衛星想必接收到由那艘棄船上發出的訊號，而『諾斯楚莫號』又正好是公司裏下一艘要經過這一帶的船隻。他們把艾西放上船來代他們控制這一切，要讓我們遵照老媽稱之爲九三七號特別指令的行事。

「如果我們追查訊號，發現結果不值一提的話，艾西可以把事情告訴他們，而將我們完全蒙在鼓裏。若是結果值得再深入調查的話，公司方面也可以先了解他們需要知道的事情，再決定派

遣有昂貴配備的探測隊。問題很簡單，要得到最大利益，而減少損失。只不過利益是他們的，而損失的是我們。」

「眞偉大，」派克嗤之以鼻地說：「到目前爲止妳的分析都不錯，現在妳再告訴我，爲什麼我們得把這個狗娘養的再裝回去？」

蕾普麗已經把艾西的頭放在桌上，正將一根由自動供食機旁邊插座通出來的電線拉向這個不再活動的頭顱。「我們得查出他們還隱瞞了些什麼。同意嗎？」

派克很不情願地點了點頭。「同意。」他走向前來，「讓我來吧。」

那位輪機官撥弄着那些電線，找出接頭在艾西後腦的假髮下。等那個科學官的眼皮開始眨動時，派克滿意地哼了一聲，退開身子。

蕾普麗靠了過來。「艾西，你聽得見我說話嗎？」沒有反應，她看了看派克。

「線頭接好了，電力是自動調整的，除非有什麼重要的線路在頭滾落到地上的時候因爲碰撞而有了故障，否則他應該會回答的。記憶線圈和控制視覺與語言的部份都裝置得很緊密，我想他會說話的。」

她又試了一次，「你聽得見我說話嗎？艾西？」

一個熟悉的聲音，一點也不顯得遙遠地從那個頭顱裏發了出來。「我聽得到妳的聲音。」

她實在很難跟這個切割下來的頭交談，因爲她總覺得那只是一架機器中的一部份，就像是一支電棒，或一具追踪器。她和艾西在一起也共過好久的事了。

「所謂……所謂的九三七號特別指令是什麼？」

「這樣違反了規定和我內部早經設定的程式。妳知道我不能告訴妳的。」

她直起了身子。「那我們就不用談了，派克，把插頭拔掉吧。」

那個輪機官伸手去抓電線，艾西很快就有了反應，顯示出他控制知覺的線圈並未受損。「主要說起來，我所奉到的命令有下列那些。」派克的手很威脅地懸在那根電線上。

「我奉命重定『諾斯楚莫號』的航線，或是一定要想辦法讓太空船的人員修改航線以接收到訊號，重新修正老媽的程式，使電腦能將你們從沉睡中喚醒。同時要修改電腦資料庫裏的資料，讓電腦告訴你們說那是求救訊號。公司方面的專家早已經知道那是警告訊號，而不是求救訊號了。」

派克的手捏緊了拳頭。

「到了發出訊號的地方，」艾西繼續說道：「我們要調查一種太空生物，公司的專家由分析警告訊號的結果，差不多已經確定那種生物對人類很具有敵意。而我們要把它帶回去供他們觀察研究，由公司來評估是否有潛在的商業價值。當然，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

「當然。」蕾普麗學着機器人漠不關心的語調同意道：「這可解釋清楚爲什麼會選上我們了，因爲這樣可以省去先派探測小組的費用。」她對猜中了艾西這番話背後的原因不免感到旣難過又得意。

「不要說是地球，把危險的太空生物帶到任何一個有居民的星球都是違禁的。讓事情在外表看起來好像我們只是拖運貨物而碰巧發現了這種生物，公司就可以想辦法讓它『意外』地送到地球。我們說不定會被送進監牢，而那個太空生物也需要想辦法安置。當然，公司的專家們一定會在場把這危險的生物從海關官員手裏接過去，其中少不得要送點紅包來讓他們方便行事。

「如果我們運氣好的話，公司會把我們保釋出去，等有關當局認爲我們的確像事實上那樣誠實和愚蠢之後，公司方面也會好好的照顧我們。」

「爲什麼呢？」藍柏追問道：「你爲什麼不先警告我們？爲什麼不能先讓我們知道會招惹上什麼事情呢？」

「因爲你們也許會不肯這樣做，」艾西很合邏輯地解釋道：「公司在政策上希望你們在不知內情的情形下合作。蕾普麗剛才說你們的誠實和無知可以騙過海關的話，說得不錯。」

「你跟那他媽的公司，」派克恨恨地說道：「那我們的性命呢？老兄？」

「我不是你老兄，」艾西毫不生氣地更正道：「至於你們的性命，我怕公司方面認爲是可以

犧牲掉的。他們最關心的是那個太空生物。他們也希望你們能控制住它，能活着去收你們該拿的錢，不過這一點，我必須承認，是次要問題。倒不是公司方面對你們個人有成見，只是你們運氣不好給碰上了。」

「眞不錯。」蕾普麗恨恨地說。她想了想，說道：「你已經說過我們之所以被派到那個小世界上去，是要去『調查一種幾乎可以說得定很有敵意的太空生物』，而公司方面的專家也早就知道那訊號是警告訊號，不是求救訊號。」

「不錯，」艾西回答道：「據翻譯那個訊號的人說，那些求救訊號對發出訊號的人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好處了。那個訊號其實很清楚，也很詳細。

「我們所發現降落在那個星球上的那艘廢棄的太空船，顯然是在作一次正常的探測工作。他們像甘一樣，碰到了一個或好幾個太空怪物的卵。訊號裏並沒有說明那些探測人員是否有時間查清楚那些卵原先就在這個星球上，或也是從別處移來的。

「在他們全被太空生物消滅之前，他們想辦法裝置了警告訊號的發送器，希望別的太空船上的人不致於重蹈覆轍。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來自何處，但他們實在是一個很高貴的民族。我眞希望人類能在另一個更好的機會下和他們再見面。」

「他們的確比我能想到的某些人好多了。」蕾普麗嚴肅地說。「那隻在太空船上的怪物，我

們怎麼才能殺了它呢？」

「在那艘棄船上的人員比我們高大得多，可能也比人類要聰明得多，我想你們沒有辦法殺了它。不過我也許可以殺得了它，因爲我身體的組織不是有機體，那個太空生物不致於把我看作是一種有危險性的威脅，也不可能做它的食物。而且我比你們任何一個人都要强壯得多，也許可以和那個太空生物匹敵。」

「只不過，目前我並不在最好的狀態，要是妳願意把我……」

「想得好，艾西，」蕾普麗打斷了他的話，搖着頭說：「可是不行。」

「你們這羣白癡！你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們在對付的是什麼，那個太空生物是一種組織十分完美的有機體。結構超人一等，很富機智，非常暴戾，以你們有限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對付得了。」

「我的天，」藍柏呆呆地地瞪着那個頭。「你居然很讚賞那個怪物！」

「你怎麼能不讚賞這樣單純的對稱之美？一種能生活在多種生物體中的寄生動物，不論大氣組成如何，只要是有呼吸作用的生物它都能攝取來食用。在不利於生存的環境下，又可以無限期地蟄伏着，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繁衍它的同類，而這份工作也做得極具成效。在人類的經驗中還無可比擬呢。」

「人類往常對付的寄生動物只有蚊子，小的節肢動物之類，這種生物和那些比起來，在力量上就如同人類和小蟲相比一樣。簡直不知從何應付起。」

「我已經聽够這傢伙胡扯了，」派克的手垂向那根電線。蕾普麗伸手攔阻，兩眼瞪着那個頭顱。

「你也是我們之中的一份子，艾西，你不祇是公司利用的工具，也是我們的科學官。」

「妳給了我智慧，隨之而來的就是無可避免的選擇。我只忠於尋求眞理，科學上的眞，要求的是美與和諧，還有最重要的是；簡單，你們對付太空生物會得到一個簡單的結果：你們之中只有一個能倖存。」

「我想這可讓我們可憐的人類認清自己的地位了，是不是？告訴我，艾西，公司方面原本就打算『諾斯楚莫號』上只有你帶着那個太空生物回去的，是不是？」

「不是，他們眞的希望你們都能活着把那太空生物帶回去。公司的官員只是根本不知道這個太空生物有多危險而聰明。」

「你想要是我們都死了，而那隻怪物並沒被擒住，反而在太空船上亂跑的話，太空船回到地球上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形？」

「我不知道，很可能這個太空生物會傷到那些上太空船來的，以及其他每一個和它有所接觸

的人，然後他們才會明瞭其中的危險性，而採取應付的步驟，但是到那時候恐怕就來不及了。

「幾千年來的努力也無法讓人撲滅其他的寄生物，何況從來沒有碰過這麼進步的，你且想想若是有幾千萬隻蚊蟲，彼此都能以絕高的智能相互支援，你想人類還有反抗的餘地嗎？

「當然，如果『諾斯楚莫號』降落在地球時，我能在場，也能恢復作用的話，我就可以先通知那些準備登船的人，告訴他們會碰到什麼樣的情況，以及如何安全地應付。你們毀了我，也就很可能會帶給人類空前的浩刼。」

餐廳裏一片沉寂，但並沒有維持多久。派克首先開了口。

「人類，就像那個公司，根本不在乎我們的死活，我們寧願冒險去對付那個怪物。至少我們還知道它的立場。」他看了蕾普麗一眼。「若是我不在那裏擔什麼心事的話，再大的浩刼也與我無關。我贊成拔掉插頭。」

「我同意。」藍柏說。

蕾普麗繞到桌子那頭，準備拔掉電線。

「還有最後一句話，」艾西很快地說道：「如果你們願意聽的話，就算是我的遺言吧。」

蕾普麗遲疑了一下。「什麼？」

「也許它眞有智慧，也許你們應該試着和它溝通。」

「你試過沒有？」

「請妳讓我把這個秘密帶進墳墓裏去吧。」

蕾普麗拔去了插頭。「再見，艾西。」她把注意力由那個沉默了的頭顱轉到她的兩個同伴身上。「我寧願對付那個不會說謊的，來碰碰運氣。再說，要是我們沒法打敗那個怪物，至少我們也知道它很可能會幹掉些公司的所謂專家，而可以死得很快樂……」

她坐在電腦室裏，派克和藍柏也走了進來。她很沮喪地說：「他有一件事說得不錯，我是說艾西，我們的確沒有贏它的機會。」她指了下顯示幕上的資料：「我們剩下的氧氣只够用十二個小時不到的時間了。」

「那一切都完了。」派克低頭望着甲板。「再把艾西接裝回去倒是個比較快的自殺方法。哦，我相信他一定會想辦法對付那個怪物的，可是他絕不會讓我們活着，這是他不會告訴我們的一項公司指令，因爲他已經把其他所有的事都告訴了我們，不可能留下我們來把公司方面原先計畫怎麼做法告訴警方的。」他咧嘴一笑道：「艾西是一部忠於公司的機器。」

「我不知道你們的意見如何，」藍柏臉色凝重的說：「但我情願毫無痛苦而平靜的死去，而不願走別的路子。」

「我們還不到那個地步呢。」

藍柏拿起一小板藥片，蕾普麗由藥片的紅顏色以及每粒藥片上印的小骷髏骨架認出了那是自殺用的毒藥。「還沒有嗎？哈！」

蕾普麗把椅子轉了過來。「我說還沒有。你讓艾西說服了妳，他說只有他能對付那個太空怪物，可是被拆開來躺在地上的却是他，而不是我們。

「我們還有一條路走，我想我們應該把船炸掉。」

「這就是妳的另一條路？」藍柏低聲地說：「如果妳不反對的話，我還是吃藥的好。」

「不，不，還記得妳起先建議過的事嗎？藍柏？我們乘太空梭走，然後讓船炸掉，我們把剩下的氧氣裝在氧氣筒裏帶走。太空梭本身也有供氧設備，再加上額外帶去的，我們很可能可以回到太空船來往頻繁的地帶而給別人救起。也許到那時候，我們會被迫要呼吸我們所吐出來的廢氣，但無論如何還有機會。而且這樣也可以把那個太空怪物解決掉。」

他們沉默下來，好好的想了想。派克抬頭望着蕾普麗，點了點頭。「我比較喜歡這個辦法。再說，我倒也眞希望看到這些屬於公司的財產給炸成碎片。」他轉身向外走去，「我們先從把空氣裝進氧氣筒的工作開始。」

那位輪機官負責將他們貯在「諾斯楚莫號」主氣倉中的空氣裝進了比較小的容器裏，讓他們可以放進太空梭裏去。

「全在這裏了嗎？」蕾普麗問已經累得靠在艙門上的派克。

「我們能帶的都在這裏。」他指了指堆在一起的氧氣筒。「看起來好像不多，可是那些東西是經過壓縮的。有足够的額外空氣給我們呼吸。」他咧嘴笑了笑。

「好極了，我們再帶點人造食物，開動引擎，趕快離開這裏。」她突然想起了一件事。「瓊斯，瓊斯到那裏去了？」

「誰曉得？」派克顯然對這隻猫在什麼地方並不感興趣。

「我最後看到他的時候，他還在餐廳裏轉着，嗅着艾西的遺體。」藍柏說。

「去找找看，我們不能丟下他，我們至少還有那麼點人性。」

藍柏小心地對她看了一眼。「免談，在這條船上我才不一個人到那裏去呢。」

「我一向不喜歡這隻該死的猫。」派克咕噥道。

「算了，」蕾普麗對他們說：「我去，你們兩個把氧氣和食物搬上太空梭吧。」

「很公平。」藍柏同意道。她和派克把氧氣筒裝在小推車上，朝太空梭走去。而蕾普麗却跑向餐廳。

她並不想花很長的時間去找那隻猫，在找到餐廳，也決定不再去碰艾西那給拆爛的身子之後，就朝舵房走去。她馬上在那裏發現了瓊斯，那隻猫正躺在達勒斯的控制台上，舔着毛，一付百

無聊賴的樣子。

她對他微微一笑道：「琼斯，你眞運氣。」

那隻猫顯然並不同意。在她伸手抓他時，他却由控制台上一躍而下，走了開去，一面還在舔着自己的毛。她彎下身來，跟着他，一面伸出手來哄他。

「來吧，琼斯，不要找麻煩，現在不行，其他的人不會等你的。」

「你想我們需要多少？」在疊着盒子的藍柏停了下來，看了看派克，撩開臉上的一綹頭髮。

「能帶多少就帶多少。不用再走一趟。」

「那是當然的啦。」她轉過身來重新安置了她堆起的那一堆盒子，一個聲音在打開了的對講機裏響起。

「他媽的，琼斯，過來，過來呀，猫咪……到媽媽這裏來，猫咪。」蕾普麗的聲音雖然很溫柔而慇懃，但藍柏却聽得出一絲緊張。

派克由第二號食品貯藏室蹣跚地走了出來，兩手捧滿了食物。藍柏還在繼續重新想理那些盒子，偶而抽換一兩個。想到要吃那些生的，沒經處理完成的人造食物，就讓人難過，太空梭上沒有自動供食機。他們只能靠這些生的食物來維生，所以她要儘量挑好吃的帶去。

她沒有注意到旁邊追踪器上的紅燈微微地亮了起來。

「逮到你了。」琼斯抵抗着，可是蕾普麗緊抓住他頸子上的皮，他再怎麼亂蹬着四隻脚，也沒辦法免於被隨手一丟就丟進了給他旅行專用的箱子裏。

蕾普麗打開了開關，「喏，聞聞你自己的味道。」

那兩具噴火器都放在食品貯藏室外面。派克小心地跪下來，想檢起他的那具，却沒蹲穩身子，手裏原本排得很整齊的盒子有一部份倒了下來。

「他媽的！」

藍柏停下來，想看看門後面的情形。「怎麼了？」

「沒什麼，我一次拿的東西太多了，我們趕快吧。」

「我就來了，別催。」

追踪器上的紅燈突然變成血紅色，音響警號也同時響了起來。派克丟下手裏的東西，瞪着追踪器，拿起了他的噴火器，他回頭向還在室內的藍柏叫道：

「我們快走。」

她也聽到了警號的聲音。「馬上來。」

她身後却有了另外一種聲音。她轉過身來，才發出一聲尖叫，那隻怪手已經抓住她了，而那個太空怪物的身子還沒完全由冷氣管裏出來。

蕾普麗在舵房由開着的對講機裏聽到那聲尖叫，整個人都呆住了。

派克向貯藏室裏望去，看到那個怪物在做什麼，不禁有點急瘋了，他不能用噴火器，因爲那樣一定會傷着藍柏。因此他把噴火器當根棍子似地揮舞着，衝進貯藏間去。

「你他媽的！」

那個怪物把藍柏丟下，她一動也不動地摔在甲板上，而派克手裏的噴火器已重重地敲在怪物身上，只不過這一下對那個怪物絲毫不發生任何作用，簡直就像敲中了一牆厚情一樣。

他想要閃躲，却沒有躲開，那怪物的一擊打斷了他的頸子，使他當場斃命，然後怪物又轉身回去對付藍柏。

蕾普麗仍然沒有動彈，微弱的尖叫聲由對講機裏傳來。慘叫是由藍柏發出來的，很快的就消失了。然後是一片沉寂。

她對着對講機叫道：「派克……藍柏？」

她等着回答，但想到恐怕不會有人回應的，而果然沒有應聲，這樣持續下來的沉默所代表的意義在過了一陣之後才讓她想通。

現在只有她一個人了。在船上恐怕一共只剩了三樣活的東西：那個怪物，瓊斯，還有她自己。可是她必須先弄清楚。

這也就是說她得先把瓊斯丟下，她並不想這樣做，但那隻猫已經聽到了慘叫聲，正也發狂似地喵喵叫着，實在太吵了。

她上了B層，兩手緊握着噴火器。食品貯藏室就在前面，也許那個怪物沒法一次把兩個人拖進狹窄的通風口裏，而留下了一個在外面。也許還有那個也還活着。

她小心地繞過了打開的貯藏室門。由那裏種種的跡象看來，她知道那個怪物眞的把兩個受害者都擠進冷氣管裏去了。

然後她跑了起來，拼命的跑着，盲目的跑着，有點瘋狂似的，既不想什麼，也什麼都不在乎了。處處都有墻壁伸出來擋她，減慢了她的速度，但却擋不住她，她一直跑到肺裏發痛，這種疼痛使她想起了甘，還有那個怪物在他體內生長的事，那就是在他肺旁邊。而這一件事又讓她想起那個怪物。

所有這些使她漸漸恢復了神智，她喘息着放慢了脚步，看了看自己現在置身何處。她幾乎跑過了全船，現在正站在機房中央。

她聽到點聲音，就摒住了呼吸，那個聲音又響了，她小心地吐了口氣。那個聲音很熟悉，是人聲，是人在哭泣的聲音。她懷裏抱着那具噴火器，慢慢繞着房間走過去，直到她看到發出聲音來的地方就在她的脚下，她發現自己正站在一道扶梯的頂蓋上，那是一塊圓形的鐵板，她一面注

意着這個燈光明亮的房間，一面跪下來，打開了鐵板，有一道梯子直通向下面的黑暗之中。

她摸索着下了梯子，最後兩脚踩到了實地。然後她打開電筒，她在一間小的修護室裏，電筒光照到一些膠塑箱子，很少用到的工具等等，也照到一些還殘留着一些肉的骨頭。她只覺得毛骨悚然，電筒光下出現了撕爛的衣服，乾了的血迹，一隻破爛的靴子。然後她看到墻上有些突起的東西。

在黑暗中有什麼東西在動，她車轉身來，一面舉起噴火器，一面用電筒照了過去。

有一個巨大的蛹由天花板上掛了下來，正在她的右邊。看起來好像是一張密封住的發亮吊床，好像是用很細的白色絲料織成的。那個蛹動了動。

她的手指緊張地移到噴火器的開關上，向那邊走了過去，電筒光使那個蛹變得透明，裏面有一個人……是達勒斯。

突然之間，那對眼睛睜了開來，望着蕾普麗，嘴也張開了，蠕動着想說出話來，她靠得更近了些，既覺得離不開這裏，又感到噁心。

「殺了我。」達勒斯低聲地向她哀求道。

「什麼……它到底把你怎麼樣了？」

達勒斯想開口說話，却說不出來，他的頭略向左偏了偏。蕾普麗把電筒轉過去，微偏向上方

。那裏也掛着一個大蛹，但質料和顏色都和第一個不同，這個要小些，也黑些，那些絲形成一層又硬又亮的殼，而雖然蕾普麗並不知道，那却很像是留在棄船裏的那個破了的空罐子。

「那個是布萊。」她的電筒光轉回到達勒斯身上。

「我會把你們救出去的，」她哭着說道：「我們要讓自動醫療系統想辦法，讓你……」

她停住了，說不出話來。她記起了艾西那番關於胡蜂與蜘蛛的推論，孵化出來的幼蟲以麻痺了的蜘蛛爲食物長大，而蜘蛛雖然明知是怎麼回事，却……

她勉强不讓自已去想這件可怕的事，那樣會讓她發瘋的。「我能怎麼辦呢？」

還是那同樣痛苦的聲音說道：「殺了我。」

她瞪着他，幸好他兩眼閉着，但他的嘴唇在顫抖，就好像準備要發出一聲尖叫，她想自已絕對受不了那聲慘叫的。

噴火器的噴火口抬了起來，她用力按下開關，一陣烈焰包圍了那大蛹和蛹裏的達勒斯，兩者都毫無聲息地被燒得一乾二淨。然後她打開噴火器一路掃過去，整間艙房都着了火。她已經退上了扶梯，而熱氣直朝她撲上來。

她把頭伸出來，看了看機房裏，那裏仍然是空蕩蕩的。黑煙繚繞在她四週，使她咳嗆不止。她爬了出來，把圓鐵板的頂蓋踢回原位，但還留了一條縫，足够讓空氣進去助燃，然後她大步地

走向機房控制室。

裏面的各種儀表和開關都耐心地等候着有人來使用它們，那裏還有塊特別的控制板，上面的開關都是紅色的。她仔細地看了一陣，回想着該以什麼樣的順序開動，然後開始將開關一個個的關斷。

旁邊有一對開關藏在一個上了鎖的蓋子下，她撬了一陣，然後退後一步，用噴火器的底托將蓋子敲鬆打開，然後拉下那對開關。

她好像等了好久好久，然後警報器開始鳴響，對講機裏突然發出了人聲，使她嚇了一跳，然後她才認出那是老媽的聲音。

「注意，注意，高速引擎的冷却系統作用停止，散熱系統作用停止，引擎將在四分五十秒的時間內超載；四分五十秒。」

她已經跑過B層走廊的一半之後，才突然想起了瓊斯。

她由對講機裏聽到他一直在喵喵叫着，但他並未受到驚擾地獨自留在被她放在舵房到B層之間路上的箱子裏。她回去抓起了箱子，一路向太空梭跑去，另一隻手臂下則夾着她的噴火器。

他們轉過往太空梭去的路上最後一個彎，瓊斯突然嘶叫起來，背上的毛也都豎着。蕾普麗停住了脚步，呆望着已經打開來了的艙門，有聲音從那裏傳了過來。

那個怪物在太空梭裏。

她把瓊斯安全地放在B層的扶梯上，再朝機房奔了回去。那隻猫以爲又被拋棄了，不斷高聲叫着表示抗議。

就在她衝向機房控制室的時候，房間裏響起了一個很平穩而毫不慌亂的聲音：「注意，引擎即將在三分二十秒內超載。」

她跑進了控制室，一陣熱氣像一面牆似地擋在她面前，濃煙使她看不淸楚，機器在呻吟，在她四周發出抱怨似的聲音，她擦着臉上的汗水，終於在濃煙中找到了控制開關。勉强自己記起應有的順序，將剛才才關斷的開關一一重新打開。警報器一直不停地鳴響。

「注意，三分鐘後，引擎會超載，三分鐘後，引擎會超載。」

她大聲地喘息着，靠在火燙的牆上，猛力按下一個按鈕，「老媽！我已經將所有冷却系統重新打開了。」

「來不及了，中心已經開始熔解，連鎖反應已經無可避免。先是破裂，接着是無法負荷的超載，然後就會爆炸。引擎還有兩分五十五秒就會超載。」

以前蕾普麗總覺得老媽的聲音很有撫慰作用，但現在這架電腦的聲音却十分冷漠地倒數着時間。

她咳嗆着，只覺得喉嚨裏一陣陣灼疼，踉蹌地走出了控制室，警報聲直響進她的頭腦裏。「注意。引擎達到超載的時間，還有兩分鐘。」老媽在墻上的對講機裏宣佈。

瓊斯正在扶梯上等她，他現在安靜了，不再喵喵亂叫。她蹣跚地再走向太空梭，一面拖着裝猫的箱子，一面還要拿穩了噴火器。有次她感到身後有點動靜，就車轉身去，但那只是個影子，什麼別的也沒有。

她在走廊裏猶疑了一下，不知道該怎麼辦。而老媽的聲音却不讓她休息：「注意，距引擎爆炸時間還有九十秒。」

她把裝瓊斯的箱子放下，用兩手抓緊了噴火器，衝到太空梭的艙口。

裏面是空的。

她猛地轉回身，衝回走廊，抓起裝猫的箱子，並沒有什麼異物突然現身來攻擊她。

「注意，距離引擎爆炸的時間還有六十秒。」老媽鎮靜地宣佈着。

那隻倒霉的瓊斯發現自己被摔在主控臺邊，而蕾普麗坐進了駕駛座。她沒有時間再調整脫離母船的好角度，只集中注意按了一個按鈕，在那個按鈕下有紅色的字刻着：

「發射。」

吊帶炸斷了，推進火箭爆發出火焰，太空梭由「諾斯楚莫號」下方落了下去。

重力拉扯着蕾普麗，她掙扎着繫好了安全帶。重力不久就會消失的，這是太空梭脫離「諾斯楚莫號」高速動力場飛入太空所必然有的結果。

她繫好了安全帶，然後讓自己深吸着太空梭裏潔淨的空氣。她的腦子裏還廻響着轟隆的聲音，由她所坐的地方，正好可以伸手拉到裝猫的箱子，她的頭低下來，淚水由她被煙燻紅的眼睛裏擠出，她用手將箱子緊抱在懷裏。

她抬頭看着後望鏡，鏡中一個小光點突然化做一個巨大的，炸裂開來的火球，塑膠和金屬碎片向四處飛散，那火球消失了，但接着又出現一個更大的火球，是煉油設備炸毀了，兩千萬噸的原油和被焚燬的機件飛散在宇宙中，強光使她睜不開眼來，直到一切開始漸漸消散。

在爆炸過後，震撼的力量也傳達到了這架小太空梭，等太空梭恢復穩定之後，她解開了安全帶，走到小駕駛臺後面，由後面的小窗望出去。她的臉上被即將散盡的火球照成一片桔紅色。

最後，她轉開了身子。「諾斯楚莫號」，她的那些同事，都不再存在了，都就此消失了。在這沉靜而孤寂的一刻，這點使她感覺特別深刻，這種全然而絕對的終極使她難於接受，尤其是想到他們在這個偉大的宇宙中，雖然微不足道，但却完全不存在了，就這樣完了。

她並沒有看到一隻巨手由暗影中朝她伸了過來，但是瓊斯却看到了，他大聲嘶叫起來。

蕾普麗猛地轉過身來，發現自己正面對着那個怪物。原來它一直躲在太空梭裏。

她首先想到的是去搶過那具噴火器來，噴火器就在那個蹲伏着的怪物身邊的地上。她拼命地想要找出個可以逃躲的地方。附近有一間小氣艙，在放氣時能將艙門打開。她開始朝那邊挨了過去。

她一開始移動，那個怪物也站了起來，她猛地向那個氣艙衝去，閃身入內，一手已經抓向艙門的把手。在她跌撞進去之後，整個人就壓在艙門上，將門猛地關上。

艙門上半部有一扇小窗，蕾普麗發現自己等於是面對面地貼緊了小窗，因爲這個氣艙太小了。那個怪物在外面也把頭伸到窗口，幾乎是很好奇地望着她，就好像她是放在籠子裏的展覽品。

她想要尖叫，却叫不出來，叫聲就塞在她的喉間，而她只能瞪大了眼睛，望着那個怪物。

這個隔艙的門並不很緊。從外面還能傳進來瓊斯的哼聲。那個怪物被叫聲吸引了，就離開窗口去看是什麼在叫。它彎下身去，抓起了封緊的箱子，使瓊斯更慌亂地大叫起來。

蕾普麗敲着窗子，想吸引怪物的注意，不讓它再折磨瓊斯。這個辦法很有效，那個怪物馬上又回到窗前。她呆住了，而怪物却又再轉回去看放猫的箱子。

蕾普麗開始着急地在這間小艙房裏四下找着，裏面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件太空裝。她雖然止不住兩手的顫抖，却儘快地想將太空裝穿上。

外面那隻怪物正試驗性地搖着裝猫的箱子，瓊斯沒命的叫着，蕾普麗的太空裝已經穿上了一

半時，怪物將箱子丢了下來，箱子在地上跳了兩跳，但並沒有破。怪物又將箱子檢起，朝墻上丢去。瓊斯已經嚇壞了，不住地叫着。那個怪物把箱子用力塞進兩條導管中間的縫隙裏，拿起一個氧氣筒來敲着，瓊斯拼命想逃出去，不住嘶叫，吐着白沫。

蕾普麗戴上頭盔，上緊了接頭，現在沒有別人來爲她再做檢查，如果接縫沒有完全接好，她馬上就會發現的。她按了個小開關，頭盔裏就有了由氧氣筒放出的氧氣。

她掙扎着在艙裏最後搜查了一遍，那裏沒有雷射槍之類的東西，不過卽使有也不能用。但是她另外找到一根前面很尖，後面有橡皮頭的金屬棍子，那實在算不得是什麼武器，但却給了她一點信心，而這才是最重要的。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慢慢地打開門閂，然後一脚踢開艙門。

那個怪物轉過身來面對着氣艙，正好被鐵棍刺中了中間部份。蕾普麗刺出時用盡了全力，那根鐵棍刺得很深。那個怪物抓住了鐵棍，而黃色的液體開始向外冒了出來，碰到金屬就腐蝕得嗞嗞作響。

蕾普麗向後倒去，一手抓住根柱子穩住身子，另一隻手却伸過去按緊急開關，一下子打開了氣艙外層的門，馬上太空梭裏所有的空氣，以及一切沒有鎖住或綁住或固定住的東西都被吸進太空裏去。那個太空怪物由她身前一閃而過，它以非人的直接反應，伸出一隻手來……一把抓住了

她也被吹刮起來的腿，正好抓在她足踝之上。

她發現自己有一部份身子也出了艙門，她拼命地踢着那隻抓住她腿的怪手，但怪物却不肯放鬆。在緊急開關旁邊是另外一個控制鈕，她伸手扳動了，外艙門就猛地合了起來，把她關在裏面，而把那個怪物隔在外面。

酸液開始由剛才抓緊她足踝的斷肢上流了出來，侵蝕着艙門的內層。她踉蹌地走進來，在控制臺上找到了啟動輔助推進系統的幾個開關。她按下了其中的幾個按鈕。

在靠近太空梭右舷的地方，無色的能量放射出來，那個怪物被燒得跌離了太空梭，而流出的酸液也頓時停了。

她緊張地望着殘留的酸液還在不停地冒泡，但好在酸液流出得不多，最後終於停了，她按着小電腦的鍵盤，呆呆地等着資料出現在顯示幕上。

「後艙外艙門損壞：請詳查。

分析：船殼略爲受損，並未損及各部作用。大氣保有能力無損，目前情況尚可維持。

建議：抵達目的地後立即檢修，目前船殼情況將無法通過檢查。」

她高興地大叫一聲，然後到後面去由窗口向外張望。一個扭動着，正在冒煙的形體正慢慢地轉動，離太空梭越來越遠。一些燒焦的碎片掉落下去。然後那個堅硬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有機物體

終於抵不住差壓定理的作用，那個怪物整個脹大起來，越脹越大，終於炸掉了，碎片四散炸開。現在已不足爲害的殘肢斷體紛紛消散得無影無踪。

實在不能說她感到很高興。她臉上的哀愁和她心中未消的塊壘都排除了這種可能。但她總算可以放鬆了自己，靠躺在駕駛座上。

她按了幾個按鈕，使太空梭裏恢復了正常的壓力，然後打開裝猫的箱子，瓊斯就跟所有的猫一樣，已經很快地就忘記了剛才的事，蜷伏在她懷裏，跟着她坐下來，一面很滿足地打着呼嚕。她一面撫摸着瓊斯，一面對太空梭上的錄音機口授資料：

「再過四個月左右，我應該就可以到內太空邊緣了，如果我運氣好的話，太空通訊網可能會收到我的求救訊號，而將消息傳送出去。我已經準備好向大衆傳播界發表的聲明，也會把副本留在這份航行記事誌裏，其中包括一些可能會引起有關當局興趣的，關於公司某些政策的意見。

「我是蕾普麗，身份編號E五六四五〇二二四六〇H，『諾斯楚莫號』的事務官，也是這艘太空商船唯一的生還者。完畢。」

她關掉了錄音機。艙裏一片寂靜，這是幾天來第一次這麼安靜。她想現在終於可以休息了，只希望不要做夢才好。

她一手撫摸桔黃色的猫毛，微微笑道：「來吧，小猫咪……我們睡覺去吧……」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三部共 210 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 G. 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　形

艾倫・廸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　翔　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④科技震撼下的明日世界

彭樹楷教授編著　廿五開本
定價120元

這是一本窺探未來科學新面貌的書，是教科書，也是通俗讀物。對於目前尚在發展中的尖端科技，做了詳細的介紹與預測。

⑤明日的訊息

賴金男教授著　卅二開本
定價 70 元

淡江未來學主持人賴金男，爲國內「未來學」的權威，作者以輕鬆幽默筆調將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未來的發展情形，做了可能的預測與描繪，全書計六十篇，每篇均附漫畫家王丁泰挿圖，相得益彰。

⑥世紀的預言

江才健　譯　十六開精裝
定價 320 元

從易經、撲克牌、占星、到水晶球，從諾斯特達馬到珍妮狄克遜，他們能够閱讀未來的徵兆，書中附有兩百多幀彩色、黑白圖片，是一本靈應奇書。

⑦科幻藝術畫集

傑尼沙克士編著　十六開精裝
彭　廣　揚　譯　定價 450 元

「明日世界」連載「未來的幻象」，介紹英國科幻挿畫、畫家及其作品，富幻想與華麗的美感，彩色精印。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照耀明日的書 12 異　形
(*ALIEN*)

著　　者・艾倫・迪恩・福斯特
(Alan Dean Foster)
譯　　者・景　　翔
發 行 人・許 希 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 編 輯・黃　　海
出 版 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民和大廈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茂麟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302—8508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初版
1980年2月初版
特　價：65元

缺頁破損，保證換書